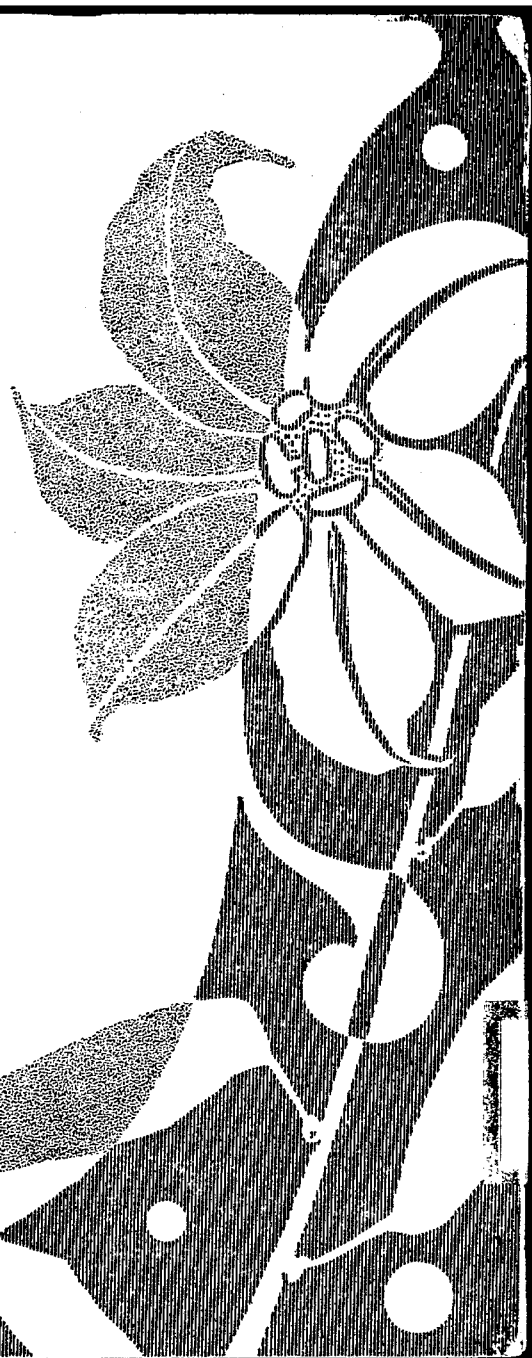


國文入門必讀

記事文範

中華書局印行



編輯大旨

一、本文範專供初中及初中程度學生研習國文之用。（凡已見由國語到國文第三四冊者均不錄。）

一、本文範依照近代文體分類法，分爲論說（包括論辯文與說明文）、記事（包括抒情文與寫景文）、敘述三冊，每冊各自獨立。

一、本文範所選各文，每冊均依時代先後爲編次，其形式與內容，以不背反下列各項爲原則：

1. 足以代表作者思想與性格，而不違背時代精神者。
 2. 合於現實生活，而無淫靡、消極、迷信之色彩者。
 3. 說理透切，抒寫真摯，敘述明晰，而無文法上及論理上之錯誤者。
 4. 體裁風格，堪爲模範，而能促進學者寫作之技術者。
- 本文範所選各文，均分段加新式標點符號，以清眉目。



一、本文範所選各文之作者，均附注小傳（重見者不注）；題目下間注明作文之動機或背景，以助學者對於內容之了解。

一、篇中每遇僻字或破音字，均注直音或反切；篇後均附注釋，讀者可以不檢字典及辭典而自通。

一、本文範之分類與注釋，如有不妥之處，尙希大雅不吝賜教。

一九三七、六、七，編者識。

國文入門
必讀
記事文範

目次

| | | | |
|----------|-----|-------|----|
| 爲兄上書 | 班昭 | | 一 |
| 與朝歌令吳質書 | 魏文帝 | | 三 |
| 與吳質書 | 魏文帝 | | 五 |
| 前出師表 | 諸葛亮 | | 七 |
| 後出師表 | 諸葛亮 | | 一 |
|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 應璩 | | 一五 |
| 與侍郎曹長思書 | 應璩 | | 一八 |
| 陳情表 | 李密 | | 一〇 |
| 上愍帝請北伐書 | 劉琨 | | 一三 |
| 哀永逝文 | 潘岳 | | 一六 |

| | | |
|-----------|-----|-----|
| 祭程氏妹文 | 陶潛 | 二一九 |
| 歸去來辭 | 陶潛 | 三三一 |
| 恨賦 | 江淹 | 三三四 |
| 與陳伯之書 | 邱遲 | 三三八 |
| 答謝中書書 | 陶弘景 | 四三三 |
| 與宋元思書 | 吳均 | 四四四 |
| 與詹事江總書 | 陳後主 | 四四五 |
| 與兄子秀書 | 陳暄 | 四七七 |
| 爲王寬與婦義安主書 | 伏知道 | 五〇〇 |
| 復王少保書 | 周弘讓 | 五二二 |
| 序飲 | 柳宗元 | 五五五 |
| 游黃溪記 | 柳宗元 | 五五六 |
| 書褒城驛 | 孫樵 | 五八五 |

| | | |
|--------|-----|----|
| 錄桃源畫記 | 舒元興 | 六一 |
| 太湖石記 | 白居易 | 六三 |
| 廬山草堂記 | 白居易 | 六六 |
| 李白酒樓記 | 沈光 | 七〇 |
| 祖二疏圖記 | 王藹 | 七三 |
| 紀鶉鳴 | 林簡言 | 七五 |
| 阿房宮賦 | 杜枚 | 七六 |
| 歐陽生哀辭 | 韓愈 | 七九 |
| 祭十二郎文 | 韓愈 | 八二 |
| 雲母泉詩序 | 李華 | 八六 |
| 弔古戰場文 | 李華 | 八八 |
| 辭容州表 | 元結 | 九二 |
| 與博昌父老書 | 駱賓王 | 九五 |

| | | |
|--------|-----|-----|
| 與呂相公書 | 元結 | 九九 |
| 上張僕射書 | 韓愈 | 一〇〇 |
| 與賈秀才書 | 孫樵 | 一〇二 |
| 貽諸弟砥石命 | 舒元興 | 一〇五 |
| 與段校理書 | 劉巖夫 | 一〇八 |
| 新城遊北山記 | 晁補之 | 一一〇 |
| 木假山記 | 蘇洵 | 一一二 |
| 滄浪亭記 | 蘇舜欽 | 一一四 |
| 武夷精舍記 | 韓元吉 | 一一六 |
| 居室記 | 陸游 | 一二〇 |
| 瀧岡阡表 | 歐陽修 | 一二二 |
| 太息送秦少章 | 蘇軾 | 一二五 |
| 書蒲永昇畫後 | 蘇軾 | 一二七 |

| | | |
|---------|-----|-----|
| 上王兵部書 | 蘇軾 | 一二九 |
| 答李廌書 | 蘇軾 | 一三一 |
| 上樞密韓太尉書 | 蘇轍 | 一三三 |
| 答趙內翰書 | 蔡襄 | 一三五 |
| 答劉蒙書 | 司馬光 | 一三七 |
| 答李幾仲書 | 黃庭堅 | 一四一 |
| 湧雲樓記 | 趙秉文 | 一四三 |
| 遊龍門記 | 薛瑄 | 一四五 |
| 謁漂母祠記 | 黃省曾 | 一四八 |
| 可樓記 | 高攀龍 | 一五〇 |
| 女二二壙志 | 歸有光 | 一五一 |
| 五人墓碑記 | 張溥 | 一五二 |
| 送東陽馬生序 | 宋濂 | 一五六 |

| | | |
|----------|-----|-----|
| 贈段可久幸福山序 | 邱濬 | 一五八 |
| 與郡守肅齋王公書 | 文徵明 | 一六一 |
| 報劉一丈書 | 宗臣 | 一六三 |
| 過雲木冰記 | 黃宗羲 | 一六五 |
| 游九華記 | 施閏章 | 一七〇 |
| 山來閣記 | 王弘撰 | 一七二 |
| 醉書齋記 | 鄭日奎 | 一七五 |
| 鳴機夜課圖記 | 蔣士銓 | 一七七 |
| 祭妹文 | 袁枚 | 一八二 |
| 卜來敦記 | 黎庶昌 | 一八七 |
| 遊狼山記 | 張裕釗 | 一八九 |
| 銅官感舊圖記 | 吳汝綸 | 一九一 |
| 登泰山記 | 陳衍 | 一九三 |

| | | |
|------------|-----|-----|
| 濠上樓題壁 | 馮升 | 一九七 |
| 黃氏古槩山莊序 | 蔣智由 | 一九八 |
| 題吳溫叟清溪泛月圖 | 李詳 | 二〇二 |
| 張廉卿先生手札後 | 馬其昶 | 二〇四 |
| 別弟文 | 施補華 | 二〇六 |
| 致陳邁夫書 | 李慈銘 | 二〇九 |
| 與沈小沂書 | 譚嗣同 | 一一三 |
| 城南思舊銘 | 譚嗣同 | 一一六 |
| 答周生書 | 林紓 | 一二〇 |
| 甲寅五月二十三日家書 | 章炳麟 | 一二二 |
| 祭蔡松坡文 | 梁啓超 | 一二四 |

國文入門必讀 記事文範

爲兄上書

班昭

(東漢) 字惠姬，彪之女，超之妹也。適曹世叔，夫亡，和帝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之，號曹大家。作女誡七章。兄固著漢書未就死，詔昭就東觀漢書，踵成之。超任西域都護，年老請代，久未報，昭爲上書於帝。

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

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効。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暮歲，犬馬齒索，蠻彝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日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奸宄之源，生

爲兄上書

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下同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捐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

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旬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廷。使國家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偷姬先請之貨。二〇〇

【註釋】〔一〕西域都護定遠侯超。班超，字仲升，固之弟，少有大志，家貧，傭書養母，嘗投筆歎曰：『大丈夫當效

傳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明帝時，使西域，安集五十餘國，任西域都護，封定遠侯。〔二〕

陳睦之變。明帝崩，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悉覆其衆。〔三〕諸國。如鄯善，于寘，疏勒，月氏，龜茲之屬。〔四〕

兩手不仁。謂痿痺也。〔五〕素。盡也。〔六〕踰。遙也。〔七〕文王葬骨之恩。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

得死人之骨，文王令更葬之。天下皆謂文王賢矣。澤及枯骨，又况於人乎。〔六〕子方衰老之惠。田子方，魏文侯之師也。見君之老馬棄之，曰：『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仁也。』於是收而養之。〔七〕民亦勞止四句。見詩大雅。乞，期也。康，綏，皆安也。言先施恩惠於中國，然後乃安四方。〔八〕趙母衛姬先請之貨。趙母，謂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懼括敗，先請得不坐。衛姬者，齊桓公之姬。桓公與管仲謀伐衛，桓公入，姬請衛之罪，乃止。

與朝歌令吳質書

朝歌，今河南淇縣。質字季重，濟陰人，雅與文帝友善。文帝爲樂燕友，樂款質。

魏文帝

曹操長子，名丕，漢郡洛陽國。魏在位六年。性好文學，博聞強識，以著述爲務。有魏文帝集。

五月十八日，不白季重無恙！

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碁閒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

何時可言？

方今蕤

切如佳

賓紀時，

景風

扇物，

天氣和暖，

衆果具繁，

時駕而遊，

北遵河曲，

從者

鳴笳以啓路，文學

託乘於後車，

節同時異，

物是人非，

我勞如何！

今遣騎到鄴，

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不白。

【註釋】

○局 近也。

○良不可任 言難堪此憂思也。

○僻左 凡人手足便右，以左爲僻，故幽隱

曰僻左。

○南皮 漢縣，屬渤海郡，今河北南皮縣。

○彈碁六博 藝經彈碁子法：二人對局，白黑碁各六

枚。世說曰：「彈碁出魏宮，大體以巾角排碁子也。」六博：法用六箸，以竹爲之，長六分，見西京雜記。

○旅食

○元瑜 阮瑀字，瑀，陳留人，爲曹操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一時書檄，多出其手。

○化爲異物

賈誼鵬鳥賦：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

○蕤賓紀時 謂仲夏之月也，禮月令：律中蕤賓。

○景風 南風也。

以通卦驗：夏至則景風至。

○文學 三國志王粲傳：粲與北海徐幹，廣陵陳琳，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

皆爲五官將文學。

○後車 詩小雅：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我勞如何 詩小雅：道之云遠，我勞如何？

○四鄴 漢縣，屬魏郡，今河南臨漳縣。

與吳質書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丕白：

歲月易得，別來行_○復四年。三年不見，_○東山猶嘆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_○其災；徐陳應劉，_○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_○其遺文，都_○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_○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

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_○鮮_○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_○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_○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_○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

諸子之文，對之拔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一〕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二〕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三〕元瑜〔四〕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五〕自善於辭賦；〔六〕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

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一〕仲尼覆醢於子路；〔二〕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三〕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四〕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少壯眞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燭夜遊，〔五〕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六〕東望於〔七〕邑，〔八〕裁書敘心。——丕白。

【註釋】〔一〕行 猶且也。〔二〕三年不見 詩：微風，我徂東山，惓惓不歸，自我不見，于今三年。〔三〕離 遭

也。〔四〕徐陳應劉 徐幹陳琳應瑒劉楨也。並爲當時之文士。〔五〕撰 定也。〔六〕都 凡也。〔七〕鬼錄

謂已死也。〔八〕偉長 徐幹字。〔九〕箕山之志 呂氏春秋：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

子』許由逃之箕山之下。○德璉 應璉字。○孔璋 陳琳字。○公幹 劉楨字。○其五言詩 之善者，妙絕時人。○楨與徐幹、孔融、應璩、阮瑀、陳琳、王粲等，號建安七子，曹劉爲絕唱。○鍾嶸曰：『若孔門用詩，則公幹升堂，子建入室；景陽潘陸，可坐於廊廡之間。』○元瑜 阮瑀字。○仲宣 王粲字，言仲宣最少。○續 彼衆賢，善於辭賦也。○續，或爲獨。○伯牙 伯牙與鍾子期爲友。子期死，伯牙碎其琴，終身不復歌。○仲尼 句 禮檀弓：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入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醜之矣。』遂命覆醜。○光武 言年三句 見東觀漢記：光武賜隗囂書。○以犬羊之質 六句 謂以庸才弱質，而居人上，動輒爲人瞻觀，何時可以簡易出之也。○炳燭夜遊 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秉，或作炳。○氣逆結不下也。楚辭九章：氣於邑而不可止。

前出師表

建興三年，亮率衆南征孟獲，其秋悉平，乃大舉伐魏，臨發，上疏云云。

諸葛亮

（三國）蜀相，字孔明，琅邪陽都人，漢末避亂居隆中，好爲梁父吟，每自比於管樂。先主三顧，始見之，佐先主

取荊州，定益州，遂與魏、吳成鼎足之勢。先主即位，亮爲丞相。先主歿，受遺詔輔政，封武鄉侯。整官制，修法度，東和孫權，南平

孟獲。北伐魏，卒於軍中。有諸葛武侯集。

前出師表

先帝二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三今天下三分，益州四罷五敵，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宮中六府中，俱爲一體，陟七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八異法也。

侍中九侍郎一〇郭攸之一一費禕一二董允一三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一四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一五，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一六也。侍中一七尙書一八長史一九參軍二〇，此悉貞亮二一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

吾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吾後值傾覆，○吾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吾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吾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吾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吾深入不毛。○吾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吾三軍，○吾北定中原，○吾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吾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吾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

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吾善道，察納雅言，○吾深追先帝遺詔，○吾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註釋】

○先帝 先主也，姓劉名備，字玄德，涿縣人，漢中山靖王之後。靈帝末，討黃巾有功，除安喜尉，旋依公

孫瓚，又從陶謙，為呂布所窘。曹操擒布，乃從之許，曾受董承等所傳獻帝衣帶詔，欲誅操，事洩，奔下邳，尋依袁紹，為紹使於劉表。表卒，曹操兵至，遂奔吳，與孫權合破曹軍於赤壁。尋破劉璋，取成都。時關羽留鎮荊州，為吳所襲，敗死。

先主怒，大舉攻吳，為陸遜所敗，退居白帝城。章武三年，崩於永安宮。遺命以丞相亮輔後主禪。○崩殂 天子

死日崩，又曰殂落。 〔三〕益州 漢中、巴、蜀、雋為等郡，皆屬益州，今四川省地，及陝西南境。 〔四〕秋 猶時也。

〔五〕陛下 指後主。 〔六〕引喻失義 言所稱引譬喻，不合義理。 〔七〕宮中 指天子宫廷。 〔八〕府中 指

將軍幕府。 〔九〕陟 進用也。 〔一〇〕內外 內謂宮中，外謂府中。 〔一一〕侍中 後漢百官志：侍中掌侍左右贊

導衆事，顧問應對。 〔一二〕侍郎 後漢百官志：侍郎主作文書起草。 〔一三〕郭攸之 南陽人，以器業知名於時，為

侍中。 〔一四〕費禕 字文偉，江夏鄆人，時為侍中。 〔一五〕董允 字休昭，南郡枝江人，時為侍郎。 〔一六〕裨 益也。

〔一七〕向寵 向朗之兄子，後主建興初，封都亭侯，為中部督，典宿衛兵。 〔一八〕先帝稱之曰能 先主時，寵為牙

門將，稱歸之敗，寵營獨完，故先帝稱之。 〔一九〕桓靈 桓帝名志，靈帝名弘。 〔二〇〕侍中 即指郭攸之、費禕。 〔二

一〕尚書 漢官，屬少府，指陳震。 〔二二〕長史 丞相府僚也，指張裔。 〔二三〕參軍 凡開府都督，皆有參軍事者，謂

之參軍，如今世之參謀也，指蔣琬。 〔二四〕躬耕南陽 三國志諸葛亮傳：「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漢晉春秋

曰：「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 〔二五〕猥 猶曲也，一作助詞。 〔二六〕驅馳 猶言奔

走也。 〔二七〕後值傾覆 建安十三年，曹操追備，及於當陽之長坂。 〔二八〕二十有一年 先主備以建安十三年

兵敗，遣亮使吳，求救於孫權。亮以建興五年，上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恰二十年，則備始與亮相遇，在軍敗前一年也。

〔二九〕臨崩寄臣以大事 三國志諸葛亮傳：章武三年，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

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三〇〇 灑 水名，一名若水，卽今雅魯江也。其水深廣多瘴癘，夏月尤甚。
○三〇一 不毛 謂不生草木也。
○三〇二 三軍 古者大國三軍，後以三軍爲全軍之通稱。
○三〇三 中原 指魏也。
○三〇四 奮都 後漢都洛陽，故城在今河南洛陽縣東北。
○三〇五 咨諫 詩小雅：周爰咨諫。傳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諫。
○三〇六 雅言 正言也。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三〇七 先帝遺詔 先主遺詔勅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閒暇齋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爲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云云。

後出師表

本傳及武侯集，俱不載此表。傳注載此文云：張儼默記，漢晉春秋引之。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

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罷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

高帝明竝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爾。況臣才弱，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騫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寶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罷，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

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之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穉子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料。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註釋】 〔一〕并日而食 兩日祇食一日之食。 〔二〕今賊適罷於西 後主建興五年，亮攻祁山，南安、天水、安

定三郡，皆叛魏應漢，關中大震。 〔三〕又務於東 時曹休與吳陸遜戰於石亭，休兵大敗。 〔四〕良平 張良字

子房，韓人。陳平，陽武人。皆高祖時謀臣。 〔五〕劉繇 字正禮。後漢末，袁術擾淮南，繇據曲阿，尋為孫策所破，逃至

豫章，未幾卒。 〔六〕王朗字景興，初為會稽太守。孫策渡江略地，朗兵敗詣策，曹操徵之，領魏郡太守。曹丕時，論戰

守，朗輒與謀。 〔七〕孫策 字伯符，孫堅子，平定江東，拜討逆將軍，封吳侯。 〔八〕孫吳 孫贖吳起。 〔九〕困於

南陽 操與張繡戰於宛，為流矢所中，宛即後漢南陽郡治。 〔一〇〕險於烏巢 烏巢，在今河南鄴縣西北。袁紹拒

操於官渡，輜重萬餘，在古市烏巢。時操糧少，議走許都避之。 〔一一〕祁連 祁連，即今天山山脈之東行者。 〔一二〕黎

陽 黎陽，後漢縣，故城在今河南濬縣東北。 〔一三〕幾敗北山 漢中之北山也。夏侯淵敗，操爭漢中，運糧北山下，

後出師表

數千萬囊。趙雲遇之，乃入營閉門，操引去。雲播鼓震天，以大弩射之，操軍驚駭，蹂踐墮漢水中。〔四〕殆死潼關

潼關，在今陝西臨潼縣東，操討馬超韓遂，遇於潼關，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操軍，矢下如雨，許褚白操乃扶上船。

〔五〕五攻昌霸 東海昌霸反，操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六〕四越巢湖 魏以合肥爲重鎮，其東南巢湖在焉。

孫權圍合肥，魏自湖入淮，軍合肥者屢，卒不能成功。〔七〕李服圖之 謂李服轉而謀操也，其事未詳。〔八〕夏

侯敗亡 操留夏侯淵守漢中，爲先主所殺。〔九〕漢中 後漢郡，治南鄭，今陝西南鄭縣，時亮率軍北駐漢中。

〔十〕趙雲 字子龍，真定人。先主爲曹操所追，棄妻子南走，雲爲騎將保護之，皆得免難，累遷翊軍將軍。先主嘗曰：

「子龍一身都是膽。」年八十餘，卒於蜀。雲以下七人無考。〔十一〕曲長 部曲之長。〔十二〕屯將 勒兵而守曰

屯；又兵耕曰屯田，謂守屯之將也。〔十三〕突將無前 衝突之將，奮勇之士。〔十四〕寶叟青羌 巴夷曰寶，羌亦戎

種，蓋亮南征所降之勁兵。〔十五〕散騎武騎 皆騎兵之名。〔十六〕一州 指益州。〔十七〕任與行 謂守與戰。

〔十八〕先帝敗軍於楚 先主依劉表，表卒，子琮降操。先主方居樊口，操恐先主據襄陽，將精兵五千追之，及於當陽

之長坂。先主乃棄妻子遁。〔十九〕拊手 拊，拍也。拊手，得意貌。〔二十〕東連吳越 謂與孫權合破操兵於赤壁。

〔二十一〕西取巴蜀 進兵圍成都，取之。〔二十二〕夏侯授首 謂斬夏侯淵。〔二十三〕吳更違盟 關羽毀敗，羽，字雲長，河

東解人。赤壁戰後，先主與吳約分荊州，使關羽守之，旋失和，孫權用呂蒙計，襲破荊州，羽被害。〔二十四〕秭歸 漢縣，

屬南郡，今湖北秭歸縣。先主痛關羽之亡，奮力復仇，為陸遜敗於秭歸。〔三〕曹丕稱帝，不字子桓，曹操長子。獻帝為山陽公，自稱帝，都洛陽，是為魏文帝，在位六年。

與從弟君苗、君胃書 此書言欲歸田，故報二從弟也。

應璩 〔三國〕汝南人，字休遜，陽之弟。好學，善屬文，仕魏為侍中，曹爽專政，璩作詩諷之。

璩報

聞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風伯掃途，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扶寸肴脩，味踰方丈；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苑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四〕讚善，便嬾〔五〕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六〕楚人流遯於京臺，〔七〕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

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管宅濱洛，困於鷲塵，思樂汝上，發於寤寐。昔伊尹輟耕，〔八〕鄧暉投竿，〔九〕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十〕沈鈞縉〔十一〕

與從弟君苗君胃書

於丹水，〔一〕知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父不貪天地之樂，〔二〕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三〕亦其志也。

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州郡崇禮，官師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飢寒駿奔〔四〕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五〕且宦無金張〔六〕之援，遊無子孟〔七〕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遊，〔八〕越人之射〔九〕耳。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丈人，畜鷄種黍，〔一〇〕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無或遊言，〔一一〕以增邑邑！〔一二〕郊牧〔一三〕之田，宜以為意，廣開土宇，吾將老焉。

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一四〕之期，已復至矣。相見在近，故不復為書。慎夏自愛！——據白。

【註〇】〔一〕登芒濟河。芒，山名，在洛陽縣東北。芒，亦作芒。河，黃河也。〔二〕發矇。矇，目不明也。禮記仲尼燕

居：昭然若發矇矣。〔三〕風伯，句。韓非子師曠曰：「黃帝合鬼神於太山之上，風伯進掃，雨師灑道。」列仙傳

赤松子為雨師。〔四〕接武，步。禮曲禮：「堂上接武。」武，迹也。迹相接，謂每移足半躡之。屋以草蓋曰茨。此言

屋之狹陋也。〔五〕涼過大夏。淮南子：「大夏增加，擬於崑崙。」大夏，大屋也。〔六〕扶寸，看脩。扶，通作膚。脩，

脯也。公羊傳僖公三十一年：「觸石而出，膚寸而合。」側手曰膚，按指曰寸。扶寸者，約四指也。〔七〕菴柳 詩小

雅：有苑者柳，傳：苑，茂木也。〔八〕若華 卽若木之華，楚辭：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伴。〔註〕若木，在崑崙，言

折取若木，拂擊蔽日，使之還却也。〔九〕蒲且 列子：詹何曰：「臣聞蒲且子之戈，弱弓微繳，乘風振之，連雙鷂於

青雲之上，用心專也。」〔一〇〕便嬖 古善釣者。淮南子：雖有鉤鉞芳餌，加以詹何便嬖之妙，猶不能與罔罟爭得

也。〔一一〕仲尼忘味於廢韶 論語：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一二〕楚人流遷於京臺 淮南子：令尹子瑕請

飲，莊王許諾。子瑕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北望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志歸，若吾薄德之人，

不可當此樂也，恐流而不能自反。」京臺，高臺也，方皇，大澤也。〔一三〕班嗣之書 漢書：班嗣報桓生曰：「漁釣一

壑，則萬物不好其志，栖遲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一四〕汶上 今山東汶上縣。論語：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

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我必在汶上矣。」〔一五〕吾伊尹轅耕 伊尹始耕於有莘之野，後爲湯相。

〔一六〕鄧攄投竿 鄧攄，字君章，漢光武時人，鄭次都隱弋陽山，攄從之，漁釣甚娛，旣而喟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爲

民也，子從我爲伊尹乎？」次都曰：「吾年老矣，安得從子？」告別而去。攄後舉孝廉爲郎。〔一七〕山陽 漢海內郡

有山陽縣，在今河南修武縣。〔一八〕縞 爾雅釋詁：「縞，綸也。」繩也。〔一九〕丹水 漢上黨郡高都縣有甃谷，丹

水所出。〔二〇〕山父句 山父，巢父也，言不以有天下爲樂也。〔二一〕曾參句 孟子：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

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三〕駁奔 詩周頌：駁奔走在廟。溲，賤也。〔四〕

侯河二句 語見左傳。相傳黃河千年一清，故云。〔五〕金張 漢書金日磾贊：夷狄亡國，羈虜跋庭，七葉內侍，何其盛矣。又張湯贊：張氏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惟有金氏張氏。〔六〕子孟

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之弟。〔七〕隴西之遊 淮南子：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曉然而寤矣。

性亦入之斗極：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譬若隴西之遊，愈躁愈沈。〔八〕越人之射 淮南子：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其儀，時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之射爾。〔九〕追隨丈人二句

論語：「子路遇丈人，以杖荷篠。」〔一〇〕止于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一一〕游言 禮曲禮：「大人不倡游言。」

遊，浮也，不可用之言。〔一二〕邑邑 悶也。史記商君傳：安邑待數十年。〔一三〕郊牧 爾雅釋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一四〕朱明 爾雅釋天：夏為朱明。

與侍郎曹長思書

應璩

璩白：

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闔閭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王肅言以宿德顯授，何曾等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視，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歛翼於故枝，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爲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揚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悲風起於閨闈，紅塵蔽於机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爲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據白。

【註釋】
 〔一〕叔田句 詩鄭風：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傳：叔，鄭莊公弟太叔段也。田，取禽也。
 〔二〕闔閭句 詩鄭風：出其闔閭，有女如荼。闔，城曲也。闔，城臺也。又，雖則如雲，匪我思存。
 〔三〕王肅

字子雍，東海人。王朗子。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善賈逵馬融之學，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禮左氏傳之解，又撰其父朗所作之易解，皆列於學官。
 〔四〕宿德 東觀漢記：梁商上書曰：「猥復超起宿德。」
 〔五〕何曾 字穎考，陳國人，弱冠舉遷散騎侍郎給事黃門郎。
 〔六〕後進 後輩也。論語：子曰：「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七〕塊 淮南子：塊然幽處。〔八〕汲黯樂在郎署 汲黯字長孺，潯陽人。面折廷諍，武帝嚴憚之。後拜淮陽太守，

黯伏地謝不受印，願為中郎，出入禁闈。〔九〕何武恥為宰相 何武，字君公，為御史司空，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

稱賢公。功名略比薛宣，其才不及。恥義本傳未詳，大約自謙之義。〔一〇〕德非陳平二句 陳平家貧，好讀書，張良

隨平至其家，家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結駟連騎，子貢事。〔一一〕學非揚雄二句 揚雄家貧，素

嗜酒，人稀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問奇字。〔一二〕仲舒 董仲舒，見秦邑董仲舒集敘。〔一三〕家貧孟公，無置酒

之樂 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一四〕袁生 未詳。〔一五〕吾樵蘇不爨 漢書韓信傳：「樵蘇後爨，師

不信飽。」「樵，取薪也。蘇，取草也。〔一六〕周黨之過闕子 東觀漢記：太原閔貢，字仲叔，與周黨相遇，舍菽飲水，無菜

茹也。

陳情表

晉書孝友傳：李密母何氏改醮，祖母劉氏撫養。泰始初，詔徵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不應命，武帝覽疏，召

李密

〔晉〕字令伯，犍為武陽人，一名虔。父早亡，事祖母以孝謹聞，服闋，以洗馬徵至洛，後遷漢中太守。

臣密言：

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慙

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君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煢煢子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

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

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

鳥鳥〇〇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獨之人士及二州〇〇收伯〇〇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儁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〇〇
 臣不勝犬馬〇〇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註釋】〇〇險象 猶云禍兆也。〇〇閔凶 閔，憂也。左傳：楚少宰曰：寡君少遭閔凶。〇〇見背 父死也。

〇〇舅奪母志 舅奪其母，不得守節也。〇〇愍 憐也。左傳：昭元年：吾代二子愍矣。〇〇不行 極言足力

弱也。〇〇零丁 或作伶仃，失志貌。〇〇祚 福也。〇〇晚有兒息 言得子之遲也。〇〇春 周年服

也。〇〇功 大功九月，小功五月。春功，指伯叔兄弟而言。〇〇強近 強為親近也。〇〇榮 孤獨貌。

〇〇彤影相弔 曹植責躬表：彤影相弔，五情愧赧。〇〇嬰 紳也，榮也。〇〇牀 後漢書：張禹傳：鄧太后

以殤帝初育，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褥。〇〇除 拜官也。〇〇郎中洗馬 並官名。漢書：太子屬官有洗馬。

〇〇狽 狽雅，猓，頰也。〇〇東宮 太子宮也。〇〇逋慢 逋，緩也。〇〇狼狽 二獸名。狼前二足長，後二

足短；狼前二足短，後二足長。狼無狼不立，狼無狼不行，若相離則進退不得。見博物典彙。〇〇矜 憐也。

〇〇僞朝 謂蜀漢也，對晉不得不爾。〇〇郎署 官至尙書郎。〇〇俘 軍敗被獲也。〇〇整桓 難

進貌。易屯卦：整桓利居貞。〇〇奄奄 將絕也。〇〇鳥鳥 孝鳥也，能反哺其母。晉書：庾純傳：臣不惟鞠育之

恩，求養老父，而懷祿貪榮，烏烏之不若。〔三二〕二州，梁益也。〔三三〕牧伯，二州之長。〔三四〕結草，左傳：晉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曰：必以爲殉。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爾所嫁婦人之父也。〔三五〕不勝犬馬，史記：丞相青翟曰：「臣不勝犬馬心。」

上愍帝請北伐表

晉書劉琨傳：愍帝卽位，拜大將軍都督。及麴允敗劉曜，斬趙冉，琨又表請北伐。

劉琨

（晉）字越石，中山魏昌人。少與祖逖俱以雄豪名聞。祖逖被用，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當恐祖生先吾著鞭。後爲段匹磾所害。

逆胡劉聰，敢率犬羊，馮陵輦轂，人神發憤，遐邇奮怒。伏省詔書，相國南陽王保，太尉涼州刺史軌，糾合二州，同恤王室。冠軍將軍允，護軍將軍緄，總齊六軍，戮力國難。王旅大捷，俘馘千計，旌旗首於晉路，金鼓振於河曲。隋函無虔劉之驚，汧隴有安業之慶。斯誠宗廟社稷，陛下神武之所致。含氣之類，莫不引領，況臣之心，能無踴躍？

上愍帝請北伐表

臣前表當與鮮卑〇〇猗廬〇〇剋今年三月都會平陽〇〇會匈奴〇〇石勒〇

古以三月三日徑掩薊城〇〇大司馬博陵公浚〇〇受其僞和為勒所虜勒勢轉盛欲來

襲臣城塢切古駭懼志在自守又猗廬國內欲生奸謀〇〇幸盧警慮尋皆誅滅遂使

南北顧慮用愆成舉〇〇臣所以泣血宵吟扼腕〇〇長歎者也勒據襄國〇〇與臣隔山

寇騎朝發夕及臣城同惡相求其徒實繁自東北八州勒滅其七〇〇——先朝所授存者

唯臣是以勸朝謀夕慮以圖臣為計〇〇闕伺間隙寇抄相尋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

野。

天網〇〇雖張靈澤〇〇未及唯臣孑然與寇為伍自守則稽聰之謀〇〇進討則勸

襲其後進退唯谷首尾狼狽〇〇徒懷憤躄力不從願慚怖征營痛心疾首形留所在神馳

寇庭秋穀既登胡馬已肥前鋒諸軍並有至者臣當首啓戎行〇〇身先士卒臣與二虜〇〇

勢不並立聽勸不臭臣無歸志庶憑陛下威靈使微意獲展然後隕首謝國沒而無恨。

【註釋】〇〇劉聰晉書載記劉聰字玄明一名暋匈奴人冒頓之後元海第四子以永嘉四年僭即皇帝位。

〇〇馮陵登轂晉書劉聰載記愍帝即位於長安聰遣劉曜及司隸喬智明武牙李景年等寇長安登轂指京師。

馮陵有所憑恃而干犯也。〔三〕相國南陽王保。司馬保也。晉書宗室傳：保，字景度，模之子，拜南陽國世子。愍帝

建興三年，進位相國，全有秦州之地。〔四〕大尉涼州刺史軌。張軌也。晉書張軌傳：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永寧

初，出為護羌校尉、涼州刺史。秦王入關，馳檄關中，奉登皇位。建興二年，以軌為太尉。〔五〕冠軍將軍允。麴允也。

晉書麴允傳：允，金城人，秦王為皇太子。允時為安夷護軍。建興元年，以允領軍持節，錄尚書事，如故。〔六〕護軍將

軍繇。索繇也。晉書索繇傳：繇，字巨秀，靖子。愍帝立，加平東將軍。〔七〕戮力國難。晉書索繇傳：懷帝蒙塵，長安

又陷。繇赴安定，與安夷護軍等糾合義衆，殲破賊黨。〔八〕俘誠。誠，斷首也。禮王制：以訊誠告。俘，生獲也。〔九〕

河曲。在今山西永濟縣東南蒲坂。〔一〇〕隴函。隴，山名，或作叢，今河南永寧縣北，西接陝州函谷，關名，在今河

南靈寶縣。〔一一〕虔劉。殺也。左傳成十三年：虔劉我邊陲。〔一二〕泝隴。泝，陽隴州也，在今陝西汧陽縣隴縣。

〔一三〕鮮卑。五胡之一。〔一四〕猗盧。晉書懷帝紀：并州諸郡為劉元海陷，琨獨保晉陽。永嘉六年，劉琨乞師於猗

盧，表盧為代公。〔一五〕平陽。在今山西平陽縣。魏書穆帝猗盧紀：七年，帝復與劉琨約期會於平陽。〔一六〕匈奴

亦五胡之一。羯為匈奴別部，入居之後，因號為羯。〔一七〕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一八〕徑掩薊城。晉

書石勒載記：勒輕騎襲薊州，以火宵行，晨至薊，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薊城，今河北薊縣。〔一九〕博

陵公浚。王浚也。晉書王浚傳：浚字彭祖，惠帝旋洛陽，轉為驃騎大將軍，領幽州刺史。石勒詐降於浚，許浚為主

勅至城，衆執浚見勅，勅數浚不忠於晉，送襄國，斬之。○二塢 小障也。○三國內奸謀 魏書穆帝猗盧紀石

勒擒王浚，國有匈奴雜胡萬餘家，多勸種類。聞勒破幽州，乃謀爲亂，欲以應勒，發覺伏誅。討聰之計，於是中止。○

二用愆成舉 愆，失也。晉書劉琨傳：琨剋期與猗盧討劉聰，尋猗盧父子相圖，盧及兒子根皆病死。○三扼腕

失意後握持其腕也。國策：莫不日夜扼腕。○四勸據襄國 晉書石勒載記：張賓曰：『襄國依山憑險，形勝之國；

若都之，霸王之業也。』勸於是進，據襄國，今河北邢臺縣。○五東北八州勸滅其七 謂冀、并、青、徐、兗、幽七州，

皆爲勒所滅也。晉書地理志：惠帝之末，冀州、青州、兗州、豫州、幽州，淪沒於石勒，并、朔方，又置朔州。徐州之臨淮、淮

陵，並淪沒石氏，元帝渡江後，司、冀、雍、涼、青、并、兗、豫、幽、平，諸州皆淪矣。○六圖臣爲計 石勒載記：張賓曰：『劉

越、石，大敵也。今我都襄國，越、石所深忌也。勸然之，遺金寶於末、杯以間之，段、匹、罽攻末、杯，末、杯敗之。匹、罽奔還幽州，琨

爲所害。○七天網 後漢書朱穆傳：張理天網，補綴漏目。○八靈澤 威靈德澤也。○九稽聰之謀 稽，遲

滯也，謂遲滯以釀成劉聰之奸謀。○一〇狼狽 見陳情表註。○一一戎行 左傳：韓厥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

請曰：無令與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一二虜 謂劉聰、石勒也。

哀永逝文

潘岳

（潘）字安仁，潯陽人。少以才顯，見稱鄉里，譽為奇童，美姿容。少時嘗挾彈出洛陽道，妙人皆投之以果，果皆

中書令。

啓夕兮宵輿，悲絕緒兮莫承！俄龍輻兮門側，嗟俟時兮將升。嫂姪兮悼惶，

慈姑兮垂矜，聞雞鳴兮戒朝，咸驚號兮撫膺。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尠。

彼遙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今奈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返。

盡余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援靈輶。徹房帷兮席庭筵，舉爵觴

觴兮告永遷，悽切兮增歎，俯仰兮揮淚。想孤魂兮眷舊宇，視倏忽兮若髮鬣。徒髮鬣兮

在慮，靡耳目兮一遇。停駕兮淹留，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雲華輦兮初

邁，馬迴首兮旋旆，風泠泠兮入幃，雲霏霏兮承蓋。鳥倦翼兮忘林，魚仰沫兮失瀨。

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跡兮未夷。昔同塗兮今異世，憶

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兮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面

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

嗟潛隧兮既敞，將送行兮長往，委蘭房兮繁華，窮泉兮朽壤。中慕叫

哀永逝文

兮辯標切標辨少之子降兮宅兆；〔三〕撫靈櫬〔四〕兮訣幽房，棺冥冥兮埏〔五〕窆

窆。〔六〕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歸反哭〔七〕兮殯宮，〔八〕聲有止兮哀無終。是乎非乎

〔九〕何皇，〔十〕趣〔十一〕一遇兮目中；既遇目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既顧瞻兮家道，〔十二〕長

寄心兮爾躬。

重〔一〕曰：『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渠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二〕

【註釋】〔一〕啓夕 將啓殯之前夕也。〔二〕絕緒 緒，絲也；言人死如絲斷莫續。〔三〕龍輻 輻，喪車也，

天子畫之以龍。〔四〕悼惶 懼也。〔五〕戒朝 陳琳賦：啓明戒旦，長庚告昏。〔六〕撫膺 列子：撫膺而恨。

〔七〕少也。〔八〕彼遙思四句 謂離居而動遐思者，尚有河廣宋遠之嘆；今奈何長逝不返也。詩衛風：誰謂

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九〕祖 周禮：喪祝：掌大喪，祖飾棺，乃載祖，祭道神也。〔十〕明燎 燎，燕

火也。〔十一〕靈輅 載柩車也。〔十二〕席庭筵 儀禮：商祝御柩乃祖，布席乃奠。禮記：祖于庭。〔十三〕酌 以酒沃

地也。〔十四〕華輦 車之以人輓者曰輦。郭璞流寓賦：游華輦而永懷，此言華輦如雲之遠邁。〔十五〕沫 浮於水

面之沫。〔十六〕鳥僂翼二句 謂哀傷不自知，如鳥忘林，如魚失瀨也。〔十七〕未夷 詩傳：夷，滅也。〔十八〕謂原隰

兮六句 言哀動于中，其視原隰山川天日邑里等，亦都改觀。史記：上寥廓而無天。晉書：孫楚傳：三江五湖，浩汗無

漚。〔一〇〕隧 墓道也。〔一一〕徹 高顯也。〔一二〕製 賈逵國語注：遺也，此言邊泉下者，骨殖化為朽壤也。

〔一三〕擗 拊心貌。馬融長笛賦：露歎頹息，指膺擗極。〔一四〕宅兆 墓穴曰宅，塋城曰兆。孝經：卜其宅兆而安葬之。

〔一五〕靈樞 左傳杜預注：樞，親身之棺。〔一六〕筵 墓隧也。〔一七〕窆 深遠貌。〔一八〕反哭 自墓反哭於正寢所也。

〔一九〕殯宮 停柩處也。儀禮：遂適殯宮。〔二〇〕是乎非乎 漢武帝李夫人歌：是耶非耶，立而望之，翩何嫋嫋其來遲！

〔二一〕皇 鄭玄毛詩箋：皇之言陞也。陞，往也。〔二二〕趣 疾也，遽也。〔二三〕顧瞻 二句 謂因治家之無人，所以長寄心於爾躬也。

〔二四〕重 重言以申明之也。〔二五〕無愧 莊子：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而本無氣。人且偃然，寢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

祭程氏妹文

陶潛

〔晉〕字淵明，一名元亮，侃曾孫。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前，皆題晉氏年號；自永初以後，唯云甲子而已。

維晉義熙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淵明以少牢之奠，俛而酌。

祭程氏妹文

二九

之：

嗚呼哀哉！寒往暑來，日月寢疎；梁塵委積，庭草荒蕪；寥寥空室，哀哀遺孤；肴觴虛奠，人逝焉如？誰無兄弟，人亦同生。嗟我與爾，特百常情；慈妣早世，時尙孺嬰；我年二六，爾纔九齡。爰從靡識，撫髻相成。

咨爾令妹，有德有操，靖恭鮮言，聞善則樂，能正能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閨，可象可倣。我聞爲善，慶自己蹈；彼蒼何偏，而不斯報。昔在江陵，重罹天罰，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切。黯黯高雲，蕭蕭冬月，白雲掩晨，長風悲節，感惟崩號，興言泣血。尋念平昔，觸事未遠，書疏猶存，遺孤滿眼；如何一往，終天不返；寂寂高堂，何時復踐？藐藐孤女，曷依曷恃？煢煢遊魂，誰主誰祀？奈何程妹，于此永已！死如有知，相見蒿里。嗚呼哀哉！

【註釋】
〔一〕義熙 晉安帝年號。
〔二〕服制再周 歸去來辭序：程氏妹喪於武昌。按當在義熙元年乙巳，至是已二年，故云。
〔三〕少牢 羊也。
〔四〕酌 以酒沃地也。
〔五〕特百常情 晉書謝玄傳：痛百常情。
〔六〕慈妣 父之妾曰慈母。儀禮喪服：慈母如母。按即程氏妹之生母也。
〔七〕撫髻 陸機貞獻處士誄：撫髻竝育，攜手

相長。髻小兒髮也。〔六〕咨 嗟嘆聲。〔七〕靖 說文：淨也。〔八〕慶自己蹈 言爲善之人，慶當及己也。〔

〕昔在江陵二句 晉安帝隆安五年秋七月，赴駕還江陵，是冬母孟氏卒。江陵縣，今屬湖北。〔九〕索居 獨居

也。禮記：子夏曰：吾雖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十〕蒿里 墓地也。

歸去來辭 並序

陶潛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緝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爲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爲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於小邑。于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歎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慨慷，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辭。——乙巳歲十一月也。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

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

觴以自酌，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

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

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響桓。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

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

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羨萬物之得時，感吾

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

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

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註釋】 〇〇 生生 猶言養生。老子：夫何故，以其生之厚。按上生字作動詞用，下生字作名詞用。 〇〇 脫然

列子：養者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此當作忽然解。 〇〇 家叔 陶鑾也。淵明集：孟府君傳：有從父太常鑾，即此。

〇〇 風波未靜 時桓振陷江陵，劉毅何無忌退守，帝復蒙塵於江陵。 〇〇 去家百里 陶家居柴桑山，今江

西九江縣西南。 〇〇 公田爲酒 晉書：隱逸傳：潛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栽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 〇〇

〇〇 少日 無多日也。 〇〇 眷然 言戀戀於故里也。 〇〇 矯厲 晉書：王敦傳：初敦務自矯厲，謂矯爲威嚴也。

〇〇 違已句 言違背己之素志，則形神交病也。 〇〇 一稔 稔，穀熟也。左傳注：穀一熟爲一年。 〇〇 程氏

妹 從夫姓也。 〇〇 武昌 今湖北武昌縣。 〇〇 駿奔 駿，速也。詩：駿奔走在廟。 〇〇 歸去來辭 就彭澤

言，謂之歸去；就南村言，謂之來，故曰歸去來。 〇〇 心爲形役 役，使也。 〇〇 今是昨非 言今日辭官之是，昨

日求祿之非也。 〇〇 喜微 微明也。 〇〇 衡宇 衡，橫木爲門。宇，屋也。 〇〇 載欣載奔 載，助語詞。欣奔，喜

至家而速行也。 〇〇 三徑 見周弘讓復王少保書註。 〇〇 眴 麥視也。 〇〇 柯 樹枝也。 〇〇 寄傲

陸雲逸民賦：眴清宵以寄傲兮。 〇〇 容膝 韓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廬連騎，所安不過容膝。 〇〇 成趣

鮑照詩：遇物雖成趣，念者不解憂。 〇〇 扶老 易林：鳩杖扶老。 〇〇 流憩 憩，息也。曰流，無定位也。 〇〇

矯首 矯舉也。 [三] 岫 山有穴曰岫。 [三] 翳 隱也。夏侯湛賦：月翳以隱雲。 [三] 盤桓 不進也。

[三] 褱言 詩：駕言出遊，言助詞。 [三] 情話 悅情話，則不談世事可知。 [三] 囓 國語註：一井為囓。 [三]

巾車 鄭玄注：巾，猶衣也。孔叢子：巾車命駕，將適唐都。 [三] 窈窕 深長貌。 [三] 壑 坑也。谷也。 [三] 崎嶇

不平貌。 [四] 涓涓 小流也。家語：涓涓不止，將成江河。 [四] 行休 莊子：其生若浮，其死若休。言行將休也。

時潛年四十一。 [四] 帝鄉 謂上帝所居。莊子：乘彼白雲，至於帝鄉。按上句言不願為官，此句言不能為仙，意不

重複。 [四] 耘耔 耘，除草也。耔，藝苗本也。 [四] 臯 山邱也。 [四] 舒嘯 舒氣長嘯也。

恨賦

江淹

〔梁〕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仕齊，彈劾謝朓、王縱及諸郡二千石大縣官長，內外肅然。著有江文通集。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

至如秦帝：按劍，諸侯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華山為城，紫淵為池。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鼉鼉以為梁，巡海右以送日；一旦魂斷，宮車晚出。若乃趙王

既虜，〇〇遷於房陵，薄暮心動，昧旦〇〇神興，別豔姬與美女，喪金與〇〇及玉乘，置酒
 欲飲，悲來填膺，千秋萬歲，爲怨難勝。〇〇至於李君降北，〇〇名辱身冤，拔劍擊柱，〇〇弔影
 慙魂，〇〇情往上郡，〇〇心留鴈門，〇〇裂帛繫書，〇〇誓還漢恩，〇〇朝露溘〇〇至，〇〇
 握手〇〇何言，若夫明妃〇〇去時，仰天太息，紫臺〇〇稍遠，關山無極，搖風〇〇忽起，白
 日西匿，隴鴈少飛，代雲〇〇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終蕪絕〇〇兮異域，至乃敬通〇〇見抵，
 宕〇〇罷歸田里，閉關卻掃，〇〇塞門〇〇不仕，左對孺人，〇〇右顧稚子，脫略〇〇公卿，跌
 宕〇〇文史，齋〇〇志〇〇沒地，長懷無已，及夫中散〇〇下獄，神氣激揚，〇〇濁醪夕引，
 素琴晨張，〇〇秋日蕭索，〇〇浮雪無光，鬱青霞之奇意，〇〇入修夜之不暘，〇〇或有
 孤臣危涕，孽子〇〇墜心，〇〇遷客海上，〇〇流戍隴陰，〇〇此人但聞悲風汨起，〇〇血
 下霑衿，〇〇亦復含酸茹歎，〇〇銷落湮沈，若乃騎疊迹，車屯軌，〇〇黃塵市地，歌吹四起，
 無不煙斷火絕，〇〇閉骨泉裏。

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邱隴〇〇平。
 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

【註釋】□□拱木 左傳：爾墓之木拱矣。 □□斂魂 古詩：里歌：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惡。 □□秦帝

始皇也。 □□諸侯西馳 此言諸侯併入於秦。 □□同文共規 禮記：書同文，規、法也。 □□華山 在今

陝西華陰縣。 過秦論：踐華爲城。 □□紫淵 司馬相如上林賦：紫淵經其北。 □□鼉鼉爲梁 竹書紀年：周穆

王大起九師，東至於九江，架鼉鼉以爲梁。 □□海右送日 列子：穆王駕八駿之乘，乃西觀日所入。按：二句謂

始皇東巡事。 □□宮車句 史記：王稽謂范雎曰：宮車一日晏駕，章昭註：凡初崩爲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

當駕而晚出也。 □□趙王句 淮南子：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山水之灑，聞者莫不隕涕。按：湖北房縣，即房

陵也，今屬襄陽道。 趙王，即悼襄王子幽繆王遷。 □□昧且 昧，冥也。詩：士曰昧且。 □□金輿 史記：爲之金輿

總衛以繁其飾。 □□李君降北 漢書：武帝天漢二年，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兵敗降

匈奴。 □□拔劍擊柱 漢書：叔孫通傳：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 □□慙魂 晏子春秋：君子獨寢，不

慙於魂。 □□上郡 郡名，秦置，今陝西榆林道，及綏遠鄂爾多斯左翼之地。 □□雁門 郡名，本戰國趙地。秦

置郡，今山西舊代州甯武之北部，及朔平南部，大同東部北部，皆其境。 □□裂帛繫書 漢書：蘇武傳：常惠教使

者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 □□誓還漢恩 李陵書：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

耳。 □□朝露盡至 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盡，奄忽也。 □□握手 潘岳邢夫人諫臨

命相訣，交腕握手。〔三〕明妃，琴操，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年十七，獻元帝。會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謂後宮，

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而歎，越席而起，乃賜單于。按明君本為昭君，晉人以觸司馬昭諱之。〔四〕紫臺，漢天

子之臺也。〔五〕搖風，爾雅：暴風從下而上，亦曰扶搖風。〔六〕代雲，代，即代州。漢書：凡望雲氣，渤海，代之

間，雲皆黑。〔七〕蕪絕，荒絕也。〔八〕敬通，東觀漢記：馮衍，字敬通，明帝以衍才過其實，抑而不用。〔九〕見

抵，抵，至也，謂致之於罪。漢書杜延年傳：或抵其罪法。〔一〇〕閉關卻掃，司馬彪續漢書：趙壹閉關卻掃，非德不

交。〔一一〕塞門，吳志：張昭稱疾不朝，孫權恨之，土塞其門。〔一二〕孺人，禮記：大夫妻曰孺人。〔一三〕脫略，任

性不拘也。晉書謝尚傳：脫略細行。〔一四〕跌宕，放佚不羈也。〔一五〕齋志，齋，持也。〔一六〕中散，晉書嵇康傳：

康，字叔夜，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東平呂安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一七〕激揚，有所感動而發憤，如

水之被阻而激起也。〔一八〕濁醪，兩句，晉書嵇康傳：濁酒一杯，彈琴一曲。〔一九〕蕭索，風景淒絕也。何遜詩：蕭

索高秋暮。〔二〇〕青霞奇意，喻志之高奇也。〔二一〕修夜不暘，修，長也。暘，明也。〔二二〕孳子，庶子也。〔二三〕

危涕墜心，心，當云危涕，當云墜。此互文以見義。〔二四〕遷客海上，前漢書蘇武傳：匈奴乃徙武北海無人

處，使牧羝羊，羝乳乃得歸。〔二五〕流戍隴陰，前漢書敬傳：婁敬，齊人也，戍隴西。〔二六〕汨起，汨，疾也。〔二七〕密

衿，尸子：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襟。〔二八〕茹歎，欲歎而又咽下之狀。〔二九〕疊跡屯軌，言榮貴者車騎之多

也。〔五〕煙斷火絕 王充論衡：人之死也，猶火之滅，火滅而耀不照，人死而智不慧。〔五〕邱壘 陶潛詩：徘徊

邱壘間，依依昔人居。

與陳伯之書

伯之，濟陰陳陵人。梁書：陳伯之，伯之與其子虎牙俱入魏，魏以伯之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

事。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率兼軍北討，宏命記室邱遲，私與伯之書。伯之遂至。

邱遲

（梁）字希範，吳興人。八歲能屬文，謝超宗，何點並見而異之。在齊累遷殿中郎。梁武帝踐祚，著連珠，繼作數

十人，遯文最美。出爲永嘉太守，不稱職，爲有司所糾，帝覽其奏，後遷司空從事中郎。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

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之〔五〕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五〕

立功立事，開國承家；朱輪華轂，〔五〕擁旌〔五〕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五〕聞鳴鏑〔五〕

〔五〕而股戰，對穹廬〔五〕以屈膝，又何劣邪？

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五〕沈迷猖獗，〔五〕以至於此。聖

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五〕於天下，安反側〔五〕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

二談也。朱鮪音喋血音於友于音張繡音割音刃音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代。夫迷途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音是漏。將軍松柏不翦音，親戚安居，高堂未傾，愛妾尙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

今功臣名將，厲行有序，佩紫懷黃音，讚帷幄之謀音，乘軺音建節音，奉疆場之任，並刑馬音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覲顏惜命，馳驅毳裘之表音，甯不哀哉！夫以慕容超音之強，身送東市；姚泓音之盛，面縛音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音舊邦，無取雜種。北虜音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況僞孽音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音離，會豪音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音，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音之上，不亦惑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鸞音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昔，撫弦登陣，豈不愴愴音！所以廉公之恩，趙將音吳子之泣，西河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

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一〕盛明，天下安樂，白環〔二〕西獻，楛矢〔三〕東來；夜郎〔四〕滇池〔五〕，解辦請職，朝鮮〔六〕昌海〔七〕，蹶角〔八〕受化，惟北狄野心，崛起沙塞〔九〕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

中軍臨川殿下〔一〇〕明德茂親〔一一〕，總茲戎重〔一二〕，方弔民浴溺〔一三〕，伐罪秦中〔一四〕。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邱遲頓首。

【註釋】〔一〕燕雀鴻鵠 漢書陳勝傳：勝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愴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

笑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二〕因機變化，遭遇明主 梁書陳

伯之傳：義師起，東昏假伯之節，督前驅諸軍事。郢城平，高祖得伯之幢主蘇隆之使說伯之，即以爲江州刺史。伯之

雖受命，猶懷兩端。高祖曰：『及其猶豫，宜逼之。』衆軍遂次薄陽，伯之退保南湖，然後歸附。〔三〕朱輪華轂 漢

書劉向傳：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四〕擁旌 猶仗節也。〔五〕奔亡之虜 梁書陳伯之傳：高祖

遣王茂討伯之，伯之趣豫章。太守鄭伯倫堅守，伯之攻之不能下。王茂前軍既至，伯之表裏受敵，乃敗走，聞道亡命。

出江北，與子虎牙及稽繹俱入魏。〔六〕鳴鏑 箭鏑也，如今鳴箭。史記匈奴傳：冒頓作爲鳴鏑，習勒其騎射。

〔七〕穹廬 旃帳也。烏孫公主歌：穹廬爲室，穹廬爲牆。〔八〕流言 尚書：管叔乃流言于國。〔九〕猖獗 蜀志

先主謂諸葛亮曰：『孤遂用猖獗，至于今日，志猶未已。』
〔二〕推赤心後漢書光武帝紀：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勅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陣。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

〔一〕安反側後漢書光武帝紀：光武破邯鄲，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二〕朱黼後漢書岑彭傳：光武圍洛陽，數月，朱黼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爲

黼校尉，令往說之。黼曰：『大司徒被害時，黼與其謀，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

黼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大司徒，光武兄伯升也。〔三〕喋血漢書如淳注：殺人流

血，滂沱爲喋血。〔四〕友于尚書：惟孝友于兄弟。〔五〕張繡魏志：建安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

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爲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四年冬十一月，張繡率衆降，封列侯。〔六〕割刃割，插

刀也。東方人以物插地，皆爲割。史記張耳陳餘傳：慈父孝子，莫敢割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七〕不遠而復

易：不遠復，无祗悔，元吉。〔八〕吞舟史記酷吏傳：漢興，網漏於吞舟之魚。〔九〕松柏不凋謂祖墓如故。

〔一〇〕佩紫懷黃史記秦澤傳：躡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護人主之前。〔一一〕帷幄之謀漸序：晉有

孤偃之善謀，以成霸功，故謀得於帷幄，則功成於天下。〔一二〕乘輅輅，小車也。史記季布傳：朱家乘輅車之洛陽。

〔一三〕建節後漢書寇恂傳：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銜命，以臨四方。〔一四〕刑馬殺馬取血以盟也。

〔三〕甄襄之長。此指魏帝言。〔四〕慕容超。慕容德兄子也。宋書武帝本紀：慕容德死，超襲位，大掠淮

北。公抗表北討，屠廣固，超踰城走，喬胥獲之，送超京師，斬於市。〔五〕姚泓。字元子，興之長子。晉書載記：泓以內

外離叛，王師漸逼，鎮惡夾渭進兵，泓計無所出，詣壘門而降，送泓於建康市，斬之。〔六〕面縛。左傳：楚子圍許，許

僖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銜璧。〔七〕姬漢。姬，周姓也。宋書禮志：爰泊姬漢，風流尚存。〔八〕北虜。北，魏也。

〔九〕偽孽。指宣武也。魏書帝紀：世宗宣武皇帝，諱恪，景明三年，蕭衍廢其主寶融而僭立，自稱曰梁，是梁武之初，

正當宣武在位之日。〔十〕擯。離也。左傳：招擯以禮。〔十一〕酋豪。部落之長。〔十二〕繫頸。二句。史記高祖紀：

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葉街，街名。漢書陳湯傳：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宜懸頭懸

轡繫夷邸間。〔十三〕燕翼飛翬。左傳：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上。此指孫良父。〔十四〕登障。障，城

上女牆。左傳：閉門登障。〔十五〕愴恨。悲也。〔十六〕廉思趙將。史記廉頗藺相如傳：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拜

為上卿。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頗，頗怒，攻樂乘，樂乘走，頗遂奔魏。趙以數困於秦，思復得頗，頗亦思復用

於趙。〔十七〕吳泣西河。吳子，吳起也。呂氏春秋：吳起治西河，王錯譖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吳起，至岸門，止車而

立，望西河泣數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捨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

使我畢能，秦必不可亡西河；今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起入荆，西河果入秦。〔十八〕皇帝

梁武帝也。〔四〕白環。竹書紀年：帝舜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環玉玦。〔四〕楛矢。楛，木名。材中矢幹。魯語：武

王時，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四〕夜郎。今貴州遵義縣。漢書西南夷傳：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四〕滇池。

漢書：夜郎滇池皆椎結，嵩昆明編髮。按滇池在今昆明縣。〔四〕朝鮮。高麗也。〔四〕昌海。漢書西域傳：蒲

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四〕厥角。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四〕沙塞。後漢書南匈奴傳：世

祖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四〕中軍臨川殿下。梁書太祖五王傳：宏，太祖第六子，天監元年，封臨川郡王。

〔五〕明德茂親。晉書惠帝紀：河間王暉，明德茂親，忠規尤著。〔五〕戎重。魏志鍾會傳：今鎮西秦辭衛命，統

攝戎重。〔五〕洛汭。洛水隈曲之處也。書禹貢：「東過洛汭。」按洛汭為洛水入河處，舊在河南省鞏縣，後黃河

徙道，今在汜水縣西北。〔五〕秦中。謂今之陝西省。陝西為古秦國，故云。

答謝中書書。謝中書，謝微也。梁書謝微傳：微好學，善屬文，為豫章王記室，兼中書舍人。

陶弘景。〔梁〕字通明，秣陵人。讀書萬卷，齊高帝引為諸王侍讀。永明中，挂冠神武門去，居句曲山，設帳授徒，自號華陽

隱士。梁武帝少與之遊，及即位，徵之不出，有大事無不諮詢，時人謂之「山中宰相」。著有古今刀劍錄一卷，真誥二十卷。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

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頽，沈鱗競躍。——實是欲界之僊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註釋】(一)青林 陳信詩：青林隱士松。(二)僊都 十洲記：滄海島中有九老仙都。(三)康樂 謝靈運

嘗襲康樂公，故世稱謝康樂。

與宋元思書

吳均

(梁)字叔庠，吳興故鄉人。沈約見均文，頗相稱賞，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毀之，謂為吳均體。著有文集

二十卷，齊春秋三十卷。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

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

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岸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

指，千百成峯。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千轉不窮，猿則百叫無絕。鸞飛

戾天者，望峯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反。橫柯上蔽，在晝猶昏；疏條交映，有時見日。

(天)

【註釋】
〔一〕富陽 在錢塘江之上流，即今浙江富陽縣。
〔二〕桐廬 縣東二里有桐君山，故名桐廬，即今桐

廬縣。
〔三〕縹碧 縹，蒼青也。吳郡賦：紫貝流黃，縹碧素玉。
〔四〕急瀉 擊處觀魚賦：魚未驚而失行，忽浪達於

急瀉。
〔五〕猛浪 吳志：孫權傳注：戲於猛浪之中。
〔六〕軒邈 高遠也。
〔七〕鳶飛戾天 鳶，鷂類。戾，至也。

與詹事江總書

江總，字總持，濟陽考城人。陳書江總傳：總年十八，爲宣惠武陵王府法曹，仕陳，官至中權將軍，不持政

務，日與後主遊宴後庭，當時謂之狎客。

陳後主

（陳）名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宣帝之子，在位七年，降於隋。

管記陸瑜，奄然殂化，悲傷悼惜，此情何已！

吾生平愛好，卿等所悉。自以學涉儒雅，不逮古人，欽賢慕士，是情尤篤。梁室亂離，天下
糜沸，書史殘缺，禮樂崩淪。晚生後學，匪無牆面，卓爾出羣，斯人而已。吾識覽雖局，未
曾以言議假人，至於片善小才，特用嗟賞，況復洪識奇士，此故忘言之地。

論其博綜子史，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一褻一貶，一激一揚，語玄析理，披文
摘句，未嘗不聞者心伏，聽者解頤。會意相得，自以爲布衣之賞。吾監撫之暇，事隙之辰，

頗用談笑娛情，琴尊閒作，雅篇〔六〕豔什〔七〕，迭互鋒起〔八〕。每清風朗月，美景良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滉〔九〕濇〔十〕。或翫新花，時觀落葉，既聽春鳥，又聆秋鴈，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且代琢磨，間以嘲謔，俱怡耳目，竝留情致。自謂百年為速，朝露可傷，豈謂玉折蘭摧〔十一〕，遽從短運，為悲為恨，當復何言！

遺迹餘文，觸目增滋〔十二〕。絕絃〔十三〕投筆〔十四〕，恆有酸恨。以卿同志，聊復敘懷，涕之無從，言不寫意。

【註釋】〔一〕管記陸瑜。瑜，字幹玉。陳書陸瑜傳：少篤學，美詞藻，為東宮學士，後兼東宮管記。時皇太子好學，欲

博覽羣書，以子集繁多，命瑜鈔撰，未就而卒，時年四十四。太子為之流涕。〔二〕糜沸。擾亂也。〔三〕牆面。書

不學牆面。〔四〕局。拘也。〔五〕此故忘言句。謂此洪識奇士，有使人莫可名言之地位。陶潛詩：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六〕語支。世說：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七〕解頤。笑也。漢書匡衡傳：匡說詩，解人頤。

〔八〕監撫。太子有監國撫軍之職。〔九〕雅篇。梁元帝從軍詩：荷令多文藻，臨戎賦雅篇。〔十〕豔什。陳書

江總傳：總於五言七言尤善，然傷於浮艷，故為後主所愛幸。〔十一〕鋒起。徐陵皇太子臨辭雍頌：音辭鋒起，問難

泉湧。〔十二〕滉濇。潘岳西征賦：滉濇彌漫，浩如河漢。〔十三〕玉折蘭摧。世說：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嘗稱寧為蘭

推玉折，不爲蕭敷艾榮。〔巴〕汝然，流涕貌。〔吾〕絕絃。〔後漢書〕陳元傳：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

〔吾〕投筆。〔後漢書〕來歙傳：蜀人使客刺歙，未殊，歙自書表，投筆抽刃而絕。

與兄子秀書

〔南史〕陳慶之傳：少弟暄，嗜酒無節操，徧歷王公門，沉湎諠譁，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常愛之，致書於暄友人何香，冀以諷諫。暄聞之，與秀書云云。

陳暄

〔陳〕義興國山人，學不師受，文才俊逸。陳太康中，徐陵精簡人物，暄不陳骨里，直上陵座，竟無忤容。後主在東宮，引爲學士，與王儉等陪侍游宴，謂之狎客。暄以優俳自居，後主甚親昵而輕侮之。嘗倒懸於梁，臨之以刃，使作賦；暄操筆即成，而傲弄轉甚。後主不能容，遂擲艾爲帽，加於其首，蔡之，然及髮，柳莊遽起撥之，經數日，發悴死。

且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蘇〕

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長公，〔亦〕稱耽嗜，吾見張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多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於地下，汝欲笑吾所志邪！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玄言巧騎，〔武〕子呼爲癡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然〕，〔翻〕成可怪！

吾既寂寞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於顏原，〇〇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爲非，吾不以飲酒爲過。昔周伯仁，〇〇渡江，唯三日醒，〇〇吾不以爲少，鄭康成，〇〇一飲三百杯，〇〇吾不以爲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廝養，〇〇之志，是其得也，使，〇〇次公之狂，〇〇是其失也。吾常警酒之猶水，亦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〇〇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

汝驚吾墜馬侍中之門，陷池武陵之第，徧布朝野，自言焦悚。『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吾生平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〇〇賈誼之慟哭，〇〇者哉？何水曹，〇〇眼不識杯鑪，〇〇吾口不離瓢杓，〇〇汝甯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邱，〇〇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

【註釋】〇〇孝典 何胥字。〇〇張長公 字季舒。〇〇引滿 陶潛遊斜川詩：引滿更獻酬。〇〇阮咸

阮籍 咸，籍兄子，字仲容。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遊。籍，字嗣宗，聞步兵廚營人善釀，乃求爲步兵校尉。〇〇

竹林魏氏春秋：嵇康安居河南之山陽縣。與之游者，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琊王戎、師人劉

伶，相與友善，游於竹林，號爲七賢。〔六〕宣子 咸之從子，名修。〔七〕王湛，玄言巧騎。晉書王湛傳：湛字處沖，

渾之弟。有隱德，兄弟宗族，皆以爲癡。兄子濟，食前方丈，不及湛，湛命取菜蔬對食，後聞湛剖析支理，微妙有奇趣，

且試以難乘之馬，迴策如發，濟益歎異。武子，濟字。〔八〕陳留之風 二阮，陳留人。〔九〕太原之氣 王湛，太原

人。〔一〇〕巋然 獨存貌。魯靈光殿賦序：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噴壤，而靈光巋然獨存。〔一一〕顏回

原憲也。〔一二〕周伯仁 東晉人，名顓，安東將軍陵之子。〔一三〕三日醒 晉書周顓傳：顓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

頗以酒失，爲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爲三日僕射。〔一四〕鄒康成 東漢人，名玄。〔一五〕一飲三百杯 高士傳：袁

紹，辟康成，及去，餞之城東。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康成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忘。〔一

六〕廝養 賤者之稱，析薪爲廝，炊烹爲養。〔一七〕使 南史謝超宗傳：超宗爲人恃才使酒。〔一八〕次公狂 漢書

蓋寬饒傳：寬饒，字次公，魏郡人。許伯入第，寬饒後至，許伯自酌，寬饒曰：『無多酌我，我酒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

公醒而狂，何必酒也。』〔一九〕江諮議 卽江謚也。諮議，官名，備朝廷之諮詢者。〔二〇〕神道 漢書霍光傳：太夫

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埜制而修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墓路也。〔二一〕南征不復 指上文陷池句。左傳：昭王

南征而不復，君其問諸水濱。〔二二〕賈誼慟哭 指上文墜馬句。漢書賈誼傳：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爲傳無狀，常

哭泣，後歲餘亦死。 〔一〕何水曹，即何孝典，水曹者，工部官也。〔二〕西鑑，三足温酒器也。〔三〕瓢杓，酒器。
史記項羽本紀：沛公不勝枓杓。〔四〕糟邱，謂積糟成邱，甚言其荒於酒也。

爲王竟與婦義安主書

竟，琅琊臨沂人。陳書注：涇傳：涇子竟，官至司徒左長史侍中。

伏知道

〔陳〕平昌安邱人，梁武康令挺之從子。

昔魚嶺逢車，〔一〕芝田息駕，雖見妖姪，〔二〕終成揮忽。遂使家勝陽臺，〔三〕爲歡非夢；
 人慚蕭史，〔四〕相偶成僊。

輕扇初開，欣看笑靨，〔一〕長眉始畫，愁對離妝。猶聞徙佩，〔二〕顧長廊之未盡；尙分行憶，〔三〕
切〔四〕冀迴陌〔五〕之難迴。廣攝金屏，莫令愁擁。〔六〕恆開錦幔，〔七〕速望人歸。鏡臺〔八〕新
 去，應餘落粉；熏鑪未徙，定有餘煙。淚滴芳衾，錦花常溼；愁隨玉軫，〔九〕琴鶴恆驚。〔十〕已覺
 錦水丹鱗，素書稀遠；玉山青鳥，〔十一〕僊使〔十二〕難通。綵筆試操，香牋遂滿；行雲可託，夢想還
 勞。〔十三〕

九重千日，〔一〕詎憶倡家；單枕一宵，便如蕩子。當令照影雙來，一鸞羞鏡；〔二〕弗

使窺窗獨坐，嬌娥 笑人。

【註釋】 〔一〕魚嶺逢車 搜神記：魏濟北郡從事掾弦超，夢有神女來從，自稱天上玉女，姓成公，字知瓊，天帝令

下嫁，遂爲夫婦。超娶婦，玉女求去。後五年，超奉郡使至洛，到濟北魚山下，遙望一車馬，似知瓊。前至，果是，遂同乘至

洛，復爲室家。 〔二〕芝田息駕 洛神賦：爾乃稅駕乎衡皋，秣駒乎芝田。 〔三〕妖姪 王逸九思：昔晏衍兮妖姪，

〔四〕揮忽 猶言倏忽。梁武帝 孝思賦：年揮忽而莫反。 〔五〕陽臺 宋玉高唐賦序：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六〕

蕭史 列仙傳：蕭史善吹簫，作鳳鳴，秦穆公以女弄玉妻焉。作鳳樓，教弄玉吹簫，感鳳來集。 〔七〕笑靨 靨，面上

靨子也。古歌：笑靨自然開。 〔八〕徙佩 猶言曳佩。如聞佩聲之移徙也。 〔九〕行憶 車上張繪曰：憶。何遜詩：隔

林望行憶。 〔一〇〕迴陌 鮑照詩：嚴車臨迴陌。以上四句，言初別時，長廊未盡，猶聞佩聲，迴陌難迴，可以望見也。

〔一一〕廣攝二句 攝，收斂也。言將金屏收斂，莫令對之而生愁也。何遜詩：掩泣閉金屏。 〔一二〕錦幔 拾遺記：石虎

於太極殿前起樓，四廂置錦幔。 〔一三〕鏡臺 世說：溫嶠姑有女，託嶠覓婿。嶠曰：「佳婿難得，但得如嶠，何如？」少

日，報云：「已覓得婿處。」因下玉鏡臺一枚。 〔一四〕玉軫 琴下轉弦曰軫。梁元帝秋夜詩：金徽調玉軫。 〔一五〕琴

鶴句 謂將彈別鶴操也。 〔一六〕玉山青鳥 玉山，西王母所居者。鮑照空城雀樂府：誠不如青鳥，遠食玉山禾。

〔一七〕僊使 史記：常有三足鳥爲之使。三足鳥，青鳥也。青鳥爲西王母使者，故曰僊使。 〔一八〕行雲二句 謂欲寄

尺書，苦無使者，惟有託行雲而勞夢想而已。蓋甚言寄書之難也。 〇〇九重句 楚辭君之門兮九重，疑主方歸，觀故云。千日，言久別也。 〇〇〇倡家 古詩：昔為倡家女，謂與主雖闊別，豈肯憶及倡家乎？ 〇〇〇一鸞羞鏡

范泰鸞鳥詩序：昔隨賓王結置峻卯之山，獲一鸞鳥，三年不鳴。其夫人曰：「嘗聞鳥見其類而後鳴，何不懸鏡以照之？」王從其言，鸞覩影悲鳴，哀聲沖霄，一奮而絕。 〇〇〇婦娥 一作姮娥。後漢書天文志：「嫦娥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末二句，是切望其來也。」

復王少保書

少保，名褒，字子淵，與漢王褒名字並同。惟漢王褒為蜀郡人，此則鄆郡臨沂人也。周書梁元帝被圍後，於

襄深相委信。朱買臣敗，元帝降，襄與業俱出。高祖重之，後授太子少保，與梁士、汝南周弘讓、善及弘讓兄弘正，自陳來，聘高

祖許、襄等通親知音問。襄贈弘讓詩，并致書。弘讓復之。

周弘讓

（陳）汝南安城人。性簡素，博學多通。始仕，不得志，隱於句容之茅山，頗微不出。承聖初，為國子祭酒，季加仁

威將軍。陳天嘉初，以白衣領太常卿、光祿大夫。

甚矣悲哉！此之為別也。雲飛泥沈，金鑠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自鑄京，致來書於窮谷，故人之迹，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膝。江南煥熱，橘柚冬青，渭

北涇注寒，注楊榆晚葉，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寢興多福，甚善甚善！

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區，注雖保周陝，注還依蔣徑，注三荆離析，注二仲不歸，注

藥鹿爲曹，更多悲緒。丹經注在握，貧病莫諧，芝朮注可求，聊因采綴。昔吾壯日，及弟富

年，俱值注熙，注並歡衡泌，注南風注雅操，清商注妙曲，絃琴促坐，無乏名晨；玉

瀝注金華，注冀獲難老，注不虞一旦，翻覆波瀾！吾已愒注陰，注弟非茂齒，注

禽尚注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爲胸臆。正當視陰數箭，注排愁破涕，人生樂耳！憂

戚何爲？豈能遽悲次房，游魂不返，遠傷金產，注骸匱注無託，但願愛玉體，珍金相，注

保期頤，注享黃髮，猶冀蒼厲注鯉，注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

子淵注子淵，長爲別矣！握管操觚，注聲淚俱咽！

【註釋】注雲飛泥沈 言相隔如雲泥也。後漢書崔駰傳贊：不有直道，曷取泥沈。注金鑠蘭滅 言思念

之深切，如金之銷鑠，膏之煎盡。國語：衆口鑠金。蘭，蘭膏也。蘭滅，謂蘭膏煎盡。注玉音不嗣 詩：小雅：毋金玉爾

音。又：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注瑤華 猶玳花也。謝靈運南樓望客詩：瑤華未堪折，蘭若已屢摘。路阻莫贈

問，云何慰離析。注家兄 周弘正也。注沅寒 沅，閉塞也。左傳：罔陰沅寒。注言反東區 言語助詞。

弘讓隱於句容，在江東，故云反東區也。〔六〕周陵後漢書周燮傳：有先人草廬，結於岡畔，下有陵田，常以自給。

安帝以支繻羔幣聘燮，宗族更勸之曰：『何為守岡東之陵乎？』〔九〕蔣徑三輔決錄：蔣詡字元卿，舍中三徑。

惟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劉康逃名之士。〔三〕荆句謂弟兄分離，即借用齊諧記：田真、田慶、田廣，欲三分

荆樹事。〔二〕二仲句謂友朋隔絕。二仲，指羊仲、永仲。〔二〕丹經列仙傳：漢淮南王劉安，言神仙黃白之事。

於是八公乃詣王授丹經。〔三〕芝朮皆藥名。謝靈運：曇隆法師誄：茹之朮而共餌。〔四〕葛照猶言太平也。

〔五〕吾衡泌詩：衡門之下，可以棲邁；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六〕南風舜歌。〔七〕清商韓非子：師涓歌新

聲，平公問師曠曰：『此何聲也？』曰：『此所謂清商也。』〔八〕玉瀝江淹詩：山中有雜桂，玉瀝乃共斟。〔九〕

金華日之精氣。黃庭經注：服食日精，光華充盈。〔一〇〕難老詩魯頌：永錫難老。〔一一〕楊陰偈，急也，息也。南

史虞寄傳：沉痾彌留，惕陰將盡。〔一二〕茂齒盛年也。〔一三〕禽尚禽慶尚長也。見王羲之報殷浩書。〔一四〕數

箭謂數滿箭也。〔一五〕次房金產未詳。此四句，正承上人生樂耳兩句，謂現且行樂，不必遽悲已死之人。按虞

書有劉琨積慘語。現在晉時，親屬為賊所殺，意變於斯時，或有親屬之喪，故云。〔一六〕金相相，質也。詩：追琢其章，

金玉其相。〔一七〕期頤百年日期頤。〔一八〕積鯉積，赤也。魚勞則尾赤。見詩傳。〔一九〕子淵即王少保字也。

〔二〇〕操觚觚，通簫，竹簡也。文賦：或操觚以率爾。

序飲

柳宗元

(唐)字子厚，河東人。精敏絕倫，中博學鴻詞科。歷監察御史，坐事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有柳州文集。

買小邱，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上。嚮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於沃，不止於坻，不沈於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歡抃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沈，獨三飲，衆乃大笑，驩甚。

余病痞不能飲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裸裎袒裼者，有以爲達者，有資金石絲竹之樂以爲和者，有促數糾逖而爲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糾逖而密，簡而同。

肆而恭，衍衍石，言而從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人。

【註釋】一牛馬之飲。按柳別有鮎鱗潭西小邱記中有「其石之突起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

數，其嶸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云云。此文蓋指之，乃石狀也。二離坐。禮曲禮：「離坐離立。」離

兩也。兩相麗，謂之離。三監史。監酒者。詩賓之初筵：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四籌。酒籌也。五洞。泝

洞也。逆流而上，曰泝洞。六湫。洄流也。七坻。水中高處。八痞。腹內之硬塊。九叫號句。詩

賓之初筵：賓既醉止，載號載販。（又）屢舞僊僊。（又蕩）如沸如羹。按屢舞，謂醉者坐止不定，數數作舞態也。

如沸羹者，言飲酒號呼之聲，如湯之沸，羹之方熱也。一〇裸裎袒楊。孟子：袒楊裸裎於我側。袒，露臂也。裸

裎，露身也。一一促數糺逖。促，迫促。數，煩數。糺，同糾。糾，合也。逖，遠也。與糾義反。今人猜拳，往往分席中人為一隊，

而以一隊為敵者，是遠之也。或曰：促數，促人數飲也。糺逖，糾合遠座也。一二密。熱鬧之意。一三衍衍。安定

貌。

游黃溪記

溪在今湖南零陵縣東七十里。

柳宗元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涪溪，○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

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膏淳，○來若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頽○頽○斷○銀○鱗○，○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

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焉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

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

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爲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註釋】 〔一〕晉 今山西省，春秋時晉地。 〔二〕幽 今陝西邠縣，商時爲幽國。 〔三〕吳 今江蘇省，古吳地。

〔四〕楚 今湖北省，春秋楚地。 〔五〕越 今浙江省，春秋時越地。 〔六〕泳 唐州名，治今湖南零陵縣。 〔七〕

潯溪 在今湖南省祁陽縣南五里。 〔八〕湘 湘江出廣西桂林縣，流至湖南湘陰縣，入洞庭湖。 〔九〕瀧泉

在零陵縣南。山溪諸水，匯流於此，稱爲奇勝，流入湘江。 〔一〇〕崖 山邊也。 〔一一〕揭 攝衣涉水也。詩衛風：深則

厲，淺則揭。 〔一二〕黛蓄背滄 黛，青黛也。滄，水止也。言溪水至此，蓄積不流。 〔一三〕頰頰斷齟 頰下曰頰。頰下

頰上也。斷齟，齒齟上下肉也。此皆狀潭石之倒懸者。 〔一四〕離列 離，解若離立離坐之離。詳序欲。 〔一五〕大冥

川名。 〔一六〕莽之世也 王莽，西漢末竊國者，前漢書有傳。世，義同生，見列子。黃神，或是莽之後人。 〔一七〕俎豆

俎，所以載牲者。豆，以木爲之。皆祭器，此作祭祀解。

書褒城驛

褒城，唐屬山南道興元府，今陝西褒城縣。

孫樵

（唐）字可之，韓愈門人。其文刻畫求奇，不及愈之自然高古。有孫可之集十卷。

襄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覩其所謂宏麗者？

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襄城控二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輶，以去以來，轂交蹄劇。』

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爲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饑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寧有顧惜心邪？

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舷，而後止；漁釣，則必枯泉汨，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污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碎破，不與曩類。某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

語未既，有老叟笑於傍，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爲治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

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

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

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

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

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

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

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

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者，其在刺史，則曰：「我即去，何用如此？」在縣令，亦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醲，當饑飽鮮，囊帛匱金，笑與秩終。〔一〕嗚呼！州縣者，眞驛邪？矧更代之際，黠吏〔二〕因緣，恣爲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

予既措退老叻，條其言，〔三〕書於褒城驛屋壁。

【註釋】〔一〕離散而膠。舟木破裂，黏之以膠。〔二〕除階也。〔三〕廡。兩廊屋曰廡。〔四〕驛吏。掌驛

之小吏。〔五〕忠穆公。即嚴震也，字遐聞，梓州鹽亭人。德宗時，爲興鳳兩州團練使，後遷山南西道節度使，有清

嚴名，卒謚忠穆。〔六〕梁州。古州名，唐時爲山南西道，治興元府。〔七〕控扼要也。〔八〕三節度治所。此

合山南西道節度使，鳳翔節度使，興文節度使言之，褒中實爲要道，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長四百五十里。〔九〕龍

節虎旗。龍節，使節也。上繪龍象，虎旗，節度使之旗也。唐書車服志：大將出，賜旌以顯賞，賜節以顯殺，旌以絳帛，五

丈粉畫虎，有銅龍一，首纏緋旒，紫纒爲袋，油囊爲表，節懸畫木盤三，相去數寸，隅垂赤麻，餘與旌同。〔一〇〕韞奉

使之車也。〔一一〕轂交蹄劇。言車馬經過之多也。〔一二〕舷。船邊也。〔一三〕鑄。色白，形似鱗，性耐風，船首

多畫之，故爲舟之別稱。〔一四〕汨。亂也。〔一五〕飼馬於軒兩句。隼，鷓鴣之屬，言馬不飼於廐而入軒，隼不宿於

庭而入堂，此驛舍之所由穢汚也。〔六〕某曹驛吏自稱。〔七〕開元玄宗年號。〔八〕治平太平也。〔九〕千里不裹糲，可見處處足食也。〔一〇〕當愁醉醴四句，醴厚酒也。鮮生魚及凡新殺之鳥獸，言民人困苦愁饑之時，醉美酒，飽鮮肥，取帛入囊，取金入匱，終吾之官，而能如此，笑者，自幸之意也。〔一一〕黠吏，黠詭巧也。吏如前清之書辦，此輩以吏爲業，當官之更代，而益便其作弊也。賈有利己損人之意。〔一二〕條其言，敘次其言也。

錄桃源畫記

晉陶潛有桃花源記，述山水之勝，謂秦人避亂於此，好事者因之作圖。

舒元興

（唐）婺州東陽人，元和中第進士，擢監察御史，累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宦官所害。

四明山〔一〕道士葉沈，囊出古畫，畫有桃源圖，圖上有谿，谿名武陵之源。〔二〕

按仙記，分靈洞三十六之一支。〔三〕其水趣〔四〕流，勢與江河同，有深而淥，淺而白，白者激石，淥者落鏡。〔五〕溪南北有山，山如屏形，接連而去，峯豎不險，翠穠不浮。其夾岸有樹木千萬本，列立如揖，丹色鮮如霞，擢〔六〕舉欲動，燦若舒顏。山鋪水底，草散茵〔七〕毯，〔八〕有鸞青其衿，〔九〕有鶴丹其頂，有雞玉其羽，有狗金其色，毛傴僂〔一〇〕亭亭，〔一一〕閒而立者，十有八九。岸而北，有曲深崑〔一二〕門，細露室宇，霞檻繚轉，雲磴〔一三〕五色，〔一四〕雪冰肌顏，服身

衣裳，皆負星月文章。岸而南，有五人，服貌肖虹玉，〇〇左右有書童玉女，角髮而侍立者十
 二，視其意況，皆逍遙飛動，若雲十許片，油焉而生，忽焉而往。其坦處有壇，層級沓，〇〇玉冰。
〇〇壇面俄起鑪竈，竈口含火，上有雲氣，具備五色。中有溪，艇泛，上一人雪華鬚眉，〇〇身

著秦時衣服，手鼓短柶，〇〇意狀深遠。

合而視之：大略山勢高，水容深，人貌魁奇，鶴情閑暇，煙嵐〇〇草木，如帶香氣。熟得詳
 翫，〇〇自覺骨戛，〇〇清玉，如身入鏡中，不似在人寰間，眇〇〇然，〇〇有高謝之志從中來。

坐少選，〇〇道士卷畫而藏之，若身形卻落塵土中，視嚮所張壁上，又疑有頑石化出，塞斷
 道路。某見畫物不甚寡，如此圖，未嘗到眼，是知工之精而有如是者邪？

葉君且自珍重！無路得請，遂染筆錄其名數，將所以備異日寫畫之不謬也。〇〇

【註釋】〇〇四明山 在今浙江鄞縣西南。〇〇武陵之源 陶潛桃花源記：晉太元中，武陵漁父迷失道，忽

至桃花源云云。〇〇鑿洞三十六之一支 道書以桃花源為三十六洞之一。〇〇趣流 水流疾促也。〇〇

淥 水清也。〇〇白者二句 白色因水石相激而形，其深淥處，則如鏡之落下，照見鬚眉。〇〇穠 盛多

也。〇〇擺 抽也。〇〇草散句 茵，車重席也。毳，毛席也。言草之穠厚似之。〇〇僂僂 蓬鬆貌。〇〇亭

亭 直立也。 〔三〕霞檻二句 言霞雲者，以其爲仙境也。繚轉，言繚繞曲折也。磴，山巖間石步也。 〔四〕虹玉

後漢書郡顯傳：凡日旁氣色，白而純者名爲虹。按虹玉，俱以狀其服貌之光采。 〔四〕香玉冰 香，重疊也。言如冰

玉之重沓也。 〔五〕雪華鬢眉 言鬢眉皓白也。 〔六〕樾 今之槩也。 〔七〕憂 樂之也。義與擊相似。 〔八〕

眇然 輕微也。 〔九〕少選 片刻也。 〔十〕葉君數句 言葉當珍重視之，不輕示人，恐他日無路可得請觀，故

作此記。

太湖石記

太湖在江蘇省吳縣西，湖中產石，爲裝飾園林之具。

白居易

〔唐〕字樂天，華州下邳人。元和進士。累官刑部尚書。晚年放意詩酒，號醉吟先生。居香山，號香山居士。有長

慶集七十五卷行世。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書，嵇中散嗜琴，靖節先生嗜酒，今丞相奇章

公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衆皆怪之，走避獨知之。昔故

友李生名約有云：『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

公以司徒保釐河雒，治家無珍產，奉身無長物，惟東城置一第，南郭營一墅。精葺

太湖石記

宮宇，慎擇賓客。性不苟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時，與石爲伍。石有族聚，太湖爲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僚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鉤深致遠，獻瑰納奇，四五年間，纍纍而至。公於此物，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拗，秀出如靈邱；鮮雲者，有端儼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續人潤，削成如珪瓚；者，有廉稜銳劄，如劍戟者；又有如虬如鳳，若陸若動，將翔將躡，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攫將鬪，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雲歎，雷嶷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煙霽景麗之日，巖巖，靈，若拂嵐，撲黛，藹藹，然有可狎而翫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觀縷簇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者得之，此所以爲公適意之用也。

嘗與公迫觀熟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胚渾凝結，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騁怪，爲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

哲重之如玉寶，愛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邪？將尤物有所歸邪？孰不爲而來邪？必有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於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

噫！是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覩斯石，覽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會昌三年五月丁丑記。

【註釋】

〔一〕玄晏先生

皇甫謐，字士安，晉朝詠人。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沉靜寡欲，自號玄晏先生。

〔二〕稽中

散

稽康，字叔夜，三國魏諱郡人。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不就，嘗彈琴以自樂。

〔三〕靖節

陶淵明，字元亮，晉

人，善詩好酒，謚曰靖節先生。

〔四〕丞相奇章公

牛僧孺，字思黯，敬宗時，封奇章郡公。

〔五〕走

白公自稱也。

古人謙稱已曰下走。

〔六〕保釐

釐，治也。書：命畢公保釐東郊。

〔七〕墅

別館也。晉書謝安傳：與兄子玄園菴，

階別墅。

〔八〕石有三句，墅石以產自太湖爲上，若廣東博山縣西北之羅浮山，浙江杭縣西之天竺山所產，爲其

次焉。

〔九〕鈎深句

見易繫辭。此言深邃之處，亦所鈎致。

〔一〇〕瑰

圓好珠也，此作珍異解。

〔一一〕盤拗

通蟠，曲也。司馬相如子虛賦：其山則盤紆窈窕，拗抑也，折也。

〔一二〕靈邱

唐縣名，屬河東道蔚州，在今山西靈邱

縣東，又大阜也，見爾雅註。此當從後解，靈邱鮮雲，似是二物。

〔一三〕眞官

仙官也。陸龜蒙詩：幾降眞官授隱書。

□四 嶺潤 緻密光滑也。 □五 珪瓊 珪同圭。瓊，勺也。禳祭用之。珪瓊者，以珪為瓊柄也。 □六 廉稜銳剗 狀

石之尖利者。 □七 虬 龍子有角者。 □八 踞 伏也。 □九 皚 說文：霜雪之白也。 □十 飲 斂受也。 □

□散 吹氣也。 □三 巖嶷 史記帝世紀：「其德巖嶷。」德高也。 □三 巖孽 石窟曰巖。孽，崖也。 □四 窺窳

露垂也。左思吳都賦：宵露窺窳。 □五 嵐 山氣蒸潤也。王維方尊師詩：夕陽彩翠忽成嵐。 □六 藹藹 和悅

可親之意。詩大雅：藹藹王多吉士。 □七 窺窳 窺窳，委曲貌。簇，攢聚也。 □八 胚渾凝結 郭璞江賦：類胚

渾之未凝。言雲氣杳冥，似胚胎渾沌，尙未凝結。 □九 切 八尺曰切。 □十 鈞 三十斤也。 □三 脛 足骨也。

□三 會昌 唐武宗年號。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峯曰香鑪峯，北寺曰遺愛寺。介峯寺間，其境勝絕，又甲

廬山

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峯腋

寺，自作爲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或豐殺，或一稱或心力。洞或北戶，來陰風，或防徂暑或也；敞南甍，或納陽日，虞祁寒或也。木斲而已，不加丹；牆圻或而已，不加白。礧或階用石，幕或窗用紙，竹簾紵幃，或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兩三卷。

樂天既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或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或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或三宿後頽然或嗒或然，或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或十丈，中有平臺，半乎地。臺南有方池，倍乎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修柯戛雲，或低枝拂潭，如幢或豎，如蓋或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或蘿蒿葉蔓，駢織承翳，或日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爲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垤或塊，或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或朱實離離，或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燂，或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有瀑布，或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或昏曉如練或色，夜中如環佩琴筑或聲。堂西倚北崖石趾，或以

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脈分線懸，自簷注砌，纍纍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旁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錦繡谷〔三言〕花，夏有石門澗〔三言〕雲，秋有虎谿月〔三言〕，冬有鑪峯〔三言〕雪，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三言〕紀，覩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

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三言〕而起居其間，尙不免有驕穩之態。今我爲是物主，物至致知，〔四言〕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四言〕同入此山，老死不返。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余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四言〕若朱門，〔四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聊覆簣〔四言〕，〔四言〕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剝，〔四言〕來佐江郡，〔四言〕郡守以優容撫我，〔四言〕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求焉？尙以冗〔四言〕員，〔四言〕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余異日，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

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四言〕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老湊公，朗滿，晦堅等，——凡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樂之，因爲草堂記。

【註釋】 〔一〕香鑪峯 太平寰宇記：香鑪峯在廬山西北，其峯尖圓，煙雲聚散，如博山香鑪之狀。 〔二〕遺愛寺

當即東林寺僧慧遠所建。 〔三〕元和 唐憲宗年號。 〔四〕面峯 腋寺 增韻：左右脅之間曰腋，言對山傍寺

也。 〔五〕廣袤豐殺 東西曰廣，南北曰袤，鹹曰豐，減曰殺。 〔六〕洞 開也。 〔七〕陰風 北風也。 〔八〕徂暑

詩小雅：六月徂暑。爾雅注：徂，存也。 〔九〕敞南臺 謂高敞其南屋之棟也。 〔十〕祁寒 大寒也。 〔十一〕圉

泥澁也，此作以泥塗之解。 〔十二〕礙 柱石也。 〔十三〕幕 覆也。 〔十四〕幃 單帳也。 〔十五〕睨 斜視也。 〔十六〕

應接不暇 世說：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 〔十七〕恬 安也。 〔十八〕頽然 自放貌。 〔十九〕

嗒然 自失貌。 〔二十〕輪廣 地形縱橫也。東西曰廣，南北曰輪。 〔二十一〕綫雲 重曰擊，輕曰綫。 〔二十二〕幢 說文：

旌旗之屬。 〔二十三〕蓋 車蓋也。 〔二十四〕灌叢 灌木叢生者。 〔二十五〕駢織承翳 謂交駢如組織，又相承而蒙翳也，

皆言藤蔓糾結狀。 〔二十六〕嵌空埵塊 嵌空，開張玲瓏貌。埵塊，土墩也。 〔二十七〕蒙蒙 密也。 〔二十八〕離離 衆多也。

〔二十九〕瀑布 周景式廬山記：白水在黃龍南數里，即瀑布水也，土人謂之白水湖，其水出山腹，掛流三四百丈，飛

湍於林峯之表，望之若懸素，注水處石悉成井，其深不測也。 〔三十〕石渠 渠，水所居也。 〔三十一〕練 周官：染人春

暴練，注：練其素而暴之。急就篇注：責練而熟之也。 〔三十二〕筑 狀如瑟而大，以竹擊之。 〔三十三〕趾 山麓也。 〔三十四〕

錦繡谷 廬山有錦繡峯，其下有錦繡谷。 〔三十五〕石門澗 馬耳峯下有巨石，高數丈，中空，俗呼石門，其前有澗，曰

石門澗。〔三〇〕虎谿月 卽東林寺前慧遠道場遺址，曾有虎來聽經，故曰虎谿。〔三一〕鐘峯 卽香鐘峯。〔三二〕

禪 盡也。〔三三〕簑 席也。〔三四〕物至致知 言物在當前，自知領略也。〔三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 葉夢得

白蓮社圖記云：管太原中，佛者道安，居太山，慧遠從之遊，後行其教於東南，至廬，因留不去。遠建東林寺，其兄慧永，

亦建西林寺。與會者，相傳有佛馱耶舍，佛馱跋陀，羅竺，道生，慧持，慧敬，曇恆，道暉，遠敬，曇說，皆浮屠。陶靖節，陶修靜，

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野，張銓，皆居士，合十八人。〔三六〕白屋 賤者之室。〔三七〕朱門 富貴之家。〔三

八〕簑 盛土竹器。〔三九〕塞紉 不得意也。〔四〇〕來佐江郡 元和十年，居易上疏請捕刺武元衡者，宰相惡之，

會有搆公賞花及新井詩奏者，乃貶刺史。王涯復論其不當治郡，追改江州司馬。〔四一〕郡守以優容撫我 唐書

本傳：遊廬山，或經時不歸，或逾月而返，郡守以朝貴遇之，不之責。〔四二〕冗員 冗，散也。古者設官分職，有冗員，備

使令。〔四三〕元集虛 唐河內人，少好羣籍，仕爲協律郎，博通三教，以儒爲主。南遊，愛廬山之勝，結溪亭於東南五

老峯下，自稱山人，不復出仕，與白居易、柳宗元、韓愈相友善。

李白酒樓記

沈光

〔唐〕字總持，吳興人，咸通間進士，幸在闕，辟以爲從事。

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白酒樓。

夫觸強者，覩緬而不發，乘險者帖茶而不進，潰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鍼砭，搏猛者持疑而不能盡其膽勇，而復視其強者弱之，險者夷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於人也如是。

翰林李公太白，聰明才韻，至今爲天下唱首，業術匡救，天必賦之矣。致其君如古帝王，進其臣如古藥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輶以輦其正者，豈憑酒而作也？憑酒而作者，強非真勇。太白旣以峭訐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聰，恐貽顛踣，故狎弄杯觴，沈溺麴蘖。耳一淫雅，目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移於月露風雲，使之涓絮。飛動移於草木禽魚，使之妍茂軒騰。移於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於幽巖邃谷，使之遼歷。物外，爽人精魄，移於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之馳騁決發，如睨幽并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焉。

嗚呼！太白觸文之強，乘文之險，潰文之毒，搏文之猛，而作狎弄杯觴，沈溺麴蘖，是真築其聰，其聰其明，醒則移於賦詠，宜乎醉而生，醉而死。余徐思之，使太白疏其聰，決其

明，移於行事，強犯時忌，其不得醉而死者也。當時骨鯁，忠赤，遞有其人，收其逸才，萃於太白。至於齊魯，結構凌雲。者有限。獨斯樓也，廣不逾數席，瓦缺椽蠹，雖樵兒牧豎，過亦指之曰：『李白常醉於此矣。』

【註釋】 〔一〕咸通辛巳 唐懿宗咸通二年也。 〔二〕任城 唐屬河南道兗州，今山東濟寧縣治。 〔三〕觀緬

一作緬觀。溶齋四律：中心有愧，見顏面者恭，曰緬觀。 〔四〕帖茶 退縮恐懼貌。 〔五〕鍼砭 古治病之術也。漢

書藝文志：周度箴石箴，所以刺病也。石謂砭石，即箴石也。古者攻病則有砭，今其術絕矣。按自獨強者至猛者柔之

八句，皆言酒之作用。蓋酒為興奮之劑，能易人之常性，故往往平時以為不能者，酒後則易之；平時以為不敢者，酒

後則行之；然實憑酒而作，非其素也。文以起下文。 〔六〕業術匡救二句 業，事業。術，學術。匡，正也。言天必付與白

以匡救天下之事業學術也。 〔七〕推義載以輦其正者 言引進正人。 〔八〕峭訥 猶言峭直。峭，謂性情孤僻。

評，直言也。 〔九〕麴蘖 麴，酒母也。蘖，麴也。禮運：禮之於人，猶酒之有蘖也。 〔一〇〕涓潔 潔同潔，涓亦潔也。

〔一一〕妍茂軒騰 妍茂，鮮妍茂盛也。軒騰，有翺翔天表之意。 〔一二〕遼歷 超越也。 〔一三〕尻 有俯視之意。 〔一四〕

巴幽并 即古冀州也，舜時始分為二，今河北、山西及河南、黃河以北皆是。 〔一五〕築 廣雅：刺也。 〔一六〕翳 掩

也。 〔一七〕骨鯁 喻正直也。荀子：君有忠臣，謂之骨鯁。 〔一八〕忠赤 猶言忠心赤膽。 〔一九〕凌雲 喻建業之

高。

祖二疏圖記

漢書疏廣傳：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宣帝時，爲太子太傅。兄子受，字公子，爲少傅。在位五歲，廣謂受，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遂上疏乞骸骨歸。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饗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

王 謫

（唐）字望之，太原人。水部員外郎諱之子。

吳郡顧生，能寫物，筆下狀人神情風度，甚得其態。自江以東，譽爲神妙。有好事者，先賄以良金細帛，必避而不顧，設食精美，亦不爲之謝。乃曰：「主人致殷勤，豈無意邪？何不醉我斗酒，乘其酣逸，當無愛惜。」

乃張素〇座隅，前卽置酒一器。初沈〇思想望，搔首撼頤，忽飲十餘杯，揖主人曰：

「酒興相激，吾將勇於畫矣。」午未及夕，而數幅之上，有帳於京城之外，帳中有筵，筵中

有犧〇罍〇二，壺觥〇其觥〇而疊〇即倍犧壺之數，而樂師差〇於前，樂

有竽瑟，有笙鏞，有缶有筑，有鼓而棘〇若鼓手〇以合奏也。列坐皆冕帶盛

服，有持筭〔一〕主事者，有捧盤就飲者，有憑軾〔二〕徐來者，有目於騎而迴者〔三〕，有仰

吻切武而哈切呼者，有俛首而肅者，有避席而遺簪屨者，有促襟〔四〕而將進者，

——此漢公卿祖二疏也。

主人久視而問曰：『東嚮而坐，即行客也；去國離羣，而容無慘恨，何爲妙？』曰：『二疏之去，乃知足也，非疾時也，非時之不禮也，非危於禍機也，非避於讒口也，非失於權利也。既辭勤於夙夜，而果其優游，故顏間無慘恨之色。』主人歎曰：『既不爲利易己之能，絮也。嗜酒而混俗，何其高也。圖二疏以遺於時，勸也。求其能狀物之情者，孰有勝乎？』

【註釋】〔一〕顧生 酒蕩雜俎：顧生，代宗時人。畫山水甚奇怪，先布絹於地，研調采色，使數十人吹角擊鼓喊叫。

顧子著錦襖錦纏頭，飲酒半醉，取墨汁寫絹上，次寫諸色，以大筆爲峯巒鳥嶼之狀，曲盡其妙。〔二〕素 絹素也。

〔三〕據頤 言搖動面頰也。〔四〕懷嶠 樽同尊。禮器：懷尊疏布（疏）刻爲懷牛之形。〔五〕觥 酒器，容

七升，以兕牛角爲之。〔六〕觥 角曲貌。詩小雅：兕觥其觥。〔七〕壘 壘，酒尊，玉爵。〔八〕差於前 差，參

差不齊也。〔九〕笙簫 笙，樂器，古以瓠爲之。大鐘謂之簫。見爾雅。〔一〇〕缶 瓦器，擊之以節歌。筑，古樂器。

〔一一〕擘 小鼓在大鼓上，擊之以引樂也。周禮：合奏鼓擘。〔一二〕鼓手 手振動也。〔一三〕筭 古計數之具，即

算籌。〔四〕憑軾。軾，車前橫木也。〔傳〕君憑軾而觀之。〔五〕有目於騎句。目字作覩字解。〔六〕吻。口邊也。

也。〔七〕哈。調笑也。〔八〕促襟。釋名：襟，禁也，交於前，所以禁禦風寒也。按促襟者，追束其襟，使便行走耳。

〔九〕優游。安樂貌。〔傳〕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紀鴉鳴

林簡言

〔唐〕字欲訥，福清人。大中間及第，官至漳州刺史。

東渭橋，有賈食於道者。其舍之庭，有槐焉，聳幹舒柯，布葉凝翠，若不與他槐等。其舍既陋，主人獨以槐爲飾。當乎夏日，則孕風貯涼，雖高臺大屋，諒無慚德。是以徂南走北，步者乘者，息肩於斯，稅駕於斯，亦忘舍之陋。

長慶元年，簡言去鄜，得息其下，觀主人德槐之意，亦高臺大室者也。泊二年去夏陽，則槐薪矣。屋既陋，槐且爲薪，遂進他舍，因問其故曰：『某與鄰，俱賈食者也。某以槐故，利兼於鄰，鄰有善作鴉鳴者，每伺宵晦，輒登樹鴉鳴，凡側於樹，若小若大，莫不懷然懼悚，以鬼物之在槐也，不日而至也。又私於巫者，俾於鬼語，槐不去，鴉不息。主人有母老』

且療，切謂介 〔二〕慮禍及母，遂取巫者語，後亦以稀賓致困。〔簡言曰：「假爲鴉鳴，滅樹殃家，甚於真鴉，非聽之誤耶？」然屈平審切九作 諤，非不利於楚也。〕斬向一鴉鳴，而三閭放。〔三〕楊震訐切於 謨，非不利於漢也。樊豐一鴉鳴，而太尉死。〔四〕求之於古，主人亦不爲甚患。

【註釋】 〔一〕東渭橋 在今陝西長安縣東北。 〔二〕孕風貯涼 孕，舍也。貯，藏也。 〔三〕雖高臺大屋二句

言比之高臺大屋，槐足當之無愧。 〔四〕徂 往也。 〔五〕稅駕 史記李斯傳：我未知所稅駕。稅駕，發言解駕休息也。

〔六〕長慶 唐穆宗年號。 〔七〕鄜 唐州，治今陝西鄜縣。 〔八〕觀主人二句 言主人感槐之德，不啻

高堂大屋也。 〔九〕夏陽 唐屬關內道同州，今陝西郿陽縣東。 〔一〇〕伸於鬼語 又囑巫者借鬼語以去槐也。

〔一一〕療 今之肺勞病也。 〔一二〕屈平四句 屈平，楚之宗室，名原，字靈均。襄謬，正直敢言也。三閭，楚官名，職掌

王族屈景昭三姓。平嘗爲之。斬向，楚幸臣。嘗讒屈平，而平因是被放。斬向，一作斬尙，尙向古字通。 〔一三〕楊震四句

震字伯起，華陰人。東漢光武時，官太尉，爲佞人樊豐所讒，飲酖死。訐謨，大謀也。詩大雅：訐謨定命。

阿房宮賦

宮在陝西長安縣西北，秦惠文王築而未成。始皇廣其宮地，恢三百餘里，閣道通驪山。

杜牧

〔唐〕字牧之，京兆萬年人。佑孫，登進士及第，官至史館修撰，遷中書舍人。爲文縱橫爽利，多切經世之務，著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

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鬪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紘，為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鬢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輾轉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綆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鼎鑪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遼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

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鎔，銖銖。

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四。主^三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二之城郭；管絃嘔啞^一，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三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一，函谷舉^二；楚人一炬^五，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一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註釋】 一 六王畢 燕、趙、韓、魏、齊、楚六國，皆亡於秦。 二 蜀山兀 兀，高而上平也。蜀山產材木，今已斲伐殆盡，故山亦覺其平也。

三 隔離天日 此極言宮殿之深邃，不見天日也。 四 驪山 在陝西臨潼縣東南，由驪山北麓，建築伊始，曲折而西，直至咸陽為止。

五 二川溶溶 二川：渭川、樊川也。溶溶，安流貌。 六 廊腰縵迴二句 此言廊之曲折，簷之尖聳也。縵，有緩義。啄，鳥食狀。 七 盤盤囷囷 如盛物之盤，置米之囷，盤不一盤，囷不一囷，呼起下二句。

八 蜂房水渦 渦，旋流也。蜂房承囷囷句，水渦承盤盤句。 九 轟 高聳也。 一〇 落 簷滴也。 一一 複道 宮中架木為複道而朱碧之，其象若虹也。 一二 歌臺暖響二句 指宮妃之寵幸。

一三 歌臺暖響二句 指宮妃之寵幸。

者言。〔三〕舞殿冷袖二句 指望幸不得者言。〔四〕妃嬪媼媼 六國宮妃也。〔五〕王子皇孫 六國公族也。〔六〕樓殿 指六國言。〔七〕燦燦 光也。〔八〕轆轤 車聲。〔九〕綬立 耐守之意。〔一〇〕遠視 望之久也。〔一一〕幸 天子所至處為幸。〔一二〕三十六年 始皇在位三十六年，彼望幸者，尚終身不得見也。〔一三〕取掠其人 言六國之珍寶，亦自剽掠來也。〔一四〕鼎鑄玉石二句 鑄，釜屬，謂視鼎如鑄，玉如石，金如土塊，珠如瓦礫也。礫，小石也。〔一五〕遷延 旁行連延貌，此言棄擲之連延也。〔一六〕輜銖 八兩為鎰，十鎰為銖，為銖。〔一七〕磳磳 如石之森立也。〔一八〕庾 倉也。〔一九〕九土 九州也。〔二〇〕嘽嘽 歌聲。〔二一〕獨夫 指始皇。〔二二〕戊卒叫 陳勝、吳廣，二世時遣戍漁陽，因失期，遂反。諸郡縣苦秦暴虐，皆殺其長吏應之。〔二三〕函谷舉 漢高祖破函谷關，秦王子嬰降。〔二四〕楚人一炬 項羽入咸陽，收其珍寶婦女，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二五〕銜戒也。

歐陽生哀辭

歐陽生名詹，見李貽孫歐陽詹文集序。

韓愈

字退之，鄭州南陽人，官吏部侍郎。於六經百家靡不通貫，文為後世宗法。卒諡文，宋道封昌黎伯，有文集。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

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遊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於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

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閩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年十九，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唯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

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巖巖然，其燕私善諱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

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

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友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既爲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於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欣欣兮，常若在傍。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視疾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強。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註釋】 〔一〕常袞 京兆人，建中初，爲福建觀察使。 〔二〕合則兩忘其所趨 言所至之處若忘也。 〔三〕巖

巖然 巖，識也。詩大雅：克岐克巖，（箋）其貌巖巖然有所識別也。 〔四〕切深喜往復 言文之切深，而又說理詳

盡也。 〔五〕徐州從事 時愈爲徐州節度推官。 〔六〕朝正 朝覲曰朝正，謂朝而受其政教也。左傳：昔諸侯朝

正於王。 〔七〕監有獄 監，即國子監也。新唐書揚州傳：城以諫阻裴延齡爲相，得罪德宗，由諫官下遷國子司業。

生徒斤斤，皆有法度。薛約者，狂而直，言事得罪，謫連州。吏捕迹得之城家，城坐吏於門，引約飲食，步至都外與別。帝惡城黨有罪，出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為吏遮抑，不得上。按文云監有獄，當指此事。只云有得於是，指祿位言。

祭十二郎文

十二郎名老成，公兄韓介之子，韓會之繼子也。建中初，公從會喪歸河陽，遭中原亂，與老成避地江南。

至貞元十九年，老成卒。

韓愈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

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

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

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且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天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之報，何爲而在吾側邪？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

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二七始十歲，吾之子二八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汝去年書云：『比得輓脚病，二九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致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而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三〇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

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三一然後惟其所願。

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三二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

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以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

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尙饗。

【註釋】 一 建中 疑是僕名。 二 時羞 及時之羞餽也。 三 怙 恃也。詩小雅：無父何怙。 四 兄嫂

兄，韓會嫂，鄭氏，即十二郎之繼父母。 五 兄歿南方 大曆十二年五月，起居舍人韓會，坐宰相元載黨，貶歸

州刺史，尋卒。 六 河陽 春秋地名，今河南孟縣，有河陽故城。 七 就食江南 建中二年，中原多故，公避地

江左，家於宣州。宣州，今安徽宣城縣。 八 三兄 按：公年譜只有二兄，長名會，次名介，三字恐誤。 九 始來

京城 貞元二年，公自宣州遊京師。 一〇 董丞相 貞元十三年，董晉帥汴州。 一一 孳 妻子也。 一二 佐戎

徐州 武寧節度使張建封，辟公爲徐州節度推官。 一三 罷去 十六年五月，張建封卒，公西歸洛陽。 一四 東

西 東指徐州，西指河陽。 一五 孟東野 孟郊字東野，性孤僻寡合，韓愈引爲忘形之交。鄭餘慶、鎮興元，奏爲從

事，辟書下而卒。 一六 耿蘭 家人名。 一七 汝之子 老成二子：曰湘，曰滂。滂以季子出繼，湘登長慶三年進士

第。 一八 吾善之子 公子昶，長慶四年登進士第。 一九 輓脚病 病時脚輓浮腫。江南卑溼地，常有此病。 二〇

不知當言月日 言歌蘭之報，所以無月日者，由其不知報告書之體，當具月日以報也。 二一 兆 墓地。 二二

窆 下棺也。〔三〕頃 田百畝為頃。〔四〕伊穎 伊水出河南盧氏縣東南閼頰嶺，穎水出河南登封縣西境。

穎谷，伊穎之上，公之故鄉也。

雲母泉詩序

雲母泉在湖南華容縣東四十里，味甘而流長，地產雲母石。風土記云：墨山南有大雲寺，寺倚松嶺之下。

有雲母泉，自泉以東，引流入渠，周遍於庭，大旱不絕。

李華

（唐）字遐叔，贊皇人。中博學宏詞科，官至吏部員外郎。嘗劾宰相楊國忠如蠶橫暴無狀，自是州郡肅然，有

李遐叔文集四卷。

洞庭湖〔一〕西玄石山，〔二〕俗謂之墨山，山南有佛寺，寺倚松嶺，松嶺下有雲母泉，一泉

出石，引流分渠，周遍庭宇，發源如乳，渾〔三〕末派〔四〕如淳漿，〔五〕烹茶浙蒸，〔六〕灌園漱〔七〕齒，皆

用之。大浸〔八〕不盈，大旱不耗。自墨山西北至石門，〔九〕東南至東陵，〔十〕廣輪〔十一〕二十里，

盡生雲母。〔十二〕牆階道路，烟烟〔十三〕如列星，井泉溪澗，色皆純白。鄉人多壽考，無癬痂疥。〔十四〕

搔〔十五〕之疾，華深樂之。

潁川陳公，天寶〔十六〕中，與華同為諫官。公性與道合，忽於權利，方掛冠投簪，〔十七〕顧華

以名山之契。〔一〕乾元〔二〕初，公貶清江〔三〕丞，移武陵〔四〕丞，華貶杭州司功，〔五〕恩復左補闕。〔六〕上元〔七〕中，俱奉詔徵，公自清江至武陵，道路多虞，〔八〕制書不至。華沂〔九〕江而西，次于岳陽，〔十〕江山延望，日夕相顧屬。〔十一〕思與高賢共飲雲母之泉，躬耕墨山下，敢違朝命，以徇私欲。

秋風露寒，洞庭微波，一聞猿聲，不覺涕下；況支離〔一〕多病，年甫始衰，願餌藥扶壽，以究無生之學。〔二〕事乖志負，火蒸〔三〕予心，寄懷此篇，亦以書公之志也。

【註釋】〔一〕洞庭湖 在湖南境，長二百里，廣百里。〔二〕支石山 在華容縣東四十里，與石門山相連，楚辭

所謂馳余車於支石是也。〔三〕漣 乳汁也。〔四〕末派 分流曰派。末派，下游也。〔五〕淳漿 清漿也。〔六〕

浙蒸 〔孟子〕孔子之去齊，接浙而行。註：浙，先歷反，漬米水也。蒸，火氣上行也。詩疏：炊之于甑，饜而蒸之，通蒸。〔七〕

大浸 大水也。本莊子。〔八〕石門 在華容縣東三十里，一名仙廬山。山有七峯，巖石壁立如門。〔九〕東陵

地名。書禹貢：過九江至於東陵。地志：巴陵有道士洲。即古之東陵，在今湖南岳陽縣。〔十〕廣輪 地形縱橫也。淵

禮地官註：東西爲廣，南北爲輪。〔十一〕雲母 石名，裂紋完全，譬之片片如紙，性柔有彈力，折之至有痕而不斷，色

有白、黑、紅三種。〔一〕烟烟 明也。〔二〕癩癩疥搔 癩，腹有積聚而成塊也。癩，久病也。疥，瘡發於皮膚之一種。

搔，手爬也。〇〇天寶 唐玄宗年號。〇〇掛冠投簪 謂致仕而歸隱也。後漢書：王莽殺其子宇，逢萌曰：三綱

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簪，所以固冠者。〇〇名山之契句 精神相合曰契。顧有

引義。後漢書黨錮傳：郭林宗范滂等為八顧，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言以名山之契引我也。〇〇乾元 唐肅宗

年號。〇〇清江 唐江南道施州治，今湖北恩施縣。〇〇武陵 唐山南道朗州治，今湖南常德縣。〇〇華

貶杭州司功 唐書本傳：安祿山反，華母在鄴，欲間行，輦母以逃，為盜所得，僞署鳳閣舍人。賊平，貶杭州司戶參軍。

唐制，州府佐吏，自錄事參軍外，有司功、司倉、司戶、司兵、司法、司士六參軍。按在府為曹，在州為司。杭州，唐屬江南道，

今浙江杭縣、臨安、富陽、餘杭、於潛等縣。〇〇恩復左補闕 唐書本傳：華自傷踐危亂，不能完節，又不能安親，欲

終養而母亡，遂屏居江南。上元中，以左補闕司封員外郎召之，稱疾不拜。按：唐垂拱中，置左右補闕，掌供奉諷諫。

〇〇上元 乾元三年庚子，改上元元年。〇〇多虞 言多不測之事。〇〇西泝 逆流而上也。〇〇岳陽

今湖南岳陽縣治。〇〇顧屬 顧，瞻顧也。屬，注目也。按：句言日夕瞻望陳公也。〇〇支離 殘缺貌。〇〇無

生之學 釋家有不生不滅之言，大旨言看破一切，生死若一也。〇〇燕 燒也。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_〇乎，平沙無垠，_〇不見人。河水縈帶，_〇羣山糾紛，_〇黯兮慘悴，風悲日
曛，_〇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鋌_〇亡羣。亭長_〇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_〇
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欺漢欺，將近代欺！

吾聞夫齊魏徭_〇戍，_〇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_〇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
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_〇膺臆_〇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_〇斃，_〇無世無
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_〇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_〇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_〇而
莫爲！

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_〇主將驕敵，_〇期門_〇受戰；野豎旄旗，
川迴組練；_〇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_〇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_〇山川震
眩；聲析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_〇冽_〇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鷺鳥休巢，
_〇征馬踟躕；_〇繒纒_〇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剪
屠；徑_〇截輜_〇重，_〇橫攻士卒，都尉_〇新降，將軍復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

〔三〇〕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絃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
 蹙。〔三一〕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磧，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
 〔三二〕魂魄結兮天沈沈，〔三三〕鬼神聚兮雲霧霧，〔三四〕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
 慘目，有如是耶！

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三五〕漢傾天下，財殫力瘁，〔三六〕任
 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三七〕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三八〕飲至策勳，和樂且
 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三九〕秦起長城，竟海爲關，〔四〇〕荼毒〔四一〕生靈，萬里朱殷。〔四二〕漢
 擊匈奴，雖得陰山，〔四三〕枕骸〔四四〕遍野，功不補患。〔四五〕

蒼蒼蒸民，〔四六〕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
 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四七〕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四八〕睛睛〔四九〕心目，
 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五〇〕人
 其流離。

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之奈何，守〔五一〕在四夷，〔五二〕

【註釋】 〔一〕浩浩 廣大貌。 〔二〕垠 際也。 〔三〕食 遠也。 〔四〕縈帶 言縈繞如帶也。 〔五〕糾紛

雜亂也。 〔六〕曠 日無光也。 〔七〕鋌 疾走貌。 〔八〕亭長 古者十里一亭，亭有長，主行客停留頓宿者。

〔九〕徭戍 徭役也。戍，守也。 〔一〇〕膈臆 抑鬱之甚，氣不得泄也。 〔一一〕耗敦 耗，損也。敦，敗也。 〔一二〕戎夏不

抗王師 言天子之師，有征無戰，為戎為夏，均不敢抗拒也。 〔一三〕奇兵 兵法曰：出奇制勝。 〔一四〕迂闊 史記

孟子傳：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闕於事情。按：迂，曲也。闊，遠也。 〔一五〕北風振漠二句 漠，沙漠之地。

伺，偵候也。北風振漠之時，匈奴草長馬肥，伺有所便，往往入寇。 〔一六〕主將驕敵 史記項羽本紀：項梁曰：「將驕

而卒惰者敗。」 〔一七〕期門 西都賦：期門伏飛。今之禁衛軍也。 〔一八〕川迴組練 組，組甲，漆成組文。練，練袍，皆

戰衣也。川迴云者，沿岸皆帶甲士也。 〔一九〕鏃 箭頭也。 〔二〇〕搏 擊也。 〔二一〕凜冽 寒也。 〔二二〕休巢 休

於巢中不出也。 〔二三〕踟躕 不進貌。 〔二四〕繪纒 繪，帛也。纒，綿也。此言兵士之所衣者。 〔二五〕徑 直也。 〔二

六〕輜重 輜，衣車。重，謂載重。一切行軍所需，悉以此車載之也。 〔二七〕都尉 官名，漢時不盡屬武官。至三國時，

則專屬武官，如建忠都尉，揚武都尉之類。 〔二八〕長城 戰國時，燕、趙、秦三國，各因北邊山險，築長城以備胡，秦始

皇滅六國，乃首尾聯綴之，起臨洮，迄遼東。窟，穴也。 〔二九〕燈 接近也。 〔三〇〕浙浙 風聲也。 〔三一〕沈沈 昏暗

也。 〔三二〕羣繁 覆也。 〔三三〕牧用趙卒四句 史記李牧傳：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約戰

士寇入毋戰，但退守，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戰。於是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按林胡等均匈奴種名。襜褕，處占切，橙音藍。〔四〕漢傾天下二句 指漢武帝也。武帝窮兵黷武，勞師糜餉，卒至天下騷然，財力交困。

彈盡也。痛病也。〔五〕吾周逐獯豸四句 獯豸，即秦漢時匈奴也。詩小雅六月篇：薄伐獯豸，至於太原。咏周宣王出征也。太原，今山西太原縣。又出車篇：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六〕飲至策勳四句 飲至，言功成而歸，勞以飲食也。策勳，謂書其功勳於策也。穆穆，容止美盛也。棣棣，閑習貌。〔七〕竟海爲關 海，指渤海，盡海之岸而設關也。〔八〕

凸茶毒 書湯誥：弗忍荼毒。傳：荼，苦也。按本苦菜名。〔九〕凸朱殷 殷，赤黑色。左傳：左輪朱殷。杜注：血色久則殷。

〔一〇〕陰山 在綏遠省，橫障漠北，起寧夏賀蘭山，當河套北，互爲喇特歸化城之境，蜿蜒而東，隨地易名，蓋數千里。地學家謂之陰山山脈。〔一一〕枕骸 謂屍骸相枕藉也。〔一二〕蒼蒼蒸民 書益稷：至於海隅蒼生。傳：蒼蒼然生草木。蒸民，衆民也。〔一三〕咎 過也。〔一四〕瞶瞶 側目相視貌。〔一五〕必有凶年 老子：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一六〕守 在四夷 左傳：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言王者有德，四夷各爲天子守土，則無戰事矣。

辭容州表

容州，唐屬嶺南道。治普寧，今廣西容縣。

元結

〔唐〕字次山，河南人。後魏之裔。舉天寶進士。肅宗召見，上時議三篇，帝悅之。後歸樊上，著書日昃，始號琦野。

子，繼稱浪士，又曰漫郎。既客樊上，更曰謫叟。晚拜道州刺史，免徭役，收流亡，進授容管經略使。身處極家，綏定諸州，民樂其教，至立石頌德。罷遷京師卒，年五十，著有次山集十二卷，編有蘆中集一卷。

臣結言：

臣伏奉今月二十二日勅，授臣使持節都督容州諸軍事，守容州刺史中丞，充本管經略守捉。使臣聞孝于家者忠于國，以事君者無所隱。臣有至切，不敢不言。臣實一身，奉養老母，醫藥飲食，非臣不喜；臣慙音同違離，則憂悸音同成疾；臣又多疾，近日加劇。前在道州，臣目臣勉臣六歲，實無政理，多是假名，頻請停官，使司臣不許。今臣所屬之州，陷賊歲久，臣頽城古木，遠在炎荒，臣管內諸州，多行竄伏，臣行營野次，向十餘年。臣在臣一身，爲國展效，死當不避，敢憚艱危。但以老母念臣，疾疹音同日久，時方大暑，南逾火山，臣舉家漂泊，寄在湖上，軍車將命，赴於賊庭。臣將就路，老母悲泣，聞者悽悽，臣心可知。臣欲扶持版輿，臣南之合浦，臣則老母氣力，難于遠行；臣欲奮不顧家，則母子之情，禽畜猶有。臣欲久辭老母，則又污辱名教；臣欲便不之官，又恐稽違。臣詔命在臣肝腸，如煎如燭。

昔徐庶心亂，先主不逼；臣令伯陳情，晉武允許；臣君臣國家，萬代爲規。伏惟陛下，

以孝理萬姓，慈育生類。在臣情志，實堪矜愍。

臣每讀前史，見吳起游宦，噓臂不歸；溫嶠奉使，絕裾而去；嘗恨不逢斯人，

使之殊死。臣所以冒犯聖主，乞停今授，待罪私門，長得奉養，供結井稅，臣之懇願。塵黷

天威，不勝惶恐，謹遣某官奉表陳讓以聞。

【註釋】 〔一〕守捉 新唐書兵志：唐初兵之戍邊，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 〔二〕事君無隱

禮檀弓：事君有犯而無隱。 〔三〕悸 驚也。 〔四〕道州 唐屬江南道，今湖南道縣。 〔五〕胆 力所不堪，心

所不欲，而勉強為之，曰胆。 〔六〕使司 使，節度使也。唐時節度使於所統各州，有用人之權。司，吏部也。龍朔元年，

改吏部曰司列。 〔七〕陷賊歲久 代宗大歷時，蠻獠梁崇等煽亂，據容州。六年，容管經略使王翊敗之，獲崇率，

容州平。次山至容，在事平之後，故云。 〔八〕炎荒 謂南方荒遠之地。 〔九〕賓伏 爾雅釋詁：賓，服也。（疏）賓者

懷德而服，伏，屈伏也。左傳：既伏其罪矣。按此，則二字一主懷德，一主畏威。 〔一〇〕行營 師止曰次，言行營在

野，不自今始，已近十餘年矣。 〔一一〕疹 疾也。 〔一二〕火山 神異經：南荒之外有火山，此言嶺南之炎熱也。 〔一三〕

版輿 車也，謂居賦：太夫人乃御版輿，升輕軒。 〔一四〕合浦 漢平南越，置合浦郡，治今廣東海康縣。 〔一五〕稽

稽，留滯也。 〔一六〕徐庶 二句 徐庶母為曹操所得，庶謂先主曰：本與將軍共圖大業，今方寸亂矣。先主因聽

庶歸據。〔七〕令伯二句。晉武帝召李密爲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老，上表陳情。按令伯，李密字也。〔八〕凸替憐惜也。〔九〕凸吳起二句。噓，響也。史記：吳起去膺，與母決，噓臂盟曰：不爲將相，終不歸。遂事曾子。頃之母死，起不歸。曾子遂與起絕。〔一〇〕溫嶠二句。溫嶠欲爲劉琨將命江左，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一一〕殊死殊，斷也。絕也。言斷絕其身體，使之死也。

與博昌父老書

博昌縣，唐屬河東道青州，今山東博昌縣南二十里。

駱賓王

（唐）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工文章，爲初唐四傑之一。武后時，爲臨海丞，棄官去。徐敬業起兵討武后，賓王爲作檄文。武后讀之，懼然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亡命去，不知所之。有駱臨海集十卷。

月日，駱賓王致書於博昌父老等，承並無恙，幸甚幸甚！

雲雨俄別，封壤異鄉，春落青山，載勞延想，秋天白露，幾變光陰。古人云：『別易會難。』不其然也。自解攜襟袖，一十五年，交臂存亡，略無半在。張學士云：『從朝露，辟閭公，倏掩夜臺。故吏門人，多遊蒿里。昔年宿德，但見松邱。』嗚呼！泉壤殊途，幽明永隔，人理危促，天道奚言？感今懷舊，不覺涕之無從也。過際

不留，藏舟難固；〔一七〕追維逝者，〔一八〕浮生幾何？哀緣物興，事因情感。雖蒙莊一指，〔一九〕殆先覺於勞生；〔二〇〕秦佚〔二一〕三號，〔二二〕詎忘情於怛〔二三〕化？〔二四〕啜其泣矣，〔二五〕尙何云哉？

又聞移縣就樂安故城，〔二六〕廡宇邑居，咸徙其地；里閭〔二七〕阡陌，徒有其名。荒徑

三秋，蔓草滋於舊館；頽墉〔二八〕四望，拱木〔二九〕多於故人。嗟乎！仙鶴來歸，遼東之城郭猶是；

靈鳥代謝，〔三〇〕漢南之陵谷已非。〔三一〕昔吾先君，出宰斯邑，清芬〔三二〕雖遠，遺愛〔三三〕

猶存；延首城池，何心天地？雖則山河四塞，〔三四〕是稱無棣〔三五〕之墟；松檟〔三六〕千秋，有切惟

桑〔三七〕之里。故每懷夙昔，尙想經過；干役〔三八〕不遑，〔三九〕願言徒擁。〔四〇〕

今西成〔四一〕有歲，東戶〔四二〕無爲，野老清談，怡然自得；田家濁酒，樂以忘憂。故可洽〔四三〕

賞當年，〔四四〕相歡卒歲；〔四五〕寧復惠存舊好，追思昔遊。所恨企予望之，經途密邇，〔四六〕佇

中衢〔四七〕而空軫，〔四八〕巾〔四九〕下澤〔五〇〕而莫因；風月虛心，形留神送；山川在目，室邇

人遐。〔五一〕以此懷勞，增其嘆息。情不遺舊，書何盡言！

【註釋】〔一〕承並無恙。恙，風俗通曰：恙蟲能食人心。古者草居，多被此毒，故相問勞曰無恙，按此句猶云承天之恩，已及父老，並無恙也。〔二〕雲雨以喻離別。〔三〕封壤。謝朓詩：別後能相思，何嗟異封壤。〔四〕春渚

南史謝朓傳：「惟待清江可望，候歸艤於春渚。」按：向當指傅昌，故下云載勞延想也。〔五〕別易會難。〔邯鄲淳詩〕

行矣去矣，別易會難。〔六〕解攬襟袖，猶言分襟分袂也。〔七〕交臂。〔莊子〕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按：言

人生相與之暫，速如交臂而已。〔八〕張學士。按：唐書張昌齡傳：昌齡兄昌宗，官至太子舍人修文館學士，與駱

賓王同時，當即是。〔九〕渣。奄忽也。〔一〇〕朝露。漢書蘇武傳：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

〔一一〕辟閭公。辟閭，複姓，其人未詳。按：唐書藝文志有辟閭仁諤，註老子二卷。註：聖曆司禮博士。聖曆為武后年號，

茲云已逝，自非其人。〔一二〕夜臺。墓穴也。〔一三〕蒿里。古今注：薤露蒿里，並喪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

傷之，為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乎蒿里，故有二章。〔一四〕耆年宿德。老年有德

之人。油禮：六十曰耆。〔一五〕松邱。墳墓也。〔一六〕過隙。史記：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一七〕藏舟難固。莊

子大宗師：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此言人生於世，常為造物所

轉移，死生存亡，不能自主耳。〔一八〕逝者。論語：逝者如斯夫，逝，往也。〔一九〕蒙莊一指。莊子齊物論：天地一指，

萬物一馬也。莊子為蒙人，故稱蒙莊。按此視天地如一指也。〔二〇〕勞生。莊子大宗師：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

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二一〕秦佚三號。佚或作失。莊子養生主：老聃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二二〕怛化。莊

子大宗師：無怛化，怛，驚也。化，變化，言死也。〔二三〕啜其泣矣。詩王風句，啜，泣貌。〔二四〕移縣就樂安故城。漢時

博昌，樂安一縣，皆屬千乘郡。晉省樂安縣。唐初復置。武德八年，復省入博昌，移治樂安城。樂安故城，即今博興縣城也。〔三〕吾聞 里門也。〔四〕壙 築土壘壁也。〔五〕拱木 左傳：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言其大可兩手合持也。

〔六〕仙鶴二句 搜神記：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白鶴集柱頭。時有少年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

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家鬻蟻。按：遼東，乃遼河之東，今遼寧東南境。〔七〕

凸靈鳥句 後漢書天文志注：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淮南子：日中有陵鳥。按：此當指日。代，送也。謝，衰也。退也。

〔八〕漢南句 蘇耽歌：鄉原一別，重來事非，甲子不記，陵谷遷移。按：水經注：耽，漢郡縣人，少孤，養母至孝，忽辭母去，

受性應仙，後見耽乘白馬還山中，歌即回山時作也。爾雅：漢南曰荊州，郡縣為漢荊州地，故稱漢南。〔九〕清芬

文賦：誦先人之清芬。〔十〕遺愛 仲尼聞子產死，出涕曰：古之遺愛也。見左傳。〔十一〕山河四塞 漢書項籍傳：

關中阻山河四塞。註：言有山河之險。在四方為蔽塞也。〔十二〕無楸 左傳：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

五侯九伯，女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楸。按：博昌在無楸故墟界內。〔十三〕

積 楸也，其材可為棋局。左傳：伍員曰：樹我莫積。〔十四〕惟桑 喻鄉里也。詩：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按：松楸二句，言

先塋所在，情更切於桑梓也。〔十五〕子役 詩：君子于役，不知其期。〔十六〕遑 暇也。〔十七〕願言徒擁 言徒擁

此虛願也。言語辭。〔十八〕西成 書：平秩西成。〔十九〕東戶 陶潛詩：仰想東戶時，餘糧宿中田。〔二十〕洽 和也。

〔四〕當年 猶言此時。〔四〕卒歲 詩邶風：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按：作此書時，當近歲暮，故云然。〔五〕密邇

近也。左傳：以陳秦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六〕佇 久立也。〔七〕中衢 道中也，四達之道謂之衢。〔

八〕軫 痛念也。楚辭：出國門而軫懷。〔九〕巾 華嚴經音義：引珠藻曰：以衣被車謂之巾。以衣被車者，將駕也。

〔一〇〕下澤 後漢書馬援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註：車人為車，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

也。〔一一〕室邇人遐 晉書宋纖傳：室邇人遐，實勞我心。遐，遠也。

與呂相公書

元 結

某月日，某官某再拜相公閣下：

某嘗見時人不能自守性分，俛仰於傾奪之中，低徊於名利之下，至有傷污毀辱之患，滅身亡家之禍，則欲劇爲之箴，於身；豈願踰性分，取禍辱，而忘自箴者耶？

某性荒浪，無拘限，每不能節酒，與人相見，適在一室，不能無歡於醉；醉歡之中，不能無過。少不學爲吏，長又著書論自適。昔天下太平，不敢絕世業，亦欲求文學之官，職員散冗

某者，爲子孫計耳！自兵興以來，此望亦絕，何哉？某一身奉親，奔走萬里，所望飲啄承歡膝下；今則辱在官，以逾其性分，觸禍辱機兆者，日未無之。某又三世單貧，年過四十，弱子無母，年未十歲，孤生嫁娶者一人。相公視某，敢以身徇名利者乎？有如某者，以身徇名利，齒於奴隸，尚可羞；而況士君子也歟？

某甚愚鈍，又無功勞。自布衣歷官不十月，官至尙書郎，向三歲，官未削，人多相榮；某實自憂。相公忍令某漸至畏懼而死，甚令必受禍辱而已。某前所言，相公似未見信，故藉紙筆煩瀆門下。——某再拜。

【註釋】〔一〕箴 規戒也。〔二〕冗 閑散也。〔三〕日未無之 猶言無日無之。〔四〕齒於奴隸 言與奴隸比，尙可羞也。〔五〕向三歲 猶言近三年也。

上張僕射書

張建封，字本立，荊州人。貞元四年，爲徐州刺史，除泗濠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

韓愈

九月一日，愈再拜。

受牒_二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言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於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_人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_上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

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言實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

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詔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註釋】〔一〕受牒

左傳：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牒，札也。按：公以貞元十五年二月，脫汴州之亂，依建封於徐州。

秋，建封辟爲節度推官，至是供職。

〔二〕抑而行之

抑，逼也，猶言強而行之也。

〔三〕若寬假之四句

謂寬假

其時刻，使不失其自然之天性，加待以禮文，益成就其賢名。

與賈秀才書

孫樵

主藪足下：

曩者樵耳足下聲，憤足下售於時何晚；及目足下五通五十篇，則足下困於上亦宜矣。物之精華，天地所祕惜，故蒙金以砂，錮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溟；夜光之珍，必領驪龍。抉而不知已積，而不知止，不窮制禍，天地讎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廉，其得必多；所取者深，其身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思，坎軻齊魯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揚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結；以活谿碣窮。陳拾遺以感遇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天地其無意乎？

今足下立言必奇，撫切之石意必深，抉精剔華，期到聖人，以此賈於時，鈞榮邀富，猶欲疾其驅而方其輪。若曰爵祿不動於心，窮達與時上下，成一家書，自期不朽，則非樵之所敢知也。

嗚呼！始進患心不苦，及其苦，知者何人？古人抱玉而泣，樵捧足下文，能不濡睫？懼足下自持也淺，且疑其道不固，因歸五通，不得無言。

【註釋】一〇 鋼 固也。 一一 璞 玉之未琢者。 一二 夜光 珠名。 一三 驪龍 莊子：夫千金之珠，必在九

重之淵，而驪龍領下。 一四 橫 藏也。 一五 坎軻 或作坎珂，潦倒不遇也。 一六 馬遷句 李陵降匈奴，同馬

遷極言陵忠，武帝疑遷為陵遊說，下腐刑，乃紬石室金匱之書，作史記。 一七 班固句 固字孟堅，初為蘭臺令，撰

西漢書。永元初，為竇憲參議，憲敗，固坐捕繫，遂死獄中。 一八 揚雄 字子雲，漢成都人，著太玄經法言等。 一九

元結 結字次山，避安祿山亂，隱居潯溪，有潯溪記，潯溪銘，皆手書勒石。按方者為碑，圓者為碣，秦李斯所創。 二〇

陳拾遺 子昂字伯玉，射洪人，善屬文，舉進士，拜麟臺正字，轉右拾遺，聖曆初，解官歸，為縣令，段簡因事收繫，變

憤卒。嘗作感遇詩三十首，王適見之，曰：『是必為海內文宗。』 二一 王勃 字子安，麟德初，以對策授朝散郎，後

渡海，溺水死。有宣尼廟碑，詞甚得體。 二二 玉川子 盧仝，濟源人，號玉川子，好學工詩，嘗作月蝕詩，譏元和逆黨，

韓愈稱其工。 二三 杜甫李白 白字太白，唐隴西人，甫字子美，杜陵人，並工詩。 二四 王江寧 王昌齡，字少伯，

江寧人，以進士第補祕書郎，又中宏詞科，遷水尉，晚節不矜細行，貶龍標尉，以世亂還鄉，為刺史，閻丘曉所害。

二五 不朽 左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二六 抱玉而泣 戰國時，楚有

卞和者，遊於荆山，得璞玉，獻之厲王，以為詐，刖其左足。武王即位，又獻之，以為詐，刖其右足。及文王即位，乃抱璞泣，

王使人問之，曰：臣非悲刖，實玉而題之以石，真玉而名之以詐，所以悲也。 二七 濡睫 濡，溼也。睫，目旁毛也。

貽諸弟砥石命 貽，贈也。砥，磨石也。

舒元興

昔歲吾行吳江_{〇〇}上，得亭長_{〇〇}所貽劍，心知其不莽鹵，_{〇〇}匣藏愛重，未曾褻視。今年秋，在秦，無何發開，見慘翳_{〇〇}積蝕，_{〇〇}僅成死鐵，意慙身將利器，而使其不光明之若此，常緘求淬_{〇〇}磨_{〇〇}之心於胸中。數月後，因過歧山_{〇〇}下，得片石，如淥水_{〇〇}色，長不滿尺，闊厚半之；試以手磨，理甚膩，文甚密。吾意其異石，遂攜入城，問於切磋工。工以爲可爲砥，_{〇〇}吾遂取劍發之。初數日，浮埃薄落，_{〇〇}未見快意，意工者相給，_{〇〇}復就問之。工曰：『此石至細，故不能速利堅鐵，但積漸發之，未一月當見真貌。』歸如其言，果觀變化：蒼慘剝落，若青蛇退鱗，光勁一水，泳涵星斗。_{〇〇}持之切金錢三十枚，皆無聲而斷。愈始得之利數千百倍。吾因歎以爲金剛首五材，_{〇〇}及爲工人鑄爲器，復得首出利物，以質剛銳利，苟慙不砥礪，尙與鐵無以異，況質柔鈍，而又不能砥礪，當化爲糞土耳！又安得與死鐵倫齒耶？此益知人之生於代，苟不病盲聾瘖，則五常之性全，性全則豺狼燕雀，亦云異矣。_{〇〇}而

或公然忘棄礪名砥行之道，反用狂言放情爲事，蒙蒙外埃，積成垢惡，日不覺寤，以至於戕正性，賊天理，生前爲造化剩物，歿復與灰土俱委，此豈不爲辜負日月之光景耶？

吾常觀汝輩趣嚮，爾誠全得天性者，況夙能承順嚴訓，皆解甘心服食古聖人，道知其必非雕缺缺同，二道義，自埋於偷薄之倫者。然吾自干名在京城，兔魄已十九晦矣，二知爾輩懼旨甘不繼，困於薪粟，日丐於他人之門。吾聞此益悲此身，使爾輩承順供養至此，亦益憂爾輩爲窮窶而斯須忘其節，爲苟得眩惑而容易徇於人，爲投刺牽役而造次惰其業。日夜憶念，心力全耗，且欲書此爲戒。

又慮爾輩年未甚長成，不深諗解。今會鄆騎歸去，遂寘石於書函中，乃筆用砥之功，以寓往意。欲爾輩定持剛質，晝夜淬礪，使塵埃不得閉髮而入，爲吾守固窮之節，慎臨財之苟，積習肄之業，上不貽庭闈憂，次不貽手足病，下不貽心意媿。欲三者不貽，祇在爾砥之而已，不關他人。若砥之不已，二則嚮之所謂切金涵星之用，又甚瑣屑，安足以諭之。然吾固欲爾輩常置砥於左右，造次顛沛，二必於是思之，亦古人韋絃二銘座二之義也。因書爲砥石命，以儆爾輩，兼刻辭於其側曰：『劍之鏗，二砥之而光；人之名，砥之而揚。砥乎』

砥乎！爲吾之師乎！仲兮季兮！無墜吾命乎！』

【註釋】 〔一〕吳江 今江蘇有吳江縣。文當指此。 〔二〕亭長 古者十里一亭。亭長者，主亭吏也。亭，謂停頓留

宿之館。 〔三〕莽鹵 輕脫苟且也。莊子則陽篇：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按此似作惡劣解。 〔四〕慘

慘，不發舒貌。翳，障也。 〔五〕蝕 壞也。 〔六〕淬磨 劍燒而入水曰淬。磨，磨礪也。 〔七〕岐山 在今陝西岐

山縣。 〔八〕淶水 清水也。張衡東京賦：淶水淡淡。 〔九〕砥 磨石也。 〔一〇〕薄落 稍落也。 〔一一〕給 欺誑

也。 〔一二〕光勁二句 晉書張華傳：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華以問雷煥。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

耳。』華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即補煥爲豐

城令。煥到縣，掘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

取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燄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 〔一三〕五材 金木水火土也。左

傳：天生五材，民並用之。 〔一四〕五常三句 言人能全五常之性，斯與禽獸異矣。 〔一五〕雕歌 剝損也。 〔一六〕兔

魄句 古相傳日中有鳥，月中有兔，句猶言經十九月也。 〔一七〕若砥之不已 言功進益深，見解自別，則我所云

切金添星之訓，覺得瑣屑，不足爲訓諭之資也。 〔一八〕造次顛沛 論語里仁篇：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次，急

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 〔一九〕章絃 韓非子：西門豹性急，故佩章以自緩；董安于性緩，故佩絃以自急。

舊唐書李德裕傳：德裕獻丹晨箴六首，帝手答曰：「置之坐隅，可比章絃之益。」
崔子玉有座右銘。

〔三〕鏢 劍端也。

與段校理書

劉巖夫

（唐）字子耕，河南伊闕人。刑部侍郎伯芻子。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搖舌於口，誰不言仁誼哉？清濁相渾，真僞難辨。今雖有提其肺腸以呈衆，某必笑而不諒，此亦不足怪也。蓋僞者繁而真者寡，況憑區區文字，而能取信於人邪？所以某蘊蓄斯久，不敢輕奮，抑爲此也。今幸因執事稍垂盼矚，以不倫衆輩，故得肆陳其愚，惟賜詳之！

某七歲受教誨，始學箕裘，
〔一〕迄今十六，不見成熟。性本慵惰，強之惟艱，不能勩力。
〔二〕盡瘁，服勤先聖。然常謂男子生而懸弧，
〔三〕示有事於四方，固不得與兒女曹並列，依違以沒世。每欲奮躬，
〔四〕埃壘，
〔五〕破開濤浪，
〔六〕聳翼雲漢，垂名竹帛，
〔七〕謂舒腕可取耳。殊不知世道隘局，九重阻深，不可也。又欲藏器，
〔八〕弛，
〔九〕用，洗滌他腸，
〔十〕味且調甘旨，
〔十一〕入夜吟

編簡；索聖賢意，探情性源；白雲霏空，〔一〕虛舟汎波；〔二〕塵機〔三〕不張，語默自任；混混然
〔四〕得全其愚，爲唐一閑人。而家世清風，祇承嚴訓，〔五〕不可也。又欲掉長舌，〔六〕於公卿
間，遽〔七〕蔭〔八〕戚施，〔九〕以媚於人；拱立下流，阿旨從衆；善者曰善，不善者亦曰善；巧言如流，
俛躬處休，〔一〇〕而愚僻已慣，矯之惟病，不可也。——三者之惑，心不可屈，志不可諾，歧路難
期，歲月易老；踐履之道，偃〔一一〕然〔一二〕自迷。

執事濯纓清流，〔一三〕敏古多識，〔一四〕試與指其要路，將鞭楚〔一五〕以趨之。——某再拜。

【註釋】〔一〕箕裘禮學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父兄能柔合金鐵，以補破器；撓屈幹角，以

成其弓；則子弟亦能補緘皮裘，取柳成箕也。此言性質相近，克承父業也。〔二〕勦力并力也；書：聿求元聖，與之

勦力。〔三〕懸弧禮內則：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四〕奮靡有超脫之意。〔五〕埃壙班固西都賦：軼埃

壙之混濁。埃，塵埃也。壙，塵合也。〔六〕破開濤浪南史宗憲傳：憲年少，叔父問所志。憲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

浪。」〔七〕垂名竹帛後漢書鄧禹傳：垂功名於竹帛。〔八〕九重楚辭：君之門兮九重。〔九〕藏器易：君

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一〇〕弛放也，解也，言解放不用也。〔一一〕他賜漢書衛綰傳：上以爲廉，忠實無他賜。

〔一二〕昧且調甘旨謂夜向晨也。〔一三〕鄭風：士曰昧且調甘旨，指事親言。〔一四〕白雲霏空喻其閒放也。〔一五〕

虛舟汎波 喻其自然也。陶潛詩：虛舟縱逸棹。汎浮貌。詩：汎彼柏舟。〔五〕塵機（按）佛家以眼、耳、口、鼻、舌、心意

爲六根之塵。機，機心也。莊子：天地篇：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六〕浸湜然 持正貌。〔七〕家世清風 祇承嚴訓

言家貧須得祿而養，嚴訓以用世爲勉也。〔八〕長舌 詩：大雅：婦有長舌。按：箋云：喻多言。〔九〕葉蔭戚施 蔭

蔭一作蔭蔭。詩：衛風：燕婉之求，蔭蔭不鮮。〔又〕得此戚施。按：正義曰：「二者本人疾之名。」晉語云：「蔭蔭不可使

俯，戚施不可使仰。」是也。但人口柔者，必仰面觀人之顏色以爲辭，故名曰蔭蔭；面柔者必低首下人，媚以容色，故

名曰戚施。〔一〇〕巧言如流 俾躬處休二句 見詩：小雅：節南山之什。休，安也。亂世之言，以順從爲上，柔滑者常從

安也。〔一一〕偃然 無見貌。禮：仲尼燕居：譬猶瞽之無相與，偃偃乎其何之。〔一二〕濯纓清流 孟子：滄浪之水清

兮，可以濯我纓。〔一三〕鞭蹇 謂鞭策跛蹇以從之也。

新城遊北山記

新城，宋縣，今浙江新登縣。北山，卽三貝山，亦名貝多山，俗呼官山，在縣北三十里。

晁補之

（宋）字無咎，鉅野人。才氣飄逸，嗜學不倦，蘇軾稱其博辨雋偉。舉進士，以禮部郎中知泗州。著有雞肋集七

十卷。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

者如幢，〔一〕立者如人，臥者如蚪。〔二〕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三〕伏見，墮石井，鏘然〔四〕而鳴。松間藤數十尺，蜿蜒〔五〕如大蛇。其上有烏，黑如鴝〔六〕，赤冠長喙，俛而啄，磔〔七〕然有聲。稍西一峯高絕，有蹊〔八〕介然，僅可步。繫馬石嘴，相扶攜而上，篁〔九〕篠〔一〇〕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愕〔一一〕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爲欄楯，如蝸〔一二〕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值，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莫，皆宿。

於時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窗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閒梅棕〔一三〕森然，如鬼魅〔一四〕離立〔一五〕突鬢〔一六〕之狀，二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事也。

【註釋】〔一〕幢 旌旗之屬。〔二〕蚪 龍子有角者。見說文。〔三〕沮洳 下濕之地。〔四〕鏘然 聆之似金聲也。〔五〕蜿蜒 即八哥。幽明錄：五月五日，翦其舌端，使囀，教令學語，能人言。〔六〕磔 裂也。此特狀其聲。

〔七〕蹊 徑道也。〔八〕介然 狹小之貌。〔九〕石嘴 石有孔竅，可以繫馬者。〔一〇〕篁 竹叢也。〔一一〕

篠 細竹也。〔一二〕如四五里 如者，約計之也。〔一三〕蹠 步之輕而捷也。〔一四〕愕 驚遽貌。〔一五〕欄楯

闌干也。縱曰欄，橫曰楯。〔一六〕蝸 蝸牛也。蝸鼠行不直正，形容其房屋曲折。〔一七〕門牖相值 牖，穿壁之窗也。

相值，門與窗之密接也。〔一八〕凸颯 風聲也。宋玉風賦：有風颯然而至。〔一九〕鈴鐸 均以金爲之，掛諸簷角者。

〔二〇〕且莫 將暮也。〔二一〕棕 根部有毛，可製繩帶之類。〔二二〕魅 魑魅也，木石之怪。〔二三〕離立 禮記曲

禮：離坐離立。離，兩也，兩相麗謂之立。〔二四〕突鬚 突出貌。詩經：「突而弁兮。」鬚，耳際之髮也。

木假山記

木經水所激射，蟲所齧食，其狀若山，故曰木假山，明允買於豎叟，而爲之記。

蘇洵

〔宋〕字明允，號老泉，眉州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仁宗時，與二子軾、轍至京師，名勳一時，號三蘇，兩

以洵爲老蘇，有嘉祐集十六卷行世。

木之生，或蘖，果而殤，言或拱，言而天。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風之所拔，水

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所材，言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沈汨

沒於湍，言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激射齧，果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

疆之以爲山，然後可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潰，注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之所見，而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

余家有三峯，余每思之，則恐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之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於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余愛之，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

余見中峯魁岸踞肆，注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削，注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注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註釋】〔一〕蘖 芽之旁出者也。〔二〕殤 短折不成曰殤。〔三〕拱 兩手合持曰拱。左傳僖三十二年：爾

墓之木拱矣。〔四〕爲人所材 言人以其材爲可用也。〔五〕湍 急流也。〔六〕潰 水崖也。〔七〕魁岸踞

肆 魁岸，高大貌。踞，肆放也。恣也。踞肆，有居高臨下之意象。〔八〕莊栗刻削 莊，莊敬也。栗，戒懼也。刻削，有

峻厲之意象。下文故云不可犯也。〔九〕岌然 高貌。

滄浪亭記

亭在今江蘇吳縣城內郡學之南。

蘇舜欽

（宋）字子美，梓州銅山人。少有大志，好爲古文。弱冠上書，極言時政。范仲淹薦其才，召試，爲集賢校理。後去

官，寓吳中。有蘇學士集十六卷。

予以罪廢，〔一〕無所歸，扁舟南遊，旅於吳中，〔二〕始僦舍以處。時盛夏蒸燠，〔三〕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闢之地，以舒所懷，不可得也。

一日過郡學，〔四〕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趨東數百步，有棄地，縱廣函五六十尋，〔五〕三面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闢，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六〕訪諸舊老，云：『錢氏有國，近戚孫承祐之池館也。』坳隆勝執，〔七〕遺意尙存。予愛而裴回，遂以錢四萬得之，構亭北碕，號滄浪焉。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幹，光影會合於軒戶之間，尤與風月爲相宜。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洒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汨汨，榮辱之場，日與畜銖，利害相磨戛，

指 〇〇 隔此真趣，不亦鄙哉！

噫！人固動物耳！情橫於內而性伏，必外寓於物而後遣；寓久則溺，以爲當然，非勝是而易之，則悲而不開。〇〇 唯仕宦溺人爲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於死者多矣，是未知所以自勝之道。予既廢而獲斯境，安於沖曠，不與衆驅，因之復能於內外失得之原，沃然〇〇 有得，笑閱〇〇 萬古，尙未能忘其所寓日，用是以爲勝焉。〇〇

【註釋】 〇〇 罪廢 朱子曰：子美爲杜祁公壻。杜是時爲相，濂爲館職，兼進奏院。每歲院中賽神，例賣故紙錢爲飲宴之費，濂承例賣故紙，因出已錢爲助，請館閣中諸名士，而分院流品，非其侶者，皆不得與。於是盡招兩軍妓女，作樂欄飲爲傲歌，王勝之益柔，曰：『欵倒太極遺帝扶，周公孔子驅爲奴。』王拱辰輩，專探伺伊闕，才聞此句，卽以白上。仁宗大怒，卽令中官捕捉諸人，皆已散走逃匿，城中喧然。於是韓魏公言於上曰：『陛下卽位以來，未嘗爲此等事，一旦遽如此，驚駭天下觀聽。』仁宗怒少解，而館閣之士，罷逐一空，故時有「一網打盡」之語。杜公亦罷相，子美除名爲民，永不敘復。子美居湖州，有詩曰：『不及雞竿下坐人。』言不得比罪人，引赦免放也。 〇〇 吳中卽今吳縣。 〇〇 傲 貸也。 〇〇 蒸煖 煖，暑也。 〇〇 郡學 卽舊時蘇州府學宮。 〇〇 縱廣函五十六尋 八尺曰尋。縱指直而言，廣指橫而言。函，同涵，包涵也。 〇〇 杠 小橋也。 〇〇 虧蔽 虧，缺也。蔽，蔭也。言林

木之或缺或滿也。

〔凸〕錢氏

吳越王錢鏐也。

至宋太祖時，嗣位名俶者，納土入朝，國亡。

〔凹〕孫承祐

錢塘

人忠懿王俶納其女兒為妃，因擢處要職。

〔凹〕塢隆勝執

塢，窠下也。隆，高也。勝執，形勝之勢。

〔凹〕裴回

與

徘徊同。

〔凹〕筭

曲岸也。

〔凹〕榜

進船也。

〔凹〕幅巾

後漢鮑永傳：「永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

客百餘人詣河內。」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

〔凹〕汨汨

浮沈也。

〔凹〕鑄銖

六銖為鎰，二十四銖為兩。言

小利也。

〔凹〕憂

擊之輕者。

〔凹〕凸

情不觸物，則不發，而性亦不露。故假外物以遺之。既陷溺於外物，則昔以為非者，今且以為是，習非勝是，而忽移易之，故悲苦而不能自遣。

〔凹〕沃然

猶昭然也。

笑閱

閱，悉也。是旁觀口氣。

〔凹〕結末二句

大意言游觀之事，未能忘情，故以滄浪為勝焉。

武夷精舍記

武夷，山名，在福建崇安縣南三十里，仙霞山脈之起頂也。相傳彭祖隱居此山，有子二人，曰武曰夷，繼之，故

名武夷。又云昔有仙人武夷君居此，故名。精舍遺址，今建朱紫陽祠，在武夷五曲隱屏山下。

韓元吉

〔宋〕字無咎，潁川人。紹興間，知建陽縣，遷守建州。表率增莊，廣設學校，官至吏部尚書。著有南澗甲乙藁二

武夷山在閩粵，直北，其山勢雄深盤礴，自漢以來，見于祀事。閩之諸山，皆後

出也。其峯之最大者，豐上而斂下，歸然若巨人之戴弁，緣隙磴，可望而不可登，世傳避秦而仙者，蛻骨在焉。谿出其下，絕壁高峻，皆數十丈，崖側巨石林立，磊落奇秀。好事者一日不能盡，則臥小舟杭，谿而上，號爲九曲，以左右顧視。至其地平衍，景物環會，必爲之停舟曳杖，徙倚而不忍去。

山故多王孫，鳥則白鷗，鷗和鳴，聞人聲或磔磔，集崖上，散漫飛走，而無驚懼之態。水流有聲，其深處可泳。草木四時敷華，道士卽谿之窮，僅爲一廬，以待游者之食息，往往酌酒未半，已迫曛暮，而不可留矣。山距驛道纔一二里許，逆旅遙望，不憚僕夫馬足之勞。幸而至老氏之宮，宿焉。明日始能裹飯命舟，而谿之長，復倍於驛道之遠。促促而來，遽遽而歸，前後踵相屬也。余舊家閩中，爲宦於建安，蓋亦遽歸之一耳。

吾友朱元晦，居於五天山，在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外圃，暇則游焉，與其門生弟子挾書而誦，取古詩三百篇及楚人之詞，哦而歌之，得酒嘯詠，留必數日。蓋山中之樂，悉爲元晦之私也。余每媿焉。淳熙之十年，元晦旣辭使節於江東，遂賦詞

官之祿，〔三〕則又曰：『吾今營其地，果盡有山中之樂矣。』蓋其游益數，而于其谿五折，負大石屏，〔三〕規之以為精舍，取道士之廬猶半也。誅鋤草茅，僅得數畝，面勢清幽，奇木佳石，拱揖映帶，若陰相而遺我者。使弟子具畚〔三〕鍤〔三〕，集瓦竹，相率成之。元晦躬畫其處，中以為堂，〔三〕以為齋，高以為亭，密以為室。講書肄業，琴歌酒賦，莫不在是。余聞之，恍然如寐而醒，醒而後，隱隱猶記其地之美也。且曰：『其為我記之。』

夫元晦儒者也，方以學行其鄉，善其徒，非若畸人〔三〕隱士，遯藏山谷，服氣茹芝，以慕夫道家者流也。然秦漢以來，道之不明久矣，吾夫子所謂志于道，〔三〕亦何事哉！夫子聖人也，其步與趨莫不有則，至于登泰山之顛，而誦言于舞雩〔三〕之下，未嘗不游，胸中蓋自有地；而一時弟子，鼓瑟鏗然，春服既成之詠，〔三〕乃獨為聖人所予〔三〕。古之君子息焉〔三〕者，豈以是拘拘乎！元晦既有以識之，試以告夫來者，相與酬酢於精舍之下，俾或自得。其視幔〔三〕亭之風，抑又何如也。是歲八月，潁川韓元吉記。

【註釋】〔一〕閩粵 亦作閩越，今福建，本周時七閩地，後為越人所居，故曰閩越。〔二〕盤礴 廣大之貌。盤一

作磬。〔三〕自漢以來見于祀事。武夷山下有宮，曰冲祐萬年宮，蓋漢設壇處。宋楊億詩：漢壇秋籛駁，曾祀武夷

君。〔四〕巋然 高大貌。〔五〕弁 冠也。〔六〕磴 山巖有石平坦可登者。〔七〕避秦而仙 世傳魏王子
 濔城撞川時，有張湛劉景等十二人受地爲氓，後皆避秦而仙。見建寧府志。〔八〕蛻骨 謂其仙去所脫之骨也。
 武夷山上小藏峯，有黃心木函，藏十三仙蛻。〔九〕谿出其下 谿即九曲溪，武夷山中溪也。發源三保山，流入大
 溪，潦河曲折，深爲淵潭，淺爲灘渚，湛浸激波，各有奇態。〔一〇〕杭 泛也。〔一一〕徙倚 猶躑躅也。嚴忌哀時命：獨
 徙倚而彷徨。〔一二〕王孫 猴也。柳宗元有憎王孫文。〔一三〕白鷗 鳥名，似山雞而色白，行止閒暇，李昉稱爲閒
 客。〔一四〕鷗鵠 鳥名，形似鷗稍大。〔一五〕磔磔 鳴聲也。蘇軾詩：春山磔磔鳴春禽。〔一六〕敷華 敷，陳也。爾雅
 釋名：在木曰榮，在草曰華。〔一七〕曛 日入餘光。〔一八〕驛道 武夷驛，在營嶺左，宋置，後省。〔一九〕老氏之宮
 所以祀老子者。〔二〇〕建安 今與甌寧併爲建甌縣。〔二一〕元晦 朱熹字。〔二二〕舍 三十里爲一舍。〔二三〕
 若其外圍 言五天山至武夷，相隔甚近，不啻爲其外圍也。〔二四〕古詩三百篇 謂毛詩也。論語：詩三百，一言以
 蔽之，曰思無邪。〔二五〕楚人之詞 謂楚辭也。漢劉向集屈原宋玉諸賦，謂之楚辭。〔二六〕淳熙 孝宗年號。〔二七〕
 古既辭使節二句 蓋辭江西提刑，遂乞奉祠。案宋制，設祠祿之官。時朝廷方行新政，患疲老不任事者廢職，欲悉
 罷之，乃使任官親以食其祿。〔二八〕負大石屏 言所倚之大石，若屏風然。〔二九〕香鋪 起運泥土之具也。〔三〇〕
 騎人 莊子大宗師：「騎人者，騎於人而作於天。」騎者，零餘也，自外於人之意。〔三一〕志於道 論語：子曰：志

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三〕舞等 祭天禱雨之處。論語：樊遲從遊於舞等之下。〔四〕鼓瑟鏗然二句

孔子嘗問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之志。曾皙方鼓瑟，舍瑟對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曰：『吾與點也。』見論語。鏗然，瑟聲。春服，單袷之衣。〔四〕息焉 禮記：君子之於學

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五〕幔亭 武夷山記：武夷於八月十五日，山上置幔亭，化虹橋通上下，大會鄉人宴飲。

曰：『汝等皆吾之曾孫也。』幔亭，張幔為亭也。

居室記

陸游

（宋）字務觀，號放翁，山陰人。才氣超逸，歷知嚴、二州。有渭南文集、劍南詩藪。

陸子治室于所居堂之北，其南北二十有八尺，東西十有七尺，東西北皆為窗。窗設簾障，視晦明寒燠，〔一〕為舒卷啓閉之節。南為大門，西南小門，冬則析堂與室為二，而通其小門以為奧室；夏則合為一，而闢大門以受涼風。歲暮必易腐瓦，補罅隙，以避霜露之氣。朝晡〔二〕食飲，豐約惟其力。少飽則止，不必盡器；休息取調節氣血，不必成寐；讀書取暢適性靈，不必終卷。衣加損視氣候，或一日變。行不過數十步，意勸〔三〕則止。雖有所期，處亦

不復問。客至，或見或不能見。閒與人論說古事，或共杯酒，勸則亟舍而起。四方書疏，略不復遣。有來者或亟報，或守累日不能報，皆適逢其會，無貴賤親疎之閒。足蹟不至城市者，率累年。

少不治生事，舊食奉祠之祿以自給，秩滿，因不復敢請，縮衣節食而已。又二年，遂請老，法當得分司祿，亦置不復言。舍後及旁皆有隙地，蒔特花百餘本，當敷榮時，或至其下，方羊坐起，亦或零落已盡，終不一往。有疾亦不汲汲近藥石，久多自平。

家世無年，自曾大父以降，三世皆不越一甲子，今獨幸及七十有六，耳目手足未廢，可謂過其分矣。然自計平昔於方外，養生之說，初無所聞，意者日用亦或默與養生者合，故悉自書之，將質於山林有道之士云。

【註釋】 〔一〕煥 煖也。 〔二〕晡 申時也，又日過午後曰晡。 〔三〕雖有所期二句 言雖有所期，然既已安

處，亦不復問也。 〔四〕略不復遣 言不與友人通音問。 〔五〕奉祠 見武夷精舍記註。 〔六〕分司祿 仁宗

景祐三年詔曰：『致仕者自今給俸，並如分司官例，仍歲時賜羊酒米麵，令所在長吏常加存問。』 〔七〕蒔 更

種也。 〔八〕方羊 徘徊也。 〔九〕久多自平 久則自愈也。 〔一〇〕無年 猶言無壽也。 〔一一〕方外 猶言世

外莊子：「彼遊方之外者也。」今謂僧道曰方外。

瀧岡阡表

瀧岡，在今江西永豐縣，去廬陵縣（今吉安）約一百二十里。墓道曰阡，立石以示表異曰表。

歐陽修

（宋）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誨之學。舉進士甲科，爲諫官。以論事切直，出知滁州，召拜翰林學士參知

政事，以太少師致仕。卒贈兗國公，諡文忠。有唐書、五代史、歸田錄、集古錄及詩文集詩話行於世。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

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修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無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聞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

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常夜燭治官書，吾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戊，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

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

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

自先公之亡三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賜。

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待於修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二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十五日乙亥，男修表。』

【註釋】 〔一〕皇考 禮記：父死曰考。 〔二〕崇公 修父賜爵崇國公。 〔三〕卜吉 卜吉地而葬也。 〔四〕太

夫人 修母鄭氏。修幼時，母盡教以教之。 〔五〕毋以是爲我累 阮籍詩云：『多財爲患害。』蓋恐累子孫失德。

也。〔六〕一壩，田畝也。〔七〕閒御酒食，間，有時也。御，進也，用也。〔八〕適然，猶言偶然。〔九〕官書

治獄之讞書也。〔一〇〕歲行在戌，謂逢建戌之年。〔一一〕咸平，宋真宗年號。〔一二〕道州，今湖南道縣。〔一三〕

言判官。宋初，宰相出典州曰判，其後州皆置判，遂通稱判官。〔一四〕泗，今安徽泗縣。〔一五〕綿，今四川綿陽

縣。〔一六〕推官，事理刑事之官。〔一七〕泰州，今江蘇泰州。〔一八〕沙溪，在江西永豐縣境。〔一九〕福昌，今

河南宜陽縣。〔二〇〕樂安，今安徽霍山縣。〔二一〕安康，今陝西安康縣。〔二二〕彭城，今江蘇銅山縣。〔二三〕

夷陵，今湖北宜昌縣。〔二四〕龍圖閣直學士，宋官，掌制誥等。〔二五〕南京，宋南京，今河南商邱縣。〔二六〕入

副樞密，言爲樞密副使也。樞密使，佐天子執兵政，副使爲之貳。〔二七〕參政事，言爲參知政事也。掌副宰相，毗

大政，參庶務。〔二八〕登二府，即謂入副樞密並參政事也。宋樞密院與中書省，分掌文武二柄，號爲二府。〔二九〕

嘉祐，宋仁宗年號。〔三〇〕建國大慶，謂皇室有喜慶事也。〔三一〕加龍錫，謂加官號也。〔三二〕三朝，仁宗、

英宗、神宗。〔三三〕熙寧，神宗年號。

太息送秦少章 秦頊，字少章，揚州高郵人。親弟，與季弟觀，均能文。

蘇軾 (宋)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山。人弱冠，博通經史，爲文渾灑光芒，雄視百世，器識宏偉，議論卓犖，諸賢無出

其右果官翰林學士，兵部尙書，諡文忠。有集一百十五卷。

孔北海（一）與曹公論盛孝章（二）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遊談之士，依以成聲。（三）今之少年，喜誇前輩，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重名，九牧（四）之人，所共稱歎。『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世，而向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

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五）爲文，聚而見訕，且訕公者，所在成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之士不吾棄，以爲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

張文潛（六）秦少游（七）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三子亦自以爲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三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

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遊，不及暮年，而論議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

去。嗚呼！子行矣，歸能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

【註釋】

〔一〕孔北海

名融，字文舉，漢人，爲北海太守。

〔二〕盛孝章

名憲，與弟宏仲並著名。

〔三〕依以成

聲，謂依附以成聲譽。

〔四〕九牧九州也。

〔五〕劉裂

劉竊前人，割裂義理。

〔六〕張文潛

名棗，楚州淮

陰人，十二歲能文，官太學錄史館檢討，著有宛邱集。

〔七〕秦少游

名觀，號太虛，東坡友。

書蒲永昇畫後

蘇軾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
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

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

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

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雨，須臾而成，作

輪瀉跳蹙之狀，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

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字兄弟李懷袞字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爲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眞者亦少。如往時董羽字近日常州戚氏字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賊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元豐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夜黃州臨泉亭西齋戲書。

【註釋】一 皴 面有文曰皴，引申之，凡有屈折者，皆曰皴。二 窪隆 窪，深也。俗謂低下之地曰窪。隆，高也。

三 廣明 唐僖宗年號。四 孫位 益州名畫錄：位後遇異人，得度世法，改名遇；居會稽山，號會稽山人。

啓中，以處士爲蜀之文成殿下將軍，人物、鬼神、龍水、松石、墨竹、鷹犬，俱精妙；筆勢超逸，氣象雄放，畫水尤入神，所謂

孫位之水幾於道也。工書有道術。五 黃筌 字要叔，四川成都人。少開悟，不肯與羣兒語。年十三，事郡人刁光

胤學丹青。工禽鳥山水。松石數季昇，花竹師滕昌祐，鶴師薛稷，人物龍水師孫位。資諸家之善，無不精妙。六 孫

知微 宋人，先世業農，能畫，博通諸科。生平信神仙釋道之學，有心得。性好潔淨，一意齋戒，不食婦女手烹之物。

和畫譜列之道釋一科，其所作畫，凡三十七種，均爲之定名。七 黃居寀 字伯鸞，筌季子。仕蜀爲翰林待詔，後

隨歸宋，授光祿丞。能世家學，披訪名畫，銓定品目，時輩莫不斂衽。〔六〕李懷衮，蜀郡人。工花竹翎毛，水石學黃氏，與夏侯延祐不相上下，善山水。〔五〕董羽，字仲翔，事南唐爲待詔，歸宋爲圖畫院藝學。善畫：工魚，尤長海水。

〔一〇〕戚氏，宋戚文秀，戚仲，戚化元，均以工山水稱。〔二〕元豐，宋神宗號年。

上王兵部書

蘇軾

荆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盛名，作牧於此，蓋亦嘗有以相馬之說告於左右者乎？聞之曰：騏驥之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動，其足如無所著，^切升高而不輕，^切走下而不軒，^切其伎藝卓絕而效見明著，至於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也？不知其相而責其伎也。夫馬者，有昂目而豐臆，^切方蹄而密睫，^切捷乎若深山之虎，曠乎若秋後之兔，遠望目若視日，而志不存乎芻粟，若是者，飄忽騰蹕，^切去而不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於五達之衢，^切一目而眇^切之，^切聞其一鳴，顧而循其色，^切馬之伎盡矣。何者？其相溢於外而不可蔽也。士之賢不肖，見於面顏，而發泄於辭氣，卓然其有以

存乎耳目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察，則亦名相士者之過矣。

夫軾，西川之鄙人，而荆之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執事之門。其平生之所治，以求聞於後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蓋亦易疏而難合也。蒙自蜀至於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二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孜孜。論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通於下吏。且執事何修而得此稱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仕進之門者，亦徒以爲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庶幾乎一日之眄，或有以信其平生爾。

夫今之世，豈惟王公擇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楚游魏，自魏無所不游，恐他日以不見執事爲恨也，是以不敢不進，不宣。

【註釋】 〔一〕荆州 宋江陵府，爲古荆州地，治江陵，今湖北江陵縣。 〔二〕輕 車覆而前也。 〔三〕軒 車卻

而後也。 〔四〕臆 胸肉也。 〔五〕睫 目旁毛也。 〔六〕騰蹕 踰越也。 〔七〕五達之衢 唐書獨孤及傳：堯

設謗木於五達之衢。 〔八〕眄 眄視也。 〔九〕循其色 謂循視其色。 〔一〇〕孜孜 不倦貌。 〔一一〕軾非敢以

求知二句 言不敢求兵部之知，而望其或先或後，薦達於仕路也。

答李廌書

廌，字端叔，華州人。嘗以文字謁蘇軾，軾歎賞為奇才；比知貢舉失之，作詩自責。廌，晉雄。

蘇軾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為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為然耶？不肖為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歎切祖羊棗切，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為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

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以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為實能之，故譏誑切女交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虞切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為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儻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

時鳥，〔一〕自鳴自己，何足爲損益！賦每怪時人待賦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二〕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三〕石有暈，〔四〕犀有通，〔五〕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

隨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也？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註釋】〔一〕斬然在疚，詩：遭家不造，嫺嫺在疚。言厲方居喪，喪制，三年曰斬衰。斬然者，麻衣不緝之狀。〔二〕遲

中，謂郵遲之中。〔三〕黃魯直奏太虛，魯直，庭堅字，號山谷。太虛，觀號，字少游，皆東坡友。〔四〕昌歎，取直

蒲根切之四寸爲筮，周文王嗜之。韓愈詩，無殊嗜昌歎。〔五〕羊裘，孟子：「曾皙嗜羊裘。」實小，黑而圓，又謂之

羊矢裘。〔六〕制策，天子之策問也。賦於仁宗嘉祐二年，試禮部，擢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五

年，歐陽修以才識兼茂薦之，復對制策，入三等。〔七〕讒譏，爭聲也。〔八〕齊虜，史記高帝紀：上怒罵劉敬曰：

「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六〕儂 輕言也，一曰雜言也。〔七〕候蟲 節候之蟲，謂蟋蟀之屬也。

柳宗元詩：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八〕時鳥 應時之鳥，南史陶潛傳：見樹木交陰，時鳥變聲，亦復愀然有

喜。〔九〕推罵 謂推而罵之也。〔一〇〕木癭 言木之結處如頸瘤也。〔一一〕石叢 言石之捲結成紋，亦如日

月之有叢也。〔一二〕犀通 酒榘雜俎：犀之通天者，角之理形如百物，或云犀角通者，是其病。理，文也。

上樞密韓太尉書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與富弼齊名，出將入相數十年，封魏國公，卒謚忠獻。樞密，官名，宋時樞

密院與中書省，分掌文武二柄，謂之二府。自後唐莊宗，使宰相兼樞密使，其權益重。此稱韓琦為太尉者，以樞密兼武職，同於

漢時太尉，故用古稱。

蘇轍

〔宋〕字子由，號穎濱，又號樂城，眉山人，洵次子。為人沈靜簡潔，文汪洋淡泊，而有秀傑之氣。與兄賦同登進

士，累官翰林學士門下侍郎，謚文定。有樂城集九十六卷。

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

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轍生十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

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

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以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夫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

幸矣！

【註釋】 〇〇燕趙 河北山西。 〇〇十九年 子由年十九，舉進士，與兄子瞻同榜。 〇〇秦漢故都 秦都

咸陽，漢都長安，並在陝西。光武中興，徙都洛陽，在河南。 〇〇終南 山名，在陝西長安縣南五十里。 〇〇嵩

山名，在河南登封縣北。 〇〇華 山名，在陝西華陰縣南十里。 〇〇歐陽公 名修，宋廬陵人，字永叔。自號醉

翁，舉進士累官翰林院侍讀學士，著新五代史，有文忠集。 〇〇周公召公 周公旦，召公奭，並周成王時相。 〇〇

方叔 周宣王卿士，征伐蠻狁有功。 〇〇召虎 詩：江漢之潏，王命召虎。亦周宣王卿士。 〇〇待選 子由

以年少不願任，歸以待選。

答趙內翰書

蔡 襄

（宋）字君謨，仙遊人。天聖中進士，累官知諫院。正色諫言，精於吏事，人不能欺。所至有聲，能文章，尤工書法，

爲當時第一。官至端明殿學士，卒諡忠惠。有忠惠集三十六卷，茶錄一卷，荔枝譜一卷。

伏蒙示下衆薦黃晞三奏草。晞閩人，與之游甚久，以書自喜，不苟於人，誠高世懷道

之士。足下薦之於朝，庶乎盛時無有遺材。足下之存心，不特爲晞發也。然其奏曰：『石介

曰在國子監時，請晞表率生徒，晞以介詐善不宜爲事非是，遂拒之弗往。乃晞之先見知人，識慮高遠也。襄以謂斥介而引晞，意所未喻。介好論議，當時人物，故衆毀叢至。原其所以爲心，欲君側無姦邪，人人爲忠孝，百姓無疾苦，教化明白，信周公孔子之言，謂太平可立致，而不度世務，行之難易，此介之所以修誠立節之大略也。所抵牾者，夏竦、黨輩耳。一旦介去朝，奸人巧僞百端，妄造謗毀，必欲赤其屬，然後快意。賴天子聖明，辨是非，故介久而自白。嗟乎！謂介詐善何也？夫詐善者，將圖富貴取名譽也。介生不免寒飢，而死幾斷棺，吾子孫流離，詐善者固如是耶？守己信道而不顧世俗者，伯夷、叔齊是也。且數百年孔子稱之，其論遂定。若介信道而守死者也，其亦有待於後世乎！

昔介之存，襄以同年進士兄事而友之；自介之亡，未見有如之介自信者。介復生，當師事之不暇，以苟容無所自立爲責，況敢毀之！晞避介聘爲學正，不肯爲介下耳，此特小小者，豈足爲晞高識遠慮哉！足下與介疎，知之不至，然天下公議，固當有聞。足下語論，衆所瞻望，詎可雷同！今毀介之人滿朝廷，其箝口固不爲少。雖開口明介，介豈遂明然實死友以合貴權，此襄所不爲，而足下所見知之者也。近爲寒氣薄中，日再食粥者七矣。奉教不知疲憊，

感歎顛倒。

【註釋】 〇〇 黃晞 字景微，少通經，聚書數千卷，學者多從之游。著欵歎瑣微論十卷。石介在太學，遺諸生以禮

聘，走匿不出。 〇〇 閩人 歸籍福建建安，今建甌縣。 〇〇 不特為晞發 頂上無遺材句。 〇〇 石介 字守

道，袁州人，官至太子中允。 〇〇 夏竦 字子喬，皇祐中，拜樞密副使，封鄜國公。竦材術過人，急於進取，喜交結，任

數術，傾側反覆，世以為姦邪。 〇〇 斲棺 介既死，會徐狂人孔直溫謀反，搜其家，得介書。夏竦素銜介，因言介詐

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詔下，杜衍等及其親屬門生，咸保介已死，乃免斲棺。 〇七 其拚口固不為少 言不敢

為介聲辨。

答劉蒙書

蒙，字子明，渤海人。恥為詞賦，不肯舉進士。舉遺逸，召試第一，知潮陽縣。熙寧中，以役法廢黜，歸鄉教授，養親講學，從遊甚衆。朋友諫其行，蒙曰：「正思先生。」

司馬光

（宋）字君實，熙寧間，官端明殿大學士，極言青苗助役法之不便。哲宗立，擢為左僕射，功業未竟而卒。諡文

正，從祀孔廟。著有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考異三十卷，目錄三十卷，傳家集八十卷，家範十卷，稽古傳二十卷，涑水紀聞

十六卷。

昔張伯松^{〔一〕}語陳孟公^{〔二〕}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三〕}欲其效龍伯高^{〔四〕}之周慎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爲孟公季良^{〔五〕}之行也。況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敕^{〔六〕}。長而爲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齷齪^{〔七〕}然爲鄙細之人，側足於庸俗之閒，不爲雄俊奇偉之士所齒目^{〔八〕}。爲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遊於京師^{〔九〕}，負其千鎰之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一〇〕}。乃幸顧於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窺足下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誇而心服。譬如夔^{〔一一〕}人之子，終於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無一錢敢問其直^{〔一二〕}之高下，亦終於無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葬，弟妹嫂姪之無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某以爲歸^{〔一三〕}。且曰：『以鬻一下婢之資五十萬^{〔一四〕}，界^{〔一五〕}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

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充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人可仰者，爲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一六〕}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及數萬，

囊曰桂炊吹玉曰。晦朔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儲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蔬糲曰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己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疎，先舊而後新。光得待足下裁曰。周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曰。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而後敢行，頓曰。足而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之爲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足下服儒衣，談孔顏之道，啜菽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遑遑焉以貧乏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

足下又責以韓退之曰。所爲。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韓退之能爲文，其文爲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曰。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雖能行無所曰。然實不敢錙曰。銖曰。妄取於人，此衆人所知也。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靳曰。亦其理宜也。若既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於他人，其尤不可之大也。微生高曰。乞醯於鄰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爲不直。況已不能施，而斂之於人，以爲

已惠，豈不害於恕乎？足下之命，既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爲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賈急，捆同捆去載而往，垂橐托而歸，足下亮同亮之而已！』三言

【註釋】一張伯松 疎字，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二陳孟公 遵字，漢哀帝末，以功封奮威侯。姓好客，每

會飲，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不得去。初爲京兆尹，列侯有與同姓氏者，每至人門，坐中客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

號曰陳驚座。三文淵戒兄子 文淵，馬援字。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遺書戒之。四伯

高 京兆人，名述，時爲山陽長。五季良 名保，京兆人，時爲越騎司馬。六敕 修飾也。七麒麟 廉

謹貌。八齒目 齒，列也。目，品題也。言不爲所論次也。九京師 宋之京師，今河南開封縣。一〇負其千

鎰二句 二十兩爲鎰。喻其負才求售。一一直 價值。一二指某以爲歸 言向己告貸也。一三五十萬

宋時以銅爲本位，五十萬，指錢數言。一四界 與也。一五吾抵 至也。一六襲桂炊玉 桂，喻薪貴。玉，喻米貴。

爨炊，燃煮也。一七糲 米不精也。一八頓 止也。一九退之 愈字。二〇受其厚謝 退之撰《淮西碑》，

憲宗以石本賜韓弘，弘寄絹五百匹。又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馬並白玉帶。觀於劉禹錫祭韓愈文曰：『公鼎碑，志

隱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則其所得之厚可知。二一雖能行無所 言己之才能學行，雖無所取信。二二

鑄鍊說文，十銖爲銖，六銖爲鎰，皆輕微之數也。〇〇〇斬吝也。〇〇〇微生高高，魯人。有人乞醯於高，高轉乞而與之，以市其惠。〇〇〇文章五句。韓愈答李翱秀才書中語。捆，滿也。囊，無底之器。垂囊，空無有也。此二句言初望甚奢，而卒至失其所望也。

答李幾仲書

黃庭堅

（宋）字魯直，洪州分寧人，自號山谷道人。舉進士，教授北京國子監。蘇軾見其詩文，歎爲獨立萬物之表。

著作佐郎，修神宗實錄，書成，擢起居舍人。紹聖初，知鄂州，爲章惇蔡卞等所惡，謫授涪州別駕，尋坐謫宜州。江西詩派，祖庭堅，世以其詩配賦，稱蘇黃云。有山谷全集七十卷。

頓首。昨從東來，道出清湘，入桂之間，每見壁間題字，以其枝葉，占其本根，以爲是必磊落人也。問姓名於士大夫，與足下游舊者，皆曰：『是少年而老氣有餘者也。』如是已逾年，恨未識足下面耳！今者乃蒙賜教，稱述古今，而歸重於不肖。又以平生得意之文章，傾困倒屣，見畀而不吝，秋日樓臺，萬事不到胸次，吹以木末之風，照以海濱之月，而詠歌呻吟足下之句，實有以激衰懦而增高明也。幸甚！

某少孤，窘於衣食，又有弟妹婚嫁之責，雖蚤知從先生長者學問，而偏親（一）白髮，不得已而從仕。故少之日得學之功十五，而從仕之日得學之功十三，所以衰懦不進，至今落諸公之後也。竊觀足下，天資超邁，上有親以爲之依歸，旁有兄弟以爲之依（二）助。春秋未三十，耳目聰明，若刻意於德義經術，所至當不止此耳。非敢謂足下今日所有，不足以豪於衆賢之間；但爲未及古人，故爲足下惜此日力耳。天難於生才，而才者須學問琢磨，以就晚成之器；其不能者，則不得歸怨於天也。世實須才，而才者未必用。君子未嘗以世不用而廢學問；其自廢惰，則不得歸怨於世也。凡爲足下道（三）者，皆在中朝時聞天下長者之言也；足下以爲然，當繼此有進於左右。

秋熱雖未艾，（四）伏惟侍奉吉慶。龍水（五）風土，比湖南更熱。老人多病眩，奉書草草，惟爲親爲己自重。七月二十日，某再拜。

【註釋】（一） 清湘 今廣西全縣。（二） 八桂 韓愈送人之桂州詩：蒼蒼森八桂，茲地在湖南。明一統志：八桂

廣西桂林府郡名。（三） 磊落 中懷坦白也。文心雕龍：文帝、陳思王、徐、劉，並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四）

廩園 穀藏曰倉，米藏曰廩。園，廩之圓者。（五） 木末 宣和畫譜：馬觀畫金風萬籟圖，恍然如聞笙竽於木末。

〔六〕偏親 言早孤，僅有母在。〔七〕飲 亦助也。〔八〕皆在中朝時二句 言吾今日之所爲足下言者，皆昔日在京，所聞於天下之長者也。中朝，指京師。〔九〕艾 止也。〔一〇〕龍水 今廣西宜山縣。

湧雲樓記

趙秉文

〔金〕字周臣，潯陽人。舉進士，累官禮部尚書，翰林學士。有才藻，工書翰，能直言。自幼至老，未嘗一日廢書。著

有澠水集二十卷，及易說、資暇錄等書。

太安〔一〕二年夏四月，余來蒞平定，〔二〕登城樓而樂之。樓枕古榆關，〔三〕下建十丈旂，〔四〕裘

戎〔五〕以五筵，〔六〕廣三之二。牕闔，〔七〕軒豁，俯瞰，〔八〕閭闔，旁引重山複嶺之阻，左挹玉門，〔九〕右

控大鹵，〔一〇〕太行，〔一一〕倚，〔一二〕之，羣山迤，〔一三〕之。道京師而來者，歷汾晉，〔一四〕接秦

隴，〔一五〕走雲代，〔一六〕商旅絡繹，使驛旁午，〔一七〕車摧馬括，〔一八〕日不半舍，使人目寒而足慄，

悽然有去國之悲。泉落之山，〔一九〕昔陽之泊，〔二〇〕廣陽之故道，〔二一〕井陘之故關，〔二二〕地古

天荒，巖深樹老，使人心折而骨悲，黯然存懷古之思。若乃煙容雨態，倏忽明晦。欄檻半晴，野

無完塊。雌霓，〔二三〕半空，雄風，〔二四〕千里。絲絃以清，郊鄺汗泚。〔二五〕秋空月明，飛光儼

巴檻爾屋穿漏，我居蓬瀛。^{〔一〕}雪漲千山，北風其寒；我纘^{〔二〕}而溫，爾絺^{〔三〕}其單。觴於斯，詠於斯，宴賓友於斯，其亦有思乎！

古之君子，內淵靜而外昭曠；淵靜則悔吝不生，昭曠則不蔽於物；其於居室也亦然。爰與^{〔四〕}之處淵如也，高明之居曠如也；淵靜所以存神，昭曠所以知政。靜以養怡，動以應物；萬變之來，了然吾胸中而不惑。茲曠也，祗其所以爲達也歟！

【註釋】〔一〕太安 金廢帝年號。〔二〕平定 金州，今山西平定縣。〔三〕榆關 太原府志：平定州上城，漢

韓信擊趙，下井陘，駐兵於此，築城立寨，以榆塞門，因名榆關。下城宋太平興國四年增築。〔四〕建十丈旂 喻其

高也。〔五〕裘 延長也。〔六〕五筵 宋史禮志：太室修四筵，廣五筵。筵，竹席也。此言有五筵之長也。〔七〕左

挹玉門 方位以東爲左。挹，引也。玉門，猶言宮闕。楚辭：背玉門以背駘兮。注：「玉門，君門也。」金都燕，在平定東，故

云。〔八〕大鹵 古地名，即今山西舊太原汾州二府之地，在平定西。春秋，晉荀吳敗狄於大鹵。〔九〕太行 山

名，亦曰五行山，連亘河南河北及山西。山以百數，隨地異名，其主峯在山西晉城縣南。〔十〕倚 偏引也。〔十一〕

逸 邪行也。按此猶言環遶也。〔十二〕汾晉 謂山西省地。〔十三〕秦隴 謂陝西及甘肅。〔十四〕雲代 謂山西

北境，今雁門等地。〔十五〕旁午 一縱一橫，謂之旁午，猶言交橫也。〔十六〕括 易經，動而不括，疏，括，結而有礙也。

按此言馬行多阻礙。○七皋峯山 在今山西晉陽縣東，即春秋皋落氏之地，一名靈山。○八昔陽之泊 在

今山西平定縣東南，其地有昔陽故城，故稱昔陽之泊。○九廣陽故道 在今山西平定縣東南。○十井陘故

關 太原府志：故關在平定州東，兩山險隘，關居其中，即古之井陘口。○十一雌霓 埤雅：雌曰虹，雄曰霓。南史王

筠傳：「沈約製郊居賦，示筠章。筠讀至雌霓連蜺，約撫掌欣忭曰：僕常恐人呼爲霓。」按雌霓之霓，五的反。雲霓之

霓，五兮反。○十二雄風 宋玉風賦：清清冷冷，發明耳目，此大王之雄風也。○十三郊鄺汗泚 泚，汗出貌。上言絃

歌之奏，樂者自樂；下言郊鄺之民，有汗泚之勞也。○十四曠明也。○十五蓬瀛 蓬瀛瀛州方丈，海上三神山也。

此言我居之有似仙境。○十六纒絮也。○十七締細葛也。○十八突奧幽深貌。

遊龍門記

龍門山，在今山西河津縣陝西韓城縣之間。

薛瑄

(明)字德溫，河津人。永樂進士。官禮部侍郎。著有讀書錄，薛文清集。

出河津縣西郭門西北三十里，抵龍門下，東西皆層巒，危峯橫出天漢。○一大河○二自

西北山峽中來，至是山斷河出，兩崖儼立相望。神禹疏鑿之勞，於此爲大。○三繇東南麓穴

巖構木，浮虛駕水爲棧道，盤曲而上。瀕河有寬平地，可二三畝，多石少土。中有禹廟，宮曰

明德，制極宏麗，進謁庭下，悚肅思德者久之。庭多青松奇木，根負土石，突走〔三〕連結，枝葉疎密交蔭，皮幹蒼勁偃蹇，〔四〕形狀毅然，若壯夫離立，〔五〕相持不相下。宮門西南一石峯，危出半流。〔六〕步石磴，〔七〕登絕頂，頂有臨思閣，以風高不可木，〔八〕鑿〔九〕巖〔一〇〕爲之。倚閣門俯視，大河奔湍，〔一一〕三面觸激，石峯疑若搖振。北顧巨峽，丹崖翠壁，生雲走霧，開闔晦明，倏忽萬變；西則連山宛宛，〔一二〕而去；東視太〔一三〕山，〔一四〕巍然與天浮；南望洪濤漫流，石洲沙渚，高原缺岸，煙村霧樹，風帆浪舸，渺茫出沒，太華〔一五〕灌〔一六〕關〔一七〕，雍豫〔一八〕諸山，彷彿見之，蓋天下之奇觀也。

下磴道石峯，東穿石崖，橫豎施木，憑空爲樓，樓心空，板上置井牀〔一九〕，轉〔二〇〕轆〔二一〕，懸〔二二〕繙〔二三〕。汲河，憑闌檻，涼風飄蕭，若列禦寇馭氣〔二四〕。在空中立也。復自水樓北道，出宮後百餘步，至石谷，下視窈然。東距山，西臨河谷，南北涯相去尋尺，上橫老槎〔二五〕，爲橋，躋〔二六〕步以渡。谷北二百舉武，小祠扁曰后土，北山陡〔二七〕起，下與河際遂窮。祠東有石龕〔二八〕，〔二九〕然若大屋，懸石參差，若人形，若鳥翼，若獸吻，若肝肺，若疣贅，若懸鼎，若編磬〔三〇〕。若璞未鑿，若鑛未爐，其狀莫窮。懸泉滴石上，鏘然有聲。龕下石縱橫羅列：偃者，側者，立者，若牀，若几，

若屏可席，可憑可倚；氣陰陰，雖甚暑，不知煩煥，但淒神寒肌，不可久處。復自槎橋道由明德宮左，歷石梯上，東南山腹有道院，地勢與臨恩閣相高下，亦可以眺望河山之勝。遂自石梯下，棧道臨流，觀渡並東山。言而歸時，宣德元年丙午。言夏五月某日同遊者楊景端也。

【註釋】 一〇 天漢 天河也。詩：維天有漢。 一〇 大河 黃河也。 一〇 神禹疏鑿之勞 龍門山，大禹所鑿。書

禹貢：導河積石，至於龍門。 一〇 棧道 閉木爲路也。謂山險之地，旁鑿岩石，架木爲梁，以通行人也。 一〇 突走

突，穿也。突走，言根穿土石面出，如人之走然也。 一〇 偃蹇 兀傲狀。 一〇 離立 見前新城遊北山記。 一〇 只

危出半流 半流，中流也。危，義同高。 一〇 甃 治也。 一〇 甃 磚也。 一〇 湍 急流也。 一〇 宛宛 屈

曲也。 一〇 太山 在山東泰安縣西。 一〇 太華 在陝西華陰縣南。 一〇 潼關 在今陝西華陰縣東四十

里。 一〇 雍豫 並古州名。雍，今陝西甘肅及青海額濟納之地。豫，今河南省。 一〇 井牀 唐彥謙詩：「薛荔垂

書幌，梧桐墜井牀。」卽安設轆轤之木架也。 一〇 轆轤 李賀詩：井上轆轤牀上轉。轆轤，以軸置於木架之上，一

端懸重物，一端懸汲水之斗，以手轉之，一上一下，以省力者也。 一〇 纒 綆也。 一〇 列禦寇馭氣 莊子：列子

御風而行，泠然善也。 一〇 槎 梓也。 一〇 躡 小步也。 一〇 籠 供佛之室。 一〇 編磬 周禮：春官：「磬

師擊編鐘。」編，讀爲編書之編，蓋言排列順次序也。編磬同此解。 一〇 並東山 並，猶言循也。 一〇 宣德丙午

明宣宗元年。

謁漂母祠記

韓信，淮陰人，釣於城下。有一漂母哀之，飯信，竟漂數十日。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後信爲楚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

黃省曾

（明）字勉之，吳縣人。舉應天嘉靖辛卯鄉試。性嗜學，於書無不博覽，故其詳聞奧學，近古無比。而任達不羈，所舉縣次不以擇，胸涵冠代之略，才蘊帝師之算，不能博一餐於鄉人，蓐炊絕往，川

予自北歸，纔（一）停淮陰，乃登觀散趾，謁漂母於城。因嘆韓信之在當時，三老（二）無所舉，縣次不以擇，胸涵冠代之略，才蘊帝師之算，不能博一餐於鄉人，蓐炊絕往，川（三）釣無獲，綠草曷茹，清波難飽。使無漂母之飯，則楚溝之孳（四），信恐不免矣。宜其一旦致侯王，聲天下，而奉千金以爲報也。

且夫常人之情，嚮（五）於權顯之門，雖萬鎰之輸，不以爲吝，昭華（六）夜光（七）之珍，每百方求進，以一受爲榮。至於茅素埃塵之士，神龍不雲，黃鶴未羽，所須者，斗釜之粟耳，孰肯誤有毫毛之捐，以濟其旦夕之命哉？此母之高義，所以爲難，而千金之報，予

猶以爲薄也。

或曰：『廟貌之享，不其過歟？』予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投之窮辛迫鬱之地，無所往而有適，以堅閱其所具。則是信之貧窶，乃天之所養以爲英雄者也。母以天之所養，哀而食之數十日，則天心寧有不悅，而使之俎豆於百世乎！信而饑死，則暴殫不減，而蒼生糜爛無已。則是凡信之功，皆母成之也。信既有祠，而母可少哉！當母之時，所謂黃金北斗者徒，皆卉蟻而死。惟母之聲名，齊日月於穹壤。施義之報，宜其然也。嗚呼！今之淮陰，猶夫昔也，奉澤困悴，豈無英雄如信者乎？未聞有若漂母以飯之者，於是益知母之高義爲難也。』因奠之椒醕，再拜勒文於祠上。

【註釋】 〔一〕 檣 整舟向岸也。 〔二〕 散趾 散步也。 〔三〕 三老 漢書高帝紀：二年二月癸未，舉民年五十

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爲善，道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 〔四〕 縣次不以擇 漢書：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 〔五〕 藜炊絕往 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迺晨炊

藜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自絕去，釣於城下。 〔六〕 孳 餓死人也。 〔七〕 嚮 往也。 〔八〕 藜 聚也。 〔九〕 鑑 二十兩也。 〔一〇〕 昭華 晉書律曆志：舜時西王母獻昭華之瑤。按瑤本作管，如篴六孔，古以玉爲之。 〔一一〕

夜光 述異記：南海有珠，即鯨目，夜可以鑿，謂之夜光。 〔一〕神龍不雲二句 喻士之不逢時。 〔二〕黃金北斗

者徒 指富貴人。 〔一〕皆皆卉蠶而死 猶言與草木蠶蠶同朽耳。 〔二〕吾醕 美酒也。

可樓記

高攀龍

（明）字存之，無錫人。萬曆間進士，官至左都御史。與顧憲成同講學東林，時稱高顯，後為崔呈秀搆陷，投池而死，諡曰忠愍。著有高子遺書十二卷。

水居 〔一〕一室耳，高其左偏為樓。樓可方丈，窗疏四闢。其南則湖山，北則田舍，東則九陸，

〔二〕西則九龍，〔三〕峙焉。

樓成，高子登而望之曰：『可矣。吾於山有穆然之思焉，於水有悠然之旨焉，可以被風之爽，可以負日之暄，〔四〕可以賓 〔五〕月之來而餞其往。優哉游哉，可以卒歲矣！於是名之曰

「可樓」，謂吾意之所可也。

曩吾少時，慨然欲遊五嶽名山，思得邱壑之最奇如桃花源者，託而棲焉。北抵燕趙，〔六〕南至閩粵，〔七〕中踰齊魯殷周之墟，〔八〕觀覽所及，無足可吾意者，今乃可斯樓耶！噫，是予之

惑矣！凡人之大患，生於有所不足；意所不足，生於有所不可；無所不可焉，斯無所不足矣，斯無所不樂矣。今人極力以營口腹，而所得止於一飽；極力以營居處，而所安止几席之地；極力以營苑囿，而止於歲時十一之遊觀耳；將焉用之？且天下之佳山水多矣，吾不能日涉也，取其可以寄吾之意而止。凡爲山水者一致也，則吾之於茲樓也可矣。雖然，有所可則有所不可，是猶與物爲耦〔一〇〕也。吾將由茲忘乎可，忘乎不可，則斯樓又其贅〔一一〕矣。』

【註釋】〔一〕水居 在江蘇無錫縣南十八里五里湖之濱，高攀龍築。廣袤不數十步，菱荷之池四匝，通以小橋。池外爲隄，隄外爲湖；而漆塘軍帳諸峯，沿洄錯列其上，其左曰可樓，前曰月坡。〔二〕九龍 山名，與水居相近。

〔三〕九龍 一名慧山，一名冠龍山，在縣西五里。〔四〕暄 日暖也。〔五〕賓 迎也。〔六〕桃花源 陶潛撰

《桃花源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忽逢桃花林。林盡水源，得一山，有小口，從口入，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其

間男女，怡然自樂。〔七〕燕趙 河北、山西。〔八〕閩粵 福建、廣東。〔九〕齊魯殷周之墟 山東、河南。〔一〇〕

是猶與物爲耦 言不能超然於物之外也。〔一一〕贅 餘剩無用之物，如人之有贅疣也。

女二二壙志

歸有光

(明)字熙甫，崑山人。九歲能文，弱冠通經史諸書。師事同邑魏校。累試不第，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讀書授徒。人稱震川先生。晚成進士，授長興縣。大學士高拱趙貞吉，雅知有光，引為南京太僕丞，留學內閣制教房，修世宗實錄，卒於官。著有震川文集三十卷，三吳水利錄四卷。

女二二生之年月戊戌戊午，其日時又戊戌戊午，余以為奇。今年余在光福山^二中，二二不見余，輒常常呼余。一日余自山中還，見長女能抱其妹，心甚喜，及余出門，二二尚躍入余懷中也。既到山數日，日將晡，^三余方讀尚書，舉首忽見家奴在前，驚問曰：『有事乎？』奴不即言，第言他事，徐卻立曰：『二二今日四鼓時已死矣。』蓋生三百日而死，時為嘉靖己亥三月丁酉。余既歸，為棺斂，以某月日瘞於城武公^四之墓。嗚呼！余自乙未以來多在外，吾女生既不知，而死又不及見，可哀也已！

【註釋】^一光福山 在江蘇吳縣西南，與鄧尉山岡壘相屬，山下有光福嶺。^二晡 未時也。^三城武

公 名鳳，有光之曾祖也。

五人墓碑記

墓在今江蘇吳縣虎邱山塘。凡碑後之無韻語者，即碑記也。然古無此稱，第謂之碑而已。後人始有碑記

之名亦有名爲碑記而後復係以詩銘者，此變體也。

張溥

(明)字天如，太倉人，與同里張采齊名。崇禎四年，第進士，改庶吉士。以葬親乞假歸，讀書不復出。集四方名

士，偕復社以繼東林，聲勢大盛。執政惡黨人，幾得禍。年四十卒。著有史論等書。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即除魏闕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爲。嗚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爲時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衆矣。況草野之無聞者歟！獨五人之儼儼，何也？

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爲士先者，爲之聲義。斂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爲哀者？』衆不能堪，扶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爲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譟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以爲免。既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顏佩章、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即今之儼然在墓者也。然五人

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爲五人也。

嗟夫！大闢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徧於天下，卒以吾郡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闢亦遂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翦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於朝廷，贈諡美顯，榮於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隄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故予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爲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賢士大夫者，問

局 卿

因之吳公

太史文起文公

孟長姚公

也。

【註釋】 〔一〕 蓼洲周公 周順昌，字景文，蓼洲其號也，吳縣人。萬歷癸丑進士。天啓中，歷官吏部文選司郎中，乞假歸。魏大中被逮，道吳門，順昌出錢，與同臥起，並於旂尉前語侵忠賢。旂尉歸告，因被逮，殺之獄中。 〔二〕 魏閣廢

祠 魏閣，指魏忠賢。毛一鷲爲建生祠於虎邱山塘，名普惠祠。 〔三〕 敬傲 光明不滅貌。 〔四〕 丁卯 憲宗天啓七年。

〔五〕 吾社 指復社。 〔六〕 行爲士先 行誼高出於士者。 〔七〕 聲義 聲揚其義也。 〔八〕 緹騎

後漢書百官志：執金吾，緹騎二百人。緹騎，謂赤衣馬隊也。執金吾，官名，主擒姦執猾。故後世逮治犯人之官役，均稱緹騎。明錦衣衛校尉，掌逮捕職官罪犯也。

〔九〕 扶 撻也。 〔一〇〕 大中丞 巡撫也。漢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御史丞，一曰中丞。明時命副都御史或僉都御史，出任巡撫，故云。 〔一一〕 魏之私人 巡撫毛一鷲，忠賢黨。 〔一二〕 溷

藩 廁也。晉書左思傳：門庭藩溷，皆著紙筆。 〔一三〕 儻 同儻。六書統：馮高衆立貌。 〔一四〕 項也。 〔一五〕 函

封合也。謂以線縫之，使頸皮相接也。 〔一六〕 生於編伍之間 佩章等皆市人。文元，則順昌與隸也。編伍，謂平民編入戶口冊者。 〔一七〕 矯詔 言魏閣僞託天子之詔以逮人。 〔一八〕 鈞黨 謂相牽引爲同黨也。後漢書靈帝紀：制

詔州郡，大舉鈞黨。 〔一九〕 株治 謂株連而逮治也。 〔二〇〕 非常之謀 謂篡竊也。熹宗崩，遺詔以弟信王嗣位，崔

呈秀與魏忠賢密謀久之，或云忠賢欲篡位，呈秀以時未可止之也。 〔二一〕 聖人 指莊烈帝。 〔二二〕 投繯 莊烈

帝即位，安置忠賢於鳳陽，行至河北阜城，與李朝欽皆賜死。 〔二三〕 今之高爵顯位六句 寫閹黨散後之情狀。明

五人墓碑記

史莊烈帝紀：二年正月，定逆案，自崔呈秀以下，凡六等。□西贈諡莊烈帝即位，贈順昌太常卿，官其一子；復以

翟式相訟諸臣冤，詔諡忠介。□三扼腕，撫手歎惜之狀。□三岡卿，周書：「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後世

因借稱太僕爲岡卿。□三因之吳公，名默，吳江人。萬曆時，官太僕少卿。□三文起文公，名震孟，吳縣人，徵

明之曾孫。以進士授修撰，上疏語侵魏忠賢，廷杖貶秩。崇禎時，充日講官，遇事箴規，時稱真講官。卒後諡文肅。□

三孟長姚公，名希孟，震孟之甥也。萬曆進士，與震孟同持清義，爲閹黨所排。

送東陽馬生序

宋 濂

（明）字景濂，浦江人。著書龍門山十餘年。除江南備學提舉，詔修元史。有宋學士全集。

余幼時卽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冰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余，余因得遍觀羣書。既加冠，益慕聖賢之道，又患無碩師名人與游。嘗趨百里外，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先達德隆望尊，門人弟子填其室，未嘗稍降辭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禮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復；俟其忻悅，則又請焉。故余雖愚，卒

獲有所聞。

當余之從師也，負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勁不能動，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佩容臭，然若神人。余則縑袍敝衣處其間，略無慕豔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蓋余之勤且艱若此。今雖耄老，未有所成，猶幸預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後，日侍坐備顧問，四海亦謬稱其名氏，況才之過於余者乎？

今諸生學於太學，縣官日有廩稍之供，父母歲有裘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廈之下而誦詩書，無奔走之勞矣；有司業博士爲之師，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於此，不必若余之手錄，假諸人而後見也。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質之卑，則心不若余之專耳，豈他人之過哉！

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余朝京師，生以鄉人子謁余，謾長書以爲贄，辭甚暢達，與之論辨，言和而色粲。自謂少時用心於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

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爲學之難以告之。謂余勉鄉人以學者，余之志也；詆我誇際遇之盛，而驕鄉人者，豈知余者哉！

【註釋】 〔一〕碩 大也。 〔二〕先達 前輩也。 〔三〕填 滿也。 〔四〕叱咄 呵斥也。 〔五〕戰國策：陶藉叱咄，則奴

隸之人至矣。 〔六〕復 答也。報也。 〔七〕駮 手足折裂也。 〔八〕屨人 屨，送也。言送往就學之人。 〔九〕容

臭 禮內則：「纓衿佩容臭。」容臭，香物也。 〔十〕燁然 光盛貌。 〔十一〕緼袍 夾袍之中實麻者。 〔十二〕等

禮曲禮：八十九曰：「等。」連也。謂連續而隨諸卿之後。 〔十三〕縣官 稱朝廷也。漢書：仰給縣官。 〔十四〕

廩稍 月給食米也。 〔十五〕大廈 大屋也。 〔十六〕司業 官名，在祭酒下。 〔十七〕博士 位在司業下。 〔十八〕

余朝京師 時濂已以學士承旨致仕，蓋以歲時朝請至京師。 〔十九〕奔 平也，同夷。

贈段可久宰福山序

邱 濬

（明）字仲深，瓊山人。景泰間進士，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卒諡文莊。著有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

世之仕者，往往重內而輕外，一登科目，即視州縣如陷阱然，惟恐己之不幸而或墜焉。之人也，豈慮其民之未易化耶？吏之未易馭耶？政事之未易修舉耶？曰：「皆非也。正以其

勃勃音與悻悻者，未易平耳。』雖然，『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豈獨今日然哉！

唐時，帥見大府，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音首袴鞬，郊迎。令狐峒音刺吉州，

謁見齊暎音，從容步進，不悚音。首戎器，即以得譴。夫府帥之於大府，刺史之於觀察，使

尙爾，則縣令可知矣。宋使者行部，所部郊迎數十里外，或遇霖潦，瞻馬首倏至，跪拜泥淖。

中，移時不敢興，既就館，拱手立座下，三跪進酒，其卑辱也甚矣。然是時韓昌黎以名世

大儒，謫令陽山；朱紫陽以命世大材，首簿同安；未聞其以驕蹇得譴於

時。及考其所以致譴者，反以闢異端忤權貴之故。所以然者，豈非以上下之分所當盡，是非

之公不容昧，可以理詘，而不可以勢詘耶？

予友段可久，少負奇氣，好讀史傳，而慕古豪傑士之爲人，不肯媿阿音。隨人後舉

進士，即以病得告家居，其於富貴利達，蓋漠如也。今不得已，始起拜命，得知登之福山。

嗟乎！可久豈百里才哉！雖然，今則然矣，將若之何！夫以大才試小邑，如以千里馬馳數

十里之地，不患其不至也；以百石弓射數十步之侯，不患其不中也。可久行矣！其尙明

理以御氣，無若小丈夫然積勃勃者於胸中，見悻悻者於顏面。於上下之分，則不肯安；臨勢

利之際，則厥角稽首〔一〕之惟恐後，其爲科目累也大矣。予相知最深，於其行，慕古人贈言〔二〕之意，方將有規焉，適地官〔三〕主事劉世英，率其諸交游，屬予文以華〔四〕其行，遂以贈之，可久得無異吾言乎？

【註釋】〔一〕科目 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明經進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見於史者五十餘科，故謂之科目。後世止進士一科，亦稱科目，蓋沿用之誤也。〔二〕勅勅 不平之氣。〔三〕悻悻 怒也。〔四〕領郡二句 杜甫詩。言官之不顧外放也。〔五〕帕 額巾也。〔六〕綉鞞 戎服也。劉克莊詩，少年從軍事綉鞞。〔七〕令狐頴

唐人，德芬玄孫。登進士第，官至祕書少監。〔八〕齊曠 瀛州高陽人。登博學宏詞，累官中書侍郎，封河間男，卒

謚曰忠。〔九〕鉢 頭巾也。〔一〇〕潭 積水也。〔一一〕陽山 今廣東陽山縣。〔一二〕朱紫陽 宋朱熹，字元晦，

始居崇安，榜廳事曰紫陽書室，故有此稱。〔一三〕首簿 即主簿，掌理文書簿籍，爲掾史之長。〔一四〕同安 今福

建同安縣。〔一五〕吾媵阿 阿，同嬰。惟命是聽，不敢持異同也。白居易有木詩序：予嘗讀漢書，見佞順媵嬰，鬪身忘國，

如張禹輩者。〔一六〕登之福山 福山縣，明屬山東登州府。〔一七〕七百里 縣所割地，約百里左右。〔一八〕侯 射

布，今之箭靶也。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一九〕厥角稽首 孟子：若崩厥角稽首。謂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二〇〕

贈言 史記：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王勃文：臨別贈言。〔二一〕地官 卽戶部。〔二二〕華 猶言榮寵也。

與郡守肅齋王公書

文徵明

(明)長洲人，初名璉，以字行，更字徵仲，別號衡山。吳視允明、唐寅、徐禎卿等齊名。正德末，以歲貢生詣吏部

試，授翰林院待詔。世宗立，預修武宗實錄，待選廷，未幾，乞歸。四方乞詩文書畫者，接踵於道；外國使者道吳門，望里肅拜，以不獲見爲恨。卒年已九十。

夫聲聞歷法過情，君子所恥；有損無益，賢者不爲。今大巡曰郭公，欲爲某建立坊表，曰出於常格，區區淺薄，豈所宜蒙；深有不自安者。自惟潦倒曰儒生，塵伏里門，又以衰病蹇劣，曰不能廁跡士大夫之間，故孳曰歛曰退縮，非以是爲高也。今以爲賢於他人，郡士夫誰爲不肖？且某在今諸士夫中，名位最微，人品最下，行能才智，最爲凡劣。一旦以爲賢，而拔出其上，冒然居之，豈非君子所深恥哉！某雖不當，自託於君子，然亦安肯覲然無恥，甘於小人之歸哉？

嘗閱郡志，宋蔣堂希魯，曰以禮部侍郎致仕居吳，時胡文恭公曰守郡，以其名德，因卽所居，表爲「難老坊」。蔣公愀然不樂，曰：「此俚俗歆豔，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爲誇者，何以

至於我也？」胡公即爲撤去。○當時以爲美談，迄今傳示方冊。某自視於蔣公無能爲役，而明公則今之胡公也。且某素蒙垂愛，其忍以里俗小人待之哉？某雖非足於內者，然竊欲自附於知分○守己之士，以求免於務外爲名之愆。惟是憲府崇嚴，無由控訴，欲望明公轉達此情，得賜寢罷，實出至幸也。況今歲歉民窮，賦無從出，一有興作，不無動擾，此亦明公所宜軫念者。且某世居此里，自祖父父叔以來，世叨薄宦，○里中父老，每爲贊喜；然於其人實未嘗有毫髮蔭庇。萬一舉事，則匠作夫役，勞頓實多。夫不能覆庇，而反至勞頓，○豈當時贊喜之意哉？彼雖自受其役，而區區以一身標表之故，坐視其勞，亦何能安然不爲之意哉！徒費財力，而又使人不安，正所謂無益而有損，竊爲明公不取也。

比者○顧訪，首及此事，某即欲以此事上瀆明公。彼時猶以爲未必遽爾，乃者反覆思之，恐一旦文移下督，材木既具，營繕既嚴，則勢不可復止；雖欲有言，不可得矣。緣是不得已，輒露血誠，先此懇請，惟明公曲賜處分，倘得幸免，則明公之惠，不淺矣。區區此請，在於必得。若以爲非出至誠，姑爲是退托，以激冒時譽，則重得罪於左右矣；然而不敢避也。病茶○不前，無緣躬叩鈴階，○謹勒手狀，令兒子俯伏以請。臨紙不勝願望之至！

【註釋】〔一〕大巡 明制有巡按使者，不常設，故有此稱。〔二〕坊表 建築物以旌表鄉里之善人者，如忠孝坊節義坊之類。〔三〕潦倒 不得志也。〔四〕蹇劣 無才也。〔五〕拏斂 斂，束也。後漢書：拏斂九藪之動物。

〔六〕蔣堂希魯 堂，字希魯，宋常州宜興縣人。官至尚書禮部侍郎，致仕卒。堂爲人清修純飭，遇事毅然不屈，貧

而樂施，好學工文辭。〔七〕胡文恭公 名宿，字武平，宋常州晉陵人。官至太子少師，諡文恭。〔八〕胡公卽爲撤

去 按難老坊卽靈芝坊。希魯欲撤去之，文恭欲如其請，則營繕已畢，知其嘗獲芝草之瑞，更爲靈芝，實則未撤去

也。見墨莊漫錄。〔九〕軫 念也，輾轉思念也。〔一〇〕世叨薄宦 微明父林，溫州知府；叔父森，右僉都御史。〔一

一〕不能覆庇二句 前代國家興作，不以貧雇傭，強民爲之，故云然。〔一二〕二守 太守之倅也，如清制同知通判

之類。〔一三〕茶 疲貌。〔一四〕鈴階 鈴，鐸也，設於宮殿樓閣之間，風吹則相觸作聲，階近簷，簷有鈴，故云。

報劉一丈書

宗 臣

（明）字子相，興化人。嘉靖間進士，官至提學副使。著有宗子相集十五卷行於世。

數千里外，得長者時賜一書，以慰長想，卽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饋遺，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書中情意甚殷，卽長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長者深也。至以上下相孚，不才德稱

位語不才，則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稱，固自知之矣。至於不孚之病，則尤不才爲甚。

且今之所謂孚者何哉？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門者故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即門者持刺而入，而主人又不即出見，立廐中，僕馬之間，惡氣襲衣袖，即飢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客矣，客請明日來。』即明日又不敢不來。夜披衣坐，聞鷄鳴，即起盥櫛，走馬抵門。門者怒曰：『爲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客心恥之，強忍而與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廐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所上壽金。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然後命吏納之。則又再拜，又故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顧我，他日來，幸無阻我也。』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即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即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語人曰：『某也賢，某也賢。』聞者亦心計交贊之。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也。長者謂僕能之乎？

前所謂權門者，自歲時伏臘，一刺之外，即經年不往也。間道經其門，則亦掩耳閉目，躍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則僕之褊衷，以此長不見悅於長吏，僕則愈益不顧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而已。』長者聞之，得無厭其爲迂乎？鄉園多故，不能不動客子之愁，至於長者之抱才而困，則又令我愴然有感。天之與先生者甚厚，無論長者不欲輕棄之，即天意亦不欲長者之輕棄之也。幸寧心哉！

【註釋】 〔一〕孚 信也。 〔二〕刺 釋名，書姓名於奏白曰刺。今名片也。 〔三〕廐 馬舍也。 〔四〕盥 以盆

水沃洗曰盥。 〔五〕櫛 理髮也。 〔六〕壽金 以金帛贈人曰壽。史記刺客傳：嚴仲子奉黃金百鎰，爲聶政母壽。

〔七〕歲時伏臘 楊慎報孫會宗書：「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炷羔，斗酒自勞。」伏日在夏，臘日在冬，秦漢時

令節。 〔八〕褊衷 褊急之心也。詩魏風：維是褊心。

過雲木冰記

陸龜蒙四明山詩序：「山中有雲不絕者二十里，民皆家雲之南北，每相徙，謂之過雲。」木冰，謂雨者樹木

即凝成冰也。

黃宗羲

（明）字太沖，號梨洲，浙江餘姚人。明諸生。魯王監國，授左都御史。明亡，奉母還家。康熙間，薦舉鴻博不就。

之敲嗑〔五〕天呵〔五〕地吼〔五〕陰崖沍〔五〕穴〔五〕聚雹〔五〕堆冰〔五〕故爲玄冥〔五〕

之所長駕羣峯灌頂北斗墮脅〔五〕藜蓬臭蔚〔五〕雖焦原竭澤〔五〕巫吁魃〔五〕舞〔五〕

常如夜行秋爽故爲矚靈〔五〕之所割匿且其怪松人楓〔五〕礮石〔五〕罔草〔五〕碎碑

埋輒枯齧〔五〕碧骨皆足以興吐雲雨而仙宮神治山岳炳靈高僧懸記〔五〕冶鳥〔五〕

木客〔五〕窅〔五〕峯〔五〕幽深其氣皆歛而不揚故恆寒而無煖〔五〕

余乃喟〔五〕然曰〔五〕嗟乎同一寒暑有不聽命於造化之地同一過忒〔五〕有無

關係於吉凶之占居其間者亦豈無浚峯掘藥高言崎〔五〕行〔五〕無與〔五〕於人世治亂之數

者乎余方齟〔五〕齟〔五〕世度將欲過而問之〔五〕

【註釋】 〔一〕壬午 明崇禎十五年。 〔二〕晦木澤望 均宗義弟，晦木名宗炎，世稱立谿先生，澤望名宗會，號

縮齋，學者稱石田先生。 〔三〕四明 山名，在浙江鄞縣西南。山上有分水嶺，石窗四面玲瓏，每大地澄霽，望之如

戶牖，中通日月星辰之光，故名。 〔四〕雪竇 山名，在浙江奉化縣西北，亦四明之別阜。 〔五〕霽濤澳濁 霽，霧

氣也。霽，氣也。澳，垢濁也。 〔六〕窈然 深邃也。 〔七〕嵐 山氣蒸潤也。 〔八〕褹氣 霽氣也。 〔九〕呼嗟咽續

言呼嗟聲忽咽忽續也。 〔一〇〕冥莽地表 冥，晦冥也。莽，雲霧散也。地表，地外也。 〔一一〕小草珠圓長條玉潔

言草上凝露，如珠之圓。木上結冰，如玉之潔也。 〇〇〇 璫髻插於幽篁 王建詩：「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

色輕輕。」篁，竹叢也。 〇〇〇 纓絡纏於蘿闕 梁簡文帝菩提樹頌：「五百寶蓋，勝光自合；十千纓絡，懸空下墜。」

蘿，蔓草也。闕，空隙處也。 〇〇〇 琤琮俯仰 琤琮，玉聲。有所俯仰，獨之成聲也。 〇〇〇 愕哈 原本為哈愕。案字書

無愕字，當作愕哈。誇視貌。班固西都賦，雖輕迅與儼狻，猶愕哈而不能階。 〇〇〇 春秋書之 春秋成公十六年：春

王正月，雨木冰。 〇〇〇 五行志之 劉向五行傳：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 〇

〇凍洛 楚辭：「冰凍兮洛澤。」洛澤，冰貌。 〇〇 尊塵沸響肩鑄人間 肩鑄，箱篋前鎖處。言與人間隔絕也。

〇〇 陰火 博物志：凡水源有硫黃，其泉則溫，故云陰火。拾遺記：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巨穴，穴中有水，其色

若火，晝則通耀，不明，夜則照耀穴外。雖波濤灌蕩，其光不滅，是謂陰火。 〇〇〇 愆陽 左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

言天時陰陽失調也。 〇〇〇 剛風疾輪 言強風之疾於輪也。 〇〇〇 南箕哆口 哆，張口也。箕，星名，二十八宿之

一，今夏至節子初三刻十四分之中星。舊說箕星主風。詩小雅：「哆兮哆兮，成是南箕。」 〇〇〇 飛廉弭節 風俗通：飛

廉，風伯也。弭，止也。 〇〇〇 舌土蕤 大穴也。宋玉風賦：「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浸淫谿谷，盛怒於土蕤之口。」

〇〇 大隧 地闕也。詩大雅：「大風有隧，有空大谷。」隧，道也。西風謂之大風。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

中。 〇〇〇 勃鬱煩冤 風迴旋之貌。宋玉風賦：「勃鬱煩冤，衝孔襲門。」 〇〇〇 蛟 古以蛟為龍類，能發生大水。 〇

凸囁 舊說，若龍而黃，無角。〔三〕蟻螿 伏藏也。〔三〕敲嗑 嗑，合也。〔三〕天呵地吼 吼，獸鳴也。狀風之大。〔三〕陰崖五穴 崖，山邊也。五，閉塞也。〔三〕玄冥 水神。禮月令，孟冬之月，其神玄冥。〔三〕翠峯灌頂北斗墮脅 脅，胸之兩旁有肋骨處。此言接近北斗星，望之如墮脅也。二句狀其高。〔三〕藜蓬真蔚 曹植籍田說：「藜蓬真蔚，寒之乎遠疆。」藜蓬蔚，皆賤草也。〔三〕焦原竭澤 旱之甚也。〔三〕巫吁魃舞 魃，旱鬼也。詩雲：漢篇：「旱魃爲虐。」巫主祈晴禱雨，巫吁魃舞。此言山外雖旱暵，而山中自寒涼也。〔三〕曜靈 廣雅，日名曜靈。〔四〕人楓 南方草木狀，楓木歲久，則生瘤癭，謂之楓人。朝野僉載，江東江西山中多有楓木人，似人形，長三四尺，夜雷雨即長與樹齊，見人即縮依舊。〔四〕礬石 說文：礬石，出漢中。山海經：西山皐塗之山，有白石名礬，可毒鼠。〔四〕罔草 糾結之叢草也。〔四〕齋 肉腐曰齋。〔四〕高僧懸記 或是山僧在絕壁懸崖題名記事。〔四〕冶鳥 搜神記：越地深山中有鳥，大如鳩，青色，名曰冶鳥。〔四〕木客 漫叟詩話：東坡作虔州八境詩，曰：「山中木客解吟詩。」十道四蕃志：虔州上洛山，有木客鬼，與人交，甚信，未嘗言能作詩也。〔四〕過忒 忒，更變也。〔四〕崎行 崎，異也。〔四〕麒麟世度 麒麟，格不相入之謂。世，謂人世。度，謂法度。言與世之法度相麒麟也。此文當是先生在鼎革後追記。

游九華記

山在安徽青陽縣西南，舊唐名九子山，山有九峯，如蓮花。唐李白遊此，改今名。高千仞，周千八百十里。峯之得

名者四十有八，巖十四，洞五，嶺十一，泉十七，原二。其餘池壩溪潭之屬，以奇勝名者甚多。

施閨章

（唐）字尙白，號愚山，安徽宣城人。順治進士，官至侍讀學士，著有《學餘堂詩文集》。

昔劉夢得嘗愛終南太華女几荆山，以為此外無奇秀，及見九華，始自悔其失言。是說也，嘗竊疑之。而李太白以山有蓮花峯，改九子為九華。予舟過江上，望數峯空翠可數，約略如八九仙子云。

其山外峻中夷，由青陽西南行，則峯攢岫複，環奇百出，而入其中，則曠以隱。由山麓褰裳，則寒泉數十百道，噴激沙石，碎玉哀絃，而入其中，則與以靜。蓋巖壑盤旋，白雲翳鬱，道士之所族處者，是為化城。一峯屹然，四山雲合，若羣龍之攫明珠者，是為金地藏塔。循簷送目，虛白之氣，遠接江海，而四方數千里來禮塔者，踵接角崩，叫號動山谷，若疾痛之呼父母，蹈湯火之求救援。道士爭緣為市，幾以山為壘，斷矣，豈復知有雲壑乎！於是擇其可游者，曰東巖，其上有堆雲洞，師子石。

僧屋數間，刻王文成〔一〕手書。文成聚徒講學，游憩於斯，有東巖燕坐詩。今求其講堂，無復知者。天柱峯最高，俯視化城爲一盃，絕壁矗立，亂山無數，所謂九十九峯者，迷離莫辨，如海潮湧起，作層波巨浪，青則結綠，紫則珊瑚，夕陽倒蒸，意眩目奪，蓋至此而九華之勝乃具。惜非閒人，不得坐臥十日，招太白夢得輩於雲霧間相共語耳。

游以甲午歲十月，從之者查子素先，徐子道林。

【許巖】〔一〕劉夢得 名禹錫，唐彭城人。〔二〕終南山 在陝西境，橫互關中南面，其主山乃在長安縣南。

【三】太華 卽華山。〔四〕女兒 山名，在河南宜陽縣西，晉張軌隱於此。〔五〕荆山 按荆山有四：一在陝西

富平縣西南，一在湖北南漳縣西北，一在河南禹縣西北，一在安徽懷遠縣西南。此當指湖北之荆山也。桓玄江淹

均有荆山詩。〔六〕李太白 名白，唐人。生於蜀昌明之青蓮鄉，號青蓮居士。天才英特，質知章見其文，歎爲謫仙，

言於玄宗，供奉翰林，甚見愛重。後坐事流夜郎，遇赦得還。詩與杜甫並稱。〔七〕峻夷 峻，險也。夷，平也。〔八〕青

陽 屬安徽省。〔九〕峯攢岫複 攢，聚也。岫，山穴也。言峯岫之多。〔一〇〕褰裳 褰，舉也。裳，下衣也。〔一一〕翁鬱

盛貌。〔一二〕虛白 白，明也。莊子：虛室生白。江總詩：幽居服藥餌，山意生虛白。〔一三〕壑斷 岡壑之斷而高者。

孟子公孫丑篇：「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

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龍斷，一作壘斷。 四王文成，名守仁，餘姚人，學者稱陽明先生，諡文成。 入九華山，日晏坐僧寺。 吾結緣，王名，史記范雎傳：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 百珊瑚，熱帶深海中，有小蟲叢生，其骨骸相結合，積之既久，堅硬似玉，形如樹枝，名曰珊瑚，有紅白二種。

山來閣記

王弘撰

（清）字無異，一字文修，號山史，陝西華陰人，著有《西齋文集》。

桃葉渡之側，有園一區，廣數十弓，宋君以偉之所營也。花藥林竹，可以娛目；蓄古今人字畫，可以澄懷；積書千卷，可以求聖賢之道，知人論世；有閣高三層，可以遠眺。癸卯春，予來金陵，曾登其上，望鍾山焉。以偉負意氣，不屑流俗，每招四方士爲高會，賦詩飲酒不輟，予固心壯之。然以偉魏國之女夫也。遘世之變，魏國故第廢置，東園闌榭，蕩爲寒煙，中山之遺烈，不可問矣。而以偉尙有此以優遊卒歲，俛仰之間，其能無今昔之感乎哉！

予去幾三十年，庚午秋重來，下榻其中，雖風景如故，而書畫散佚，閣已毀。其

最高一層，不得如昔之所望；以偉亦蟠案然〇〇老矣。閣故顏「容安」〇〇以偉喜予之來，易之曰「山來」〇〇乃舉觴屬記，援文忠銘蘇程菴〇〇爲說。予不敢承，則告之曰：「今天下何曾有山水哉！予生長西方，〇〇天府之國，〇〇爲荒墟久矣。比出潼關，〇〇城郭人民，皆已非舊。過郾來郾〇〇之野，觀當年戰場，燐火〇〇夜青，殤魂〇〇晝號，〇〇祖宗之澤，日以滅沒，有不勝〇〇其戚者。而此邦煙景華麗，士大夫猶得以管絃歌舞，飾其遊宴之樂。乃市井鬻競之習，相尋未息，有道者之所懼也。且人生夢幻，來去之跡，亦何常之有？予之居此，寄爾，卽子之有此，亦寄爾。縱浪大化，〇〇身名翳如，〇〇苟適目前，何多求焉？其敢竊前賢之美談以自侈爲？」以偉不答，予亦就寢，恍惚〇〇窈窕，〇〇宛如昔之所望，鬱鬱蔥蔥，〇〇直臨隱牖，〇〇予不覺其肅然〇〇而恐，悄〇〇然〇〇而悲，憬〇〇然〇〇而寤，〇〇遂披衣書之，以爲山來閣記。

【註釋】〇〇桃葉渡 在南京，以晉王獻之作歌送其妾桃葉在此渡江得名。〇〇區 域也。漢書揚雄傳，有田一廛，宅一區。〇〇弓 量地之數，五尺爲一弓，卽一步也。〇〇花藥 藥，欄也。〇〇知人論世 孟子萬章篇：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〇〇鍾

山 俗稱紫金山，在南京中山門東北。〔七〕不屑流俗 謂不屑與流俗之士為伍也。〔八〕魏國 徐達從明

太祖征略四方，有功，封魏國公。此言達之後嗣。〔九〕女夫 猶言婿也。爾雅釋親：女子之夫為婿。〔一〇〕中山

徐達卒後，追封中山王，謚武寧。〔一一〕優遊卒歲 孔子去魯歌：蓋優哉遊哉，聊以卒歲。〔一二〕殺 減削也。〔一三〕

言矍然 髮白貌。〔一四〕閣故顏容安 匾額題字曰顏。言閣上之匾，本題「容安」二字也。〔一五〕山來 弘撰號

山史。喜其來，故號曰山來。〔一六〕文忠銘蘇程庵 蘇軾蘇程庵銘序：程公庵，南華長老辯公，為吾表弟程德孺作

也。吾南遷過之，更其名曰蘇程。〔一七〕生長西方 弘撰為陝西華陰人。陝西，古秦地。〔一八〕天府之國 肥沃險

固，物產饒多之域，謂之天府。戰國策秦策：蘇秦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一九〕潼關

關名，即今陝西潼關縣治，後漢建安中建，歷代皆要地。〔二〇〕邠 閩地名，春秋謂之王城，在今河南洛陽縣

西。左傳宣公三年：成王定鼎於邠。〔二一〕燐火 野火之忽隱忽現，作青色者。淮南子注：「精在地暴露百日，則

為燐。」俗謂之鬼火。〔二二〕殤魂 殤，未成人喪也，謂夭折之魂。〔二三〕縱浪大化 縱浪，謂縱肆放浪也。大化，猶

言造化。〔二四〕翳如 翳，隱蔽也，滅也。翳如，謂空虛也。〔二五〕恍惚 見不真切也。〔二六〕窈窕 深遠貌。凡山水

宮室深遠者，皆曰窈窕。郭璞賦：幽岫窈窕。〔二七〕鬱鬱蔥蔥 氣佳貌。後漢書光武紀：氣佳哉鬱鬱蔥蔥然。〔二八〕

闢 穿壁以木為交窗也。〔二九〕肅然 端莊貌。〔三〇〕悄然 靜貌。〔三一〕儼然 覺悟也。〔三二〕寤 寤覺也。

醉書齋記

鄭日奎

(清)字次公，江西貴溪人。順治進士，官禮部郎中。有靜庵文集。

於堂左潔一室，爲書齋，明窗素壁，泊如也。設几二，一陳筆墨，一置香鑪茗椀之屬。竹牀一，坐以之；木榻一，臥以之。書架書筒各四，古今籍在焉。琴磬塵尾，諸什物，亦雜置左右。甫晨起，卽科頭，拂案上塵，注水硯中，研墨及丹鉛，飽飲筆以俟，隨意抽書一帙，據坐批閱之。頃至會心處，則朱墨淋漓漬紙上，字大半爲之隱。有時或歌或嘆，或笑或泣，或怒罵，或悶欲絕，或大叫稱快，或咄咄，切詫異，或臥而思，起而狂走。家人矚見者，悉駭愕，罔測所指，乃竊相議，俟稍定，始散去。婢子送酒茗來，都不省取，或誤觸之，傾溼書冊，輒怒而加責，後乃不復持至。踰時或猶未食，無敢前請者，惟內子時映簾窺余，得間始進曰：『日午矣，可以飯_{邪上}乎？』余應『諾！』內子出，復忘之矣。羹炙皆寒，更溫以俟者數四；及就食，仍挾一冊與俱，且噉。且閱，羹炙雖寒，或且味變，亦不覺也。至或誤以雙箸亂點所閱書，良久始悟，非筆而內子及婢輩，罔不竊笑者。夜坐漏常午，顧僮侍，無人在側。

俄而^始震左右起視之，皆爛漫睡地上矣。

客或訪余者，刺已入，值余方校書，不遽見；客伺久，輒大怒詬，或索取原刺，余亦不知也。蓋余性既嚴急，家中人啓事不以時，即叱出，而事之繁緩不更問，以故倉卒^猝不得白。而家中鹽米諸瑣務，皆內子主之，頗有序，余以是無所顧慮，而嗜益僻。他日忽自悔，謀立誓戒之，商於內子。內子笑曰：『君無效劉伶[○]斷[○]飲法，祇賺[○]余酒脯，[○]補五臟勞耶！吾亦惟坐視君沉湎[○]耳，不能贊成君謀。』余愴[○]然[○]，[○]久之，因思余於書，洵不異伶於酒，正恐旋誓且旋畔，且爲文字飲，不猶愈於紅裙耶！[○]遂笑應之曰：『如卿言，亦復佳，但爲李[○]白婦[○]太常妻[○]不易[○]耳！』乃不復立戒，而探其語意以名吾齋，曰「醉書」。

【詳釋】[○]泊如 靜默無爲也。[○]塵尾 拂塵也。[○]科頭 脫帽露首曰科頭。[○]丹鉛 丹赤

色，丹砂也，卽朱砂。鉛卽鉛粉。批書欲用數色，故墨與丹鉛齊施。[○]書軼 書衣也，小囊也。古人之書，皆爲卷子，以

囊盛之，則曰軼。[○]咄咄 驚怪聲。[○]瞞 視也。[○]罔測所指 不測其意之所在也。[○]內子

妻也。[○]劉伶 [○]晉書劉伶傳：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

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

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塊然復醉。〔一〕倘然 失意貌。〔二〕爲文字飲不猶愈於紅裙耶 謂醉於書，猶愈於醉於色也。〔三〕李白婦 李白贈內詩：「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雖爲李白婦，何異太常妻。」李白，見遊九華記。婦許氏，故相許圜師之孫女。〔四〕太常妻 後漢書周澤傳：常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收送詔獄。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

鳴機夜課圖記

蔣士銓

(清)字心餘，一字蒼生，號藤園，又號晴峯，江西鉛山人。乾隆進士，官翰林編修。著有忠雅堂全集，藤園九種

曲等書。

吾母姓鍾氏，名令嘉，字守箴，出南昌名族，行九。幼與諸兄從先祖滋生公讀書，十八歸先府君。時府君年四十餘，任俠好客，樂施與，散數千金，囊篋蕭然。賓從滿座，吾母脫簪珥，治酒漿，盤盞間未嘗有儉色。越二載生銓，家益落，歷困苦窮乏，人所不能堪者，吾母怡然無愁盛狀，戚黨人爭賢之。府君由是得復遊燕趙間，而歸

吾母及銓寄食外祖家。

銓四齡，母日授四子書，數句，苦兒幼不能執筆，乃鏤竹枝爲絲，斷之，詰屈作波磔，點畫，合而成字，抱銓坐膝上教之。既識，即拆去，日訓十字。明日，令銓持竹絲，合所識字，無誤乃已。至六齡，始令執筆學書。先外祖家素不潤，歷年饑大凶，益窘乏。時銓及小奴衣服冠履，皆出於母。母工纂繡組織，凡所爲女紅，令小奴攜於市，人輒爭購之，以是銓及小奴無襁褓狀。

先外祖長身白髯，喜飲酒，酒酣，輒大聲吟所作詩，令吾母指其疵。母每指一字，先外祖滿引一觥，數指之後，乃陶然。捋鬚大笑，舉觴自呼曰：『不意阿丈乃有此女！』既而摩銓頂曰：『好兒子，爾他日何以報爾母？』銓釋不能答，投母懷，淚潏潏下，母亦抱兒而悲，簷風几燭，若愀然，助人以哀者。記母教銓時，組訓績紡之具，畢置左右，膝置書，令銓坐膝下讀之。母手任操作，口授句讀，咿唔之聲，與軋軋相聞。兒怠，則少加夏楚，旋復持兒泣曰：『兒及此不學，我何以見汝父！』至夜分寒甚，母坐於牀，擁被覆雙足，解衣以胸溫兒背，共銓朗誦。

之讀倦，睡母懷，俄而母搖銓曰：『可以醒矣。』銓張目視母面，淚方縱橫落，銓亦泣。少間，復令讀，雞鳴，臥焉。諸姨嘗謂母曰：『妹一兒也，何苦乃爾？』對曰：『子衆可矣，兒一，不肖，妹何託焉！』

庚戌，外祖母病且篤，母侍之，凡湯藥飲食，必親嘗之而後進；歷四十晝夜，無倦容。外祖母瀕危，泣曰：『女本弱，今勞瘁過諸兄，憊矣。他日壻歸，爲我言：「我死無恨，恨不見女，子成立。」其善誘之！』語訖而卒。母哀毀骨立，○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閭黨媼同姬，○一時咸以孝女稱，至今弗衰也。

銓九齡，母授以禮記周易毛詩，皆成誦；暇更錄唐宋人詩，教之爲吟哦，○聲。母與銓皆弱而多病。銓每病，母卽抱銓行一室中，未嘗寢；少痊，○輒指壁間詩歌，教兒低吟之，以爲戲。母有病，銓則坐枕側不去。母視銓，輒無言而悲。銓亦淒楚依戀，○嘗問曰：『母有憂乎？』曰：『然！』然則何以解憂？曰：『兒能背誦所讀書，斯解也。』銓誦聲琅琅，○然，爭藥鼎沸。○母微笑曰：『病少差矣。』○由是母有病，銓卽持書誦於側，而病輒能愈。十歲父歸，越一載，復攜母及銓，偕游燕趙秦魏齊梁吳楚間。先府君苟有過，母必正言婉規，或

怒不聽，則屏_丙息，俟怒少解，復_丙力爭之，聽而後止。先府君每決大獄，母輒攜兒立席前曰：『幸以此兒爲念！』府君數頷之。先府君在客邸，_丙督銓學甚急，稍怠，卽怒而棄之，數日不及一言，吾母垂涕扑_丙之，令跪讀至熟乃已，未嘗倦也。銓故不能荒於嬉，而母教亦以是益嚴。又十載歸，卜居於鄱陽，_丙銓年且二十。明年娶婦張氏，母女視之，_丙訓以紡績織紵_丙事，一如教兒時。銓年二十有二年，未嘗去母前，以應童子試，歸鉛山，_丙母略無離別可憐之色，旋補弟子員。明年丁卯，食廩餼，_丙秋薦於鄉，_丙歸拜母，母色喜。依膝下廿日，遂北行。母念兒輒有詩，未一寄也。明年落第，九月歸。十二月，先府君卽世，母哭瀕死者十餘次，自爲文祭之，凡百餘言，朴婉沉痛，聞者無親疏老幼，皆嗚咽_丙失聲。時行年四十有三也。

己巳，有南昌老畫師游鄱陽，八十餘，白髮垂耳，能圖人狀貌。銓延之爲母寫小像，因以位置景物請於母，且問：『母何以行樂，當圖之以爲娛。』母愀然曰：『嗚呼！自爲蔣氏婦，常以不及奉舅姑盤_丙爲恨，而處憂患哀慟間數十年，凡哭父、哭母、哭兒、哭女天折，今且哭夫矣。未亡人欠一死耳，何樂爲！』銓跪曰：『雖然，母志有樂得未致者，_丙請寄斯圖。』

也可乎？母曰：『苟吾兒及新婦能習於勤，不亦可乎？鳴機夜課，老婦之願足矣，樂何有焉？』
銓於是退而語畫士，乃圖秋夜之景：虛堂四敞，切四一燈熒熒，切四高梧蕭疎，影落簷際。堂中列一機，畫吾母坐而織之，婦執紡車坐母側，簷底橫列一几，翫燭自照，憑畫欄而讀者，則銓也。階下假山一，砌切去花盆蘭，切於何娜切上相倚，動搖於微風涼月中。其童子蹲樹根，捕捉織爲戲；及垂短髮持羽扇煮茶石上者，則奴子阿童，小婢阿昭。圖成，母視之而歡。銓謹按吾母生平勤勞爲之略，以進求諸大人先生之立言而與人爲善者。

【註釋】〔一〕鍾令嘉 號甘茶老人，著有柴車倦遊集。〔二〕南昌 清府，今裁府留縣，屬江西省。〔三〕先府

君 謂父也。士銓父名堅，字適園，有奇節。〔四〕簪珥 簪，首笄，連冠於髮者。珥，以珠玉爲耳飾也。〔五〕罍 酒

尊也。〔六〕儉色 儉，不足也。〔七〕四子書 大學中庸，爲曾子子思子所述孔子之言；論語記孔子之言；孟子

記孟子之言，故曰四子。〔八〕鏤 刻也。〔九〕詰屈 作波磔點畫。詰屈謂作書不便貌。晉書衛恆傳，「字勢云

研桑不能數其詰屈。」波磔點畫，並書法也。左撇曰波，右捺曰磔。鄭元祐詩：「北面從師學波磔。」以筆著紙一起曰

點。王羲之文：「每作一點，如高峯墜石。」橫筆謂之畫。〔一〇〕綵 織物，似組而赤者。〔一一〕襤褸 衣服破敗也。

〔二〕釋 鬚也。〔三〕酣 飲酒而樂也。〔四〕疵 病也。〔五〕觥 酒器。〔六〕陶然 樂貌。〔七〕愀然

不樂貌。〔八〕粗紉 條也。薄闊者爲粗，似繩者爲紉。禮內則：織紉粗紉。〔九〕咻晤 書聲也。〔一〇〕軋軋

機聲也。〔一一〕夏楚 夏，複也。楚，荆也。教者所用以撻犯禮者也。禮學記：夏楚二物，收其威也。〔一二〕哀毀骨立

後漢書滯滄傳：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骨立，醫療數年，乃起。〔一三〕媼媼 婿父曰媼。兩婿相謂曰媼。〔一四〕爭藥

鼎沸 言書聲琅琅然，與藥鼎之沸聲爭響也。〔一五〕少差 小愈也。〔一六〕鄱陽 縣名，屬江西省。〔一七〕母女

視之 言母不以婦視而以女視也。〔一八〕鉛山 縣名，屬江西省。〔一九〕糜餼 餼，禾米也。科舉時生員之受餼

者曰糜生。所謂餼者，以銀代之。〔二〇〕鄉薦 舉孝廉也。〔二一〕盤匱 匱，盥器。禮內則：敦卒匱匱。〔二二〕母志有

樂得未致者 猶言母心有所喜好，而尚未得償其願者。〔二三〕敝 顯露也。〔二四〕孀娜 柔弱貌。

祭妹文

袁枚

（清）字子才，號簡齋，浙江錢塘人。乾隆進士，知溧水、江寧等縣。解組寓金陵，築隨園以終老。有小倉山房全集。

乾隆丁亥冬，葬三妹素文於上元之羊山，而奠以文曰：

嗚呼！汝生於浙，而葬於斯，離吾鄉七百里矣。當時雖綺夢幻想，寧知此爲歸骨所

耶汝以一念之貞，〔白〕遇人此切離，〔言〕致孤危託落，雖命之所存，天實爲之，然而累汝至此者，未嘗非予之過也。予幼從先生授經，汝〔言〕肩而坐，〔言〕愛聽古人節義事，一旦長成，遽躬蹈之。嗚呼！使汝不識詩書，或未必艱貞若是。余捉蟋蟀，〔言〕汝奮臂出其間，歲寒蟲僵，同臨其穴。今予殮汝葬汝，而當日之情形，憬然〔言〕赴目。予九歲憩書齋，〔言〕汝梳雙髻，〔言〕披單縑，〔言〕來，溫繙衣，〔言〕一章。適先生參切加，〔言〕戶入，聞兩童子音琅琅，〔言〕然，不覺莞爾，〔言〕連呼則則，〔言〕此七月望日事也。汝在九原，當分明記之。予弱冠〔言〕粵行，〔言〕汝倚〔言〕裳悲慟。逾三年，予披宮錦，〔言〕還家，汝從東廂扶案，〔言〕出一家瞠〔言〕視，〔言〕而笑，不記語從何起，大概說長安登科，函使〔言〕報信，〔言〕遲早云爾。凡此瑣瑣，雖爲陳迹，然我一日未死，則一日不能忘。舊事填〔言〕膺，〔言〕思之淒梗，〔言〕如影歷歷，逼取便逝，悔當時不將嬖〔言〕媿，〔言〕情狀，羅縷紀存。然而汝已不在人間，則雖年光倒流，兒時可再，而亦無與爲證印者矣。

汝之義絕高氏而歸也，堂上阿嬈，〔言〕仗汝扶持，家中文墨，〔言〕映〔言〕汝辦治，〔言〕嘗謂女流中最少明經義諳雅，〔言〕故者，汝嫂，〔言〕非不婉孌，〔言〕而於此微缺然。故自

汝歸後，雖爲汝悲，實爲予喜。予又長（上）汝四歲，或人間長者先亡，可將身後託汝，而不謂汝之先予以去也。前年予病，汝終宵刺（七）探，減一分則喜，增一分則愁。後雖小差（去），猶尙（得）殢（疾），無所娛遣。汝來牀前，爲說稗（戲）官（三）野史（三），可喜可愕之事，聊資一懽。嗚呼！今而後吾將再病，教（際）從何處呼汝耶？

汝之疾也，予信醫言無害，遠弔揚州。汝又慮感吾心，阻人走報。及至綿悒（三）已極，阿嬭問「望兄歸否？」強（上）應曰「諾！」已予先一日夢汝來訣（決），心知不祥，飛舟渡江。果予以未時還家，而汝以辰時氣絕，四支猶溫，一目未瞑，蓋猶忍死待予也。嗚呼痛哉！早知訣汝，則予豈肯遠遊，卽遊亦尙有幾（上）許心中言，要汝知聞，共汝籌畫也。而今已矣，除吾死外，當無見期。吾又不知何日死，可以見汝，而死後之有知無知，與得見不得見，又卒難明也。然則抱此無涯之憾，天乎人乎，而竟已乎！

汝之詩，吾已付梓（三），汝之女，吾已代嫁，汝之生平，吾已作傳（法），惟汝之窀（也），尚末謀耳。先塋（香）在杭，江廣河深，勢難歸葬，故請母命而寧汝於斯，使祭掃也。其旁葬汝女阿印（三），其下兩塚，一爲阿爺侍者朱氏，一爲阿兄侍者陶氏（三）。羊山曠渺，南望

原隰，〔一〕西望樓霞，〔二〕風雨晨昏，羈魂有伴，當不孤寂。所憐者，吾自戊寅年讀汝哭姪詩，〔三〕後至今無男，〔四〕兩女牙牙，〔五〕生汝死後，纔周晷，〔六〕耳。予雖親在未敢言老，〔七〕而齒危髮禿，暗裏自知。知在人間，尙復幾日？阿品，〔八〕遠官河南，亦無子女，〔九〕九族無可繼者。汝死我葬，我死誰埋？汝倘有靈，可能告我？

嗚呼！生前既不可想，身後又不可知，哭汝既不聞汝言，奠汝又不見汝食。紙灰飛揚，朔風野大，阿兄歸矣，猶屢屢回頭望汝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註釋】〔一〕素文 名機，別號青琳居士，爲袁枚第三妹。〔二〕上元 清縣，屬江寧府，今併入江寧縣，屬江蘇

省。〔三〕簡夢 淵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二曰簡夢。〔四〕一念之貞 枚所撰《女弟素文傳》云：『先君與如皋高

氏，指腹訂婚，寄金鎖爲禮，時妹未周歲也。後十餘年，高氏使人來曰：『某子病，不可以婚，願以前言爲戲。先君猶豫。妹侍側，持金鎖而泣，不食。』繼高氏復使人來曰：『婿非疾也，有禽獸行，故誓言辭婚，賢女無自苦。』妹聞如不聞，竟適高氏。

高眇小，僂而邪視，蹀足佻險，非人所爲。素奩具爲狎邪費，不得，則手搯足踐，燒灼之毒畢具。姑救之，嚴姑折齒，輸博者錢，將負妹而竊。妹見耳目非是，告先君。先君大怒，訟之官而絕之。妹歸，侍母倚兄以終。』〔五〕遇人叱離 低別也。詩：『王風有女叱離，嘒其歎矣。』嘒其歎矣，遇人之艱難矣。〔六〕差肩而坐 差，次也。以次並肩而坐也。〔七〕

蟋蟀 一名促織，有薄翅，全體褐色，善鬪。〔六〕儼然 遠也。〔五〕髻 總髮也。〔二〕縑 細絹也。〔二〕縑

衣 詩鄭風篇名。〔二〕麥 開也。〔三〕琅琅 誦書聲。〔四〕莞爾 小笑貌。〔五〕則則 驚歎之聲。〔二

六〕粵行 枚年二十一，省叔父懽馨公於廣西巡撫金鏗幕中，金一見異之，即舉枚應鴻博科。〔七〕拑 牽也。

〔八〕宮錦 唐進士及第後，披宮錦袍。枚於清高宗乾隆三年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九〕東廂扶案 廊側

之房曰廂。案，几屬。〔一〇〕隆視 直視也。〔一一〕登科報信 唐時新進士及第，以泥金書帖報登科之喜。〔一二〕

填膺 言前事填實於胸也。〔一三〕娶媿 人始生之謂。〔一四〕阿孀 謂枚母章太孀人。阿，發語詞。博雅：楚人呼

母曰孀。〔一五〕跌 以目通指也。〔一六〕諧雅故 諧，熟聞也。漢書敘傳：「函雅故，通古今。」包含雅訓之故也。

〔一七〕汝嫂 謂枚夫人王氏。〔一八〕婉態 順從也。〔一九〕小差 小愈也。魏志張遼傳：病小差。〔二〇〕殭殍 湯

子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病而不甚者，曰殭殍。〔二一〕稗官 漢書藝文志：「小說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

諺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稗官，小官也。〔二二〕野史 在野之史，如今人筆記之類。〔二三〕綿懷 病危也。〔二

四〕夢汝來訣 枚哭妹詩，有「魂孤通夢遠，江闊送終遲」句。自註：得信前一夕，夢與妹如平生。權訣，別時之言也。

〔二五〕詩已付梓 素文遺稿。附刻小倉山房全集中。〔二六〕窈窕 墓穴也。長埋謂之窈，長夜謂之窕。〔二七〕先

塋 祖墓也。〔二八〕阿印 素文傳云：「女阿印，病瘡，一切人事器物不能言，而能書。」枚哭妹詩，有「有女空生

口，無言但點頭。」之句。〔三〇〕陶氏 枚之妾。《國集》中有哭陶姬詩，序云：「姬亳州人，工棋善織。」〔四〇〕原隰

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四一〕棲霞 山名。在江寧縣東北，即攝山。〔四二〕哭姪詩 素文遺稿，有阿兄得子不舉

詩，疑卽是。〔四三〕至今無男 蘇素文時，枚未有子。至六十三，而側室鍾氏始生男，曰暹。〔四四〕牙牙 張口曰牙

牙，故謂小兒學語曰牙牙。〔四五〕周睟 周年也。〔四六〕予雖親在未敢言老 禮坊記：父母在不稱老。〔四七〕阿

品 枚弟樹，號齋亭，由進士出宰河南正陽縣，阿品當是小名。〔四八〕亦無子女 枚作先妣行狀云：「前年弟阿

品生男，枚抱以來，蓋卽阿通也。」素文葬時，齋亭固未有子也。

卜來敦記

卜來敦 Brighton 亦譯白雷登，臨不列顛 British Canal 運河岸，英國南部之海口也。

黎庶昌

〔清〕字蕙齋，貴州遵義人。慶貢生，同治間，上萬言書，以縣令發兩江官至川東道，兩使日本。有拙齋園叢稿。

卜來敦者，英國之海濱，歐洲勝境也。距倫敦二百南一百六十餘里，輪車可兩點鐘而至，爲國人遊息之所。後帶岡嶺，前則石岸斬然，好事者鑿岸爲巨廈，養魚其間，注以源泉，涵以頗黎，現同發四州之物，奇奇怪怪，無不畢致。又架木爲長橋，斗入海中數百丈，使遊者得以攀援憑眺。橋盡處有作樂亭，餘則淺草平沙，綠窗華屋，與水光揜映，迤邐移音一碧。

而已。人民十萬，櫛比而居，衢市縱橫，日闢益廣。其地固無波濤洶湧之觀，估客帆檣之集，無機匠廠師之興作，雜然而塵鄙也。蓋獨以靜潔勝。每歲會堂散後，遊人率休憩於此。方其風日晴和，天水相際，邦人士女，聯袂嬉遊，衣裙雜襲，都麗如雲。時或一二小艇，棹漾於空碧之中，而豪華巨家，則又鮮車怒馬，並轡爭馳，以相邀放。迨夫暮色蒼然，燈火粲列，音樂作於水上，與風潮相吞吐，夷猶要眇，飄飄乎有遺世之意矣。

予至倫敦之次月，富紳阿什伯里，導往遊焉，即嘆爲絕特殊勝，自是屢遊不厭。再踰年而之他邦，多涉名跡，而卜來敦未嘗一日去諸懷，其移人若此。英之爲國，號爲強盛傑大，議者徒知其船堅砲巨，逐利若馳，故常得志海內，而不知其國中之優遊暇豫，乃有如是之一境也。昔荀卿氏論立國惟堅凝之難，而晉欒鍼之對楚子重，則曰好以衆整，又曰好以暇。夫唯堅凝，斯能整暇；若卜來敦者，可以覘人國已。大清前駐英參贊黎庶昌記。光緒六年七月。

【註釋】〔一〕倫敦 London 英國之國都，在英格蘭 England 東南部，跨太晤士 Thames 河兩岸，綿亙愛

塞克斯 Essex 彌得爾塞克斯 Middlesex 塞萊 Surrey 根特 Kent 四州之地，爲世界最大之都會，〔二〕斬

截也。〔三〕函蓋也。〔四〕奇奇怪怪二句。劉錫鴻英報日記有蟹隆其背，大如龜，有蝦奮其螯，大如蟹，皆是處水產。〔五〕迤邐，旁行連延也。〔六〕櫛比句，櫛，理髮器，比近隣之稱。詩周頌：其比如櫛。〔七〕會堂

英報日記：每新歲後，國王親臨議政院，集臣工士庶，詢問政事得失，諭衆公議，名曰開會堂。至六月底即各散歸，謂之曰散會堂。其人或攜其眷屬，逍遙海濱，借名避暑。〔八〕嫉，戲也。〔九〕如雲，詩鄭風：有女如雲。〔一〇〕祭

明也。〔一一〕夷猶，猶豫也，不決之意。楚辭：君不行兮夷猶。〔一二〕要眇，好也。楚辭：美要眇兮宜修。〔一三〕飄

飄句，蘇軾前赤壁賦：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一四〕阿什伯里，英人，爲議院紳，家豪富，歲入租息金

錢十萬，曾游歷至中國。〔一五〕荷卿氏，名況，趙人，仕楚爲蘭陵令。〔一六〕堅凝之難，荀子議兵篇：「兼井易能

也，惟堅凝之難。」凝，定也，堅固定有地爲難。〔一七〕晉鑿鍼三句，鍼，晉鑿書子，子重，楚司馬。鍼使楚，子重問管國

之勇，鍼曰：好以衆整，又曰好以暇。見左傳成公。

遊狼山記

狼山，在江蘇南通縣之南，與常熟福山對峙，爲海防重鎮。

張裕釗

（清）字廉卿，湖北武昌人。道光舉人，官內閣中書，主講武昌經心書院。善書，工古文，有滌亭文鈔。

光緒二年秋八月，黎滿齋管樞務通州，余過焉。既望，與滿齋遊於州南之狼山。山多

古松桂檜柏數百株，倚山爲寺，寺錯樹間。最上爲支雲塔，危踞山顛，萬景畢納。迺下若萃景樓及準提、福慧諸菴，亦絕幽復。切音反所至僧舍，房廊屈曲，左右蒼翠環合，遠絕塵境。側身回矚，江海蕩天，近在戶牖。隔江昭文，常熟諸山，青出林際蔚然。時秋殷中，竹同海氣正白，怒濤西上，皓若素蛻，切音滅沒隱見，現同余與蘿齋顧而樂之。

狼山，淮揚以東雄特勝處也。江水自岷，蜀徑吳，楚行萬里，至是灝切合老滌切和渺莽，與海合會，山川控引，界絕華戎，天地之所設險，王公以是慎固，古今豪傑志士之所睥睨而籌也。昔阮籍切音遭晉室之亂，作詠懷詩以見志，登廣武山，音嘆悼時之無人。今余與蘿齋幸值茲世，寇亂殄切音息，區內無事，蕃夷絕域，約結堅明。中外以恬嬰切音相慶，深憂長計，復奚以爲？余又益槁枯朽鈍，爲時屏棄，獨思遺外身世，捐去萬事，徜徉於茲山之上，蔭茂樹而擷澗芳，臨望山海，慨然憑弔千載之興亡，左挾書冊，右持酒杯，嘯歌偃仰，以終其身。人世是非理亂，天地四時變移，眇若墜葉與飄風，於先生乎何有哉？歸書而爲之記。

【註釋】 一、通州 治今江蘇南通縣。 二、昭文常熟 並縣名，今併爲常熟縣，屬江蘇。 三、灝滌 水無

際貌。 四、阮籍 字嗣宗，三國魏尉氏人。 五、登廣武山 廣武山在今河南河陰縣北，籍登此，有世無英雄，

遂便登子成名之嘆，蓋有感於項敗劉興也。（六） 殄盡也。

銅官感舊圖記

吳汝綸

詩文集。

（清）字季甫，安徽桐城人。同治進士，久客李鴻章，曾國藩幕，官冀州知州。光緒時，充北京大學堂總教習，有

曾文正公靖港（七）之敗，發憤自投湘水，幕下士長沙章君壽麟，既出公於湘之淵，已而浮沈牧令間廿餘年，乃追寫靖港之事爲圖，名流爭紀述之。或曰：章君一舉手，功在天下，而身不食其報，茲所爲不能默已於是圖也。或曰：不然，凡所爲報功云者，躋之通顯云爾。自軍興以來，起徒步，解草衣，從文正公取功名通顯者，不可勝記也。其處功名之地，退然若無與於己者，一二人而已耳。人柰何不貴其一二不多得之人，而貴其不可選紀者哉？

夫有功而望人之報我，不得，則鬱鬱焉，悄悄焉，寓於物以舒吾憂，此非知道君子所宜出也。且章君安得自以爲功也？夫見人之趨死地，豈預計其人之能成功名於天下而後救之哉？雖一恆人，無不救矣。見人之趨死地而救之，豈必有膽智大勇而後能之哉？雖一恆

人能之矣。事勢之適相值而不能自己也。云爾。夫何功之足云。聞有功而不報者矣。未聞不自以爲功而猶望人之報者也。

然則是圖何爲而作也？曰：文正公之爲人，非一世之人，千載不常遇之人也。吾生乎千載之後，而遙望千載之前，有若人焉，吾不能與之周旋也，吾心戚焉。吾生乎百載數十載之後，而近在百載數十載之前，有若人焉，吾亦不能與之周旋也，猶之戚焉。並吾世而生，有若人焉，無千載百載數十載之相望，乃或限乎形勢，或間阻乎千里百里之遠，吾仍不能與之周旋也，吾心滋戚焉。若乃並吾世而生，無千載百載數十載之相望，又且不限於形勢，不間阻乎千里百里之遠，而獲親接其人，朝夕其左右而與之周旋，則其爲幸也至矣。雖其平居燕閒，遊娛登覽之跡，壺觴談笑偶涉之樂，一身與其間，而皆將邈然有千載之思也；而況相從於憂虞患難之場，而親振之於陸_陸危之地者乎？此章君所以作是圖以示後之旨也。歟？
妄者至謂使文正公顯擢章君，是深德君援己，而死國爲僞，此則韓公_{韓公}所謂兒童之見者矣。

章君既歿，其孤同以汝繪與其先人皆文正公客也，走書屬記是圖，爲發其意如此。圖

日銅官感舊者，靖港故銅官渚也。光緒辛卯八月汝綸記。

【註釋】 〔一〕靖港

在湖南長沙縣西北五十里，自寧鄉縣流入，東北入湘。黎庶昌曾太傅毅勇侯別傳：四年春，

號召水陸萬人，以塔齊布褚汝航楊載福等領之，傳檄遠近，將而東征，水師初出湖，即為風所摧敗。陸軍至岳州，前

隊遇賊，潰退入城。公率戰船拔出之，不利，引還長沙。賊陷湘潭，再邀擊之靖港，又敗，公發憤投水，左右大驚援救，得

不溺。 〔二〕悄悄 憂貌。詩：憂心悄悄。 〔三〕韓公 謂韓愈。

登泰山記

泰山，亦曰岱宗，五嶽中之東嶽也。在山東泰安縣北。

陳衍

字叔伊，福建閩縣人。舉人，曾參張之洞幕，旋補授學部主事，兼主講大學文科。入民國，任福建修志局總纂。有

石遺室文集。

泰山之陽，〔一〕自頂之足，有石而無土，其毛〔二〕有松若柏，無他木。石之竇往往有泉，大者迸瀉，小者滴瀝，各湊赴於諸峯之間，以為澗。此泰山之奇，而非泰山之所獨也。凡山之奇，以石若泉若木之奇而奇耳。泰山之所獨者，有極天之天門，有廣丈餘，矗七千餘級之磴，磴，階也。道以至之也。

余以辛亥六月十三日，日將午，至泰安城外，遂命肩輿，不數里之泰山之麓，已見所謂南天門者，在數千仞之天上，夾持於兩峯之顛。峯若仰攢巨齒，微缺其中央；天門若古貨布之豎，上見其穿貫之孔，更上無所有，則蒼蒼之天而已。其下有若一綫瀑布，已涸而留其懸流，微凹之舊痕者，上天門之磴道也。又其下爲他石所隔而稍屈折，所謂十八里盤之將盡處也。仰止歎絕，宜若無道以至之矣。

自是進行，數里而天門隱，數里天門又現，凡數隱現，至中天門，經山之路蓋半。望天門之遠近大小，無以甚異於初見天門時也。於是又數隱現，傲來峯，睨其旁，丈人諸峯，瞰其上，向所見一線瀑布，已涸而留其痕者，乃覺其有層級也。漸近天門，夾道之峯壁立，仰觀坐井，俯視穿術矣。天門以下，左右峯以十數，澗如之。磴道中貫，有左右轉而無他歧。自天門下之五大夫松，雲步橋，澗居磴道之左；自雲步橋下至中天門，澗居磴道之右。蓋東峯之水，多數疊小懸流，匯於雲步橋而爲瀑布，轉出橋下，別入一澗，此東水之歸於西者也。自中天門下至於迴馬嶺，澗又居磴道之左，東諸峯之水入焉。此東水之歸於東者也。自迴馬嶺下至東石橋，澗又居磴道之右，西諸峯之水，如水簾洞者入焉。過橋下而澗居磴道之左，

此西水之歸於東者也。自東石橋以至山麓西王母池，東諸峯之水，若經石峪切餘局之瀑布，鑿衣亭之三疊泉，皆入東澗，無改其磴道之居右矣。此所謂東西，以天門以下磴道爲中分之界也。中天門以下，其木皆柏，無一松焉；中天門以上，其木皆松，無一柏焉。柏皆數百年物，夾道蔽日，其尤蒙密者，稱爲柏洞。松壽不知其若干歲，具各異狀，兀頂蛟臂，鶴翅鶴喙，行列子立，倒挂側出於懸崖絕壁危峯之隙，初無寸土，人跡所不能到，不知種子之所自出。全山石皆斷裂，億縫兆罅，形多正方、長方、扁方、斜方，其圓者千之一二焉；尖若峭者，百之一二焉；高百丈、千丈者，萬之一二焉。風霜之所剝蝕，雨霽切力致之所穿齧，築礎切虛對琅崩墜於澗谷者，不可數計。而筋骨連絡，精液內含，氣脈充暢，故能水泉噴溢，潤澤巖岫，挺生萬榦。苔草濃縹，與蒼黑之石相間。

日將西落，乃入南天門。其上乃別有世界，無泉若木，怪石突兀林立，積成數丘，以分安祠廟。未入天門者，靡得覩焉。歷岱祠，碧霞元君切祠，觀無字碑，唐玄宗切紀泰山銘。止於絕頂日觀峯之東軒，近睇徂徠，遠矚新甫、梁父，汶水切自東而南而西，橫亙衣帶，縱流之水數道入焉。濟水切自南而西而北，汶水入焉。濟水今已奪爲河，其北未得見，其

西者可見，南者亦隱隱可見。遲明觀日出，天晴而有蒙氣，蒸爲薄雲，日大略如盆，不能明見全體。其異於航海所睹者，將升之頃，紅光橫射數百里，須臾近日處，噴猩血色，凡紅之物，無與並者。

南天門之東西北，皆有天門，未至。山之陰有後石塢，松尤奇。傲來峯之下，有龍潭，瀑布尤壯。然皆非茲山之所獨，余亦未至也。

【註釋】 〔一〕陽 山南曰陽。 〔二〕毛 謂植物也。 〔三〕傲來峯 在泰安縣北，嶽頂西南。 〔四〕丈人峯

在泰山頂，特出羣峯之表。 〔五〕五大夫松 相傳秦始皇封禪時避雨其下，封爲五大夫云。有五大夫松坊，今存

松三株，號曰秦松。 〔六〕岱祠 泰山神祠。 〔七〕碧霞元君 東嶽大帝女，見山東考古錄。 〔八〕唐玄宗 名

隆基，睿宗子，在位四十五年。 〔九〕徂徠 山名，在泰安縣東南四十里。 〔十〕新甫梁父 皆山名，泰山之支峯

別阜也。 〔十一〕汶水 源出山東萊蕪縣東北原山，西南流經泰安縣東，合石汶、半汶、北汶、小汶諸水，曲折至汶上

縣，西南入運河。 〔十二〕濟水 源出河南濟源縣西王屋山，東南流爲豬龍河，入黃河。其故道本過黃河而南，東流

至山東，與黃河平行入海。今下游爲黃河、大清河、小清河所佔，惟河北發源處尙存。

濠上樓題壁

馮 升

字君木，原名鴻堪，浙江慈谿人。有貞在堂文集。

鄞縣城靈橋門，當市集繁盛處。城外爲濠，濠之外甬江也。修隄介濠江間，循堤而南，人煙漸稀，江漸荒。張君子相，於其地僦小樓以居。樓負濠而面江，清虛曠垠，人迹之所罕至，余樂其僻靜，時時造之。

于相爲省議士，爲學校教授，恆蹙蹙不得閒。閒則讀書樓上，竟日夕無倦，嘗從容語余：「吾曹居於窮空，不能不與人事接搆，顧心實戚焉。人世歲月，若都非我之有，獨此荒江窮處，展卷一息之頃，超然有以自遂，而神明僅乃得復。然且不可常得，人之生斯世者何樂也？」于相文宗歸方，其持論與余殊。然有所作，必互相質證，簡辭單調，反復鏘鏘，終且交驩迭服，通於冥契；若行道然，異其所出，同其所赴，其間離合曲折之故微矣。

余旣屢詣于相，久之積與其家人習。于相故家西鄉，惟以妾沈姑，子辟方自隨。日者，吾兩人坐樓上，江空沈沈，回風冉冉，飄市聲至，乍喧乍寂，心滉焉若與爲沈浮。姑

麥切加二〇戶入，啗切夜二〇曰：『吾疑無人久矣，乃嘿嘿耶？』余與于相相視微笑，不自知意念之忽悅也。會于相將之杭州，感聚散之靡有定，遂取吾心所欲寫者，著之樓壁間，以寄吾無涯之思。其諸于相亦不忘於是歟？己未八月。

【註釋】二〇鄞 縣名，屬浙江。二一濠 城池也。二二甬江 在鄞縣東北，一名鄞江，其上流出四明山，匯溪澗之水，引流東北，至鄞縣合奉化，慈谿二江東流至鎮海縣東入海。二三塘垠 原野迴貌。二四歸方 歸有光，方苞。二五矯 隻也。二六反覆鑄繩 辨難磋商也。二七沉滲 滲亦作參，言空虛也。楚辭：沈滲兮天高而氣滯。二八冉冉 行也。二九參 開也。三〇啗 歎聲。

黃氏古槩山莊序

蔣智由

字觀雲，浙江諸暨人。

黃君秀煇，營塋地二於閩晉江縣三南七十里槩切區谷之鄉，辨兆次，治廬舍門塗，鑿地闢墉，樹芳草佳木，將欲詔子孫以族葬，於此，生其樂鄉里敬宗服之心而爲之！而請余論記其事。余曰：

我國古首開天下文化，與巴比倫、埃及、希臘、印度、猶太、衡敵並稱。今諸國咸淪替，種微國變，獨中國巍然，繼四千年，爲大國，其周土益廣大，齒戶概實，蕃碩，與巴比倫諸國殊者，夫豈無故而然歟？蓋中國文化之原，在惇明氏族，法祖而親親，以此爲教化首，而祭喪服葬，人倫之制，粲然森備。人之生，其後者，莫有不敢忘其祖，不敢忝其親之心，此其所以保子孫之昌繁以久大也。

今黃君所行族墓之制，我古人已思慮及之，垂爲法章，在文書可稽也。周官：太宰，宗與師儒并列，宗蓋以族得民，大司徒：用族墳墓，鳩：本俗，安萬民，春官：有家人，墓大夫，家人掌公墓地，墓大夫：掌民族墓之地，公墓以葬君卿大夫士，辨其前後昭穆，而爲之圖，諸有功者居前，義兼今所謂國葬者，而擴其範圍。墓大夫令國民族葬，皆得有私地域，因爲設其禁令，守其寺舍，聽其獄訟，巡其厲限，條例頗具，此不悉論。君卿大夫士，仕國務者以其職，庶民以其族，皆聚葬，無奇別散佚者。原其設以專官，載之國典，豈非欲以是範天下，槩一國而從之歟？周禮之書，未畢施行。左氏作春秋傳，載季氏異昭公墓道南，孔子溝而合之，此魯先羣公聚墓之徵也。以余躬所親歷，曩之曲阜，

言謁孔林，^{〔一〕}則見自孔子先，至於其今子孫八十有餘世，皆園葬於前垣之內。生食其野死藏其疆，宅廬在前，丘壟聚後，入聖人之鄉，而其風教固殊也。蓋已二千數百餘年矣。自西人通商，僑寓日多，所在有聚葬區，而各會館亦設窆^{切野檢}地。^{〔二〕}然西人公塋，以爲教士旅民歸終之所，會館之所，^{〔三〕}掩則貧櫬久厝不能歸者，其鉅數也。與夫以族聚葬，其用意固已殊矣。將欲令人生其食德尊先式里收族之心，義無勝族葬者。洽乎人心，同乎國俗，大者隸以一家，小者屬之一家，地無有而不宜，人無有而不能，其事固莫善矣。而又有意觀美^{〔四〕}之爲，周覽舊制，旁矚西塋，則博大久實者，中國之所擅，而繁飭精麗者，西人之所長也。亦參而宜之爾。

吾又嘗謂國家宜於各省縣巨市，設公墓地。其一，畫爲兆域，令民得自購買，而官爲禁守之，蓋卽周禮墓大夫之意。其一，以聚埋敗棺遺櫬^{遠讀若}之無主及有主而不能葬者。如是，則郊墟^{切如口}之間，塗路所經，將無暴櫬^{果同}冢，增益地利不可計，而山川之美以完，是亦國家之大政也。蓋壹行諸[？]且夫葬之義何爲也者？夫人情於其父母戚屬，睹其終也，必不忍委而棄之。有一術焉，可以安固久藏，以爲靈爽式馮^馮之所，固將無不爲也。聖

知者作，因人情之所利順，而爲之澤之文章，立之制度，於是乎有衣衾之飾，棺槨之度，邱陵之封，林木之識。春之露日，秋之霜晨，惻愴焉，感愴焉，必將有祭祀之及，展掃之爲，始喪慘切，以廬以居，去國返國，以拜以告，^{〔三〕}夫是以去其山川，則生慕思，望其城郭，爲之涕泣；一旦而有亡其國墟其地者，一動念祖宗邱墓之存，而不爲之激然痛，決然奮者，無是人也，又孰謂墓葬之事之無益於人國也！

黃君，閩越之人也。少讀書，長以商走四方，不忘其本，歸視其鄉，得地以成此舉，穆然其有尊先祖，愛鄉里之思，淵然^{〔三〕}其爲子孫計保聚，崇敦睦，昭氏牒，重邦土之心，至無已也；卓然其能協符古制，取用新法，美風懿築，可以爲國人式，而倣而行之也。於是乎敘而章之。

【註釋】^{〔一〕} 塋地 墓地。^{〔二〕} 晉江縣 屬今福建。^{〔三〕} 兆次 墓界之次第也。^{〔四〕} 甬 道上加土也。

【五】 族葬 聚族而葬，五服爲限。^{〔六〕} 巴比倫 國名，在西亞細亞幼發拉的河畔。西元前六〇五年，爲那布

浦建立帝國，其子尼布薩立，滅亞述，地漸廣，後爲波斯所滅。^{〔七〕} 埃及 在非洲東北，立國於西元前四千年，

送爲波斯、羅馬、土耳其其所征服，直至公元一九二二年始獨立爲王國。^{〔八〕} 希臘 今歐洲南部立憲共和國，建

國在西元前十五世紀至二十世紀。^{〔九〕} 印度 亞細亞南部之半島，立國在西元四千年前。今屬英。^{〔一〇〕} 猶

太羅馬時代，巴勒斯坦最南部之稱，首邑爲耶路撒冷。今歸土耳其。其人民散居四方。以上五國，爲最古國。□

□四千年 自黃帝至今。□三概 稠也。史記：深耕概種。□三周官 卽周禮所設之官。□四太宰 猶後

之吏部尙書。□五大司徒 猶後之戶部尙書。□六鳩 聚也。□七春官 猶後之禮部尙書。□八家人

墓大夫 皆官名。□九前後昭穆 如文王葬畢，居中，文王弟爲穆，則武王爲昭，居左，成王爲穆，居右，以下卽以

是分。□十國葬 國家爲之葬也。□十一厲限 厲，塋限遮列處。□十二季氏句 季孫意如逐魯昭公，葬昭公

於墓道南，以別異於先祖，非禮也，故孔子合之以溝。□十三曲阜 今山東縣，孔子墓所在。□十四孔林 卽孔墓

以樹多而名。□十五窆 葬下棺也。□十六繁 盛土籠。□十七觀美 孟子：非直爲觀美也。□十八樽 棺之

小者。□十九壙 河邊地。□二十繁 重墓也。□二十一去國二句 見曲禮。□二十二淵然 深邃也。

題吳溫叟清溪泛月圖

清溪，一作青溪，在江寧縣東北，自明故宮邊出淮青橋，與秦淮河合。

李詳

字希言，江蘇興化人，有學齋集。

繆藝風先生，爲人倫領袖，海內談士，依以揚聲。余與溫叟白石，同館禮卿觀察

所，獲侍藝老，奉手受教，日招余三人及江寧程君一夔，賃一小牒，子沿緣青溪之間，

垂柳蘸新去波，雲景同半翳，窗納遠岫，風吹虛襟。已而月上半規，去漸映四際，林鳥振聳，此

切游魚躍空，置身虛明，嚼然不滓。去還飲於金陵春，去越醞韻。引滿，去吳語韻

韻懷，扶韻寸肴脩，味踰方丈，去集後數日，白石即景爲圖，追模未失，贈之温叟，藏奉

數年。頃者裝池，去屬爲小記。時藝風籬校中書，去往來京輦，禮翁白石，先後凋喪，一夔

久不相聞，余則變樂，去銜恤，去老病慵疏，去温叟遼落，去寡懽，棲止未定，追念前

塵，惻愴人世，不覺涕之橫集也！

【註釋】去繆藝風 名荃孫，字筱珊，江陰人，以進士入翰林。去人倫領袖 後漢書郭太傳：雖善人倫，不

爲危言巽論。倫類也。晉書：魏舒堂堂，人之領袖。去揚聲 文選：孔融與魏太祖論盛孝章書：天下談士，依以揚

聲。去禮卿觀察 姓副，名光典，合肥人。博學善文，以進士入翰林，改官道員。按唐制有觀察使，清時稱道員爲

觀察。去艘子 舟也。張高鈞竿篇：蕙花裝小艘。去半規 半圓形也。黃庭堅詩：新月吐半規。去霏

鳥腹毛也。去嚼然不滓 嚼，淨貌。滓，澱也。史記：屈原傳：嚼然泥而不滓者也。去金陵春 酒肆名。去

越醞 紹興酒也。去引滿 酒滿杯也。漢書敘傳：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去脰 熟食曰脰，此作耐適之

義。去扶寸二句 見應休璉與從弟書：厚四指曰扶，肴，脩，脯也。言肉脯雖少，味過方丈之食也。去裝池

楊慎檀戶錄：古裝裱卷軸，卷首以綾貼黏者曰障，唐人謂之玉池，蓋裝潢家以卷縫罅處爲玉池，故今亦稱裝裱爲裝池。□五經校中書 中書省即舊祕書省，掌圖籍，至魏文時始分祕書立中書。繆氏是時管理京師圖書館，故云。□古槩槩 瘠也。詩：棘人槩槩兮。□古銜恤 恤，憂也。詩：出則銜恤，入則靡至。按是時李氏方丁艱。□凸慵疏 慵，懶也。孟郊詩：舉止多疏慵。□凸遜落 任昉爲范滂書，讓吏部表：以臣況之，一何遜落。

張廉卿先生手札後

馬其昶

字通伯，安徽桐城人。舉人，官學部主事，入民國，爲參政院參政，有文集。

其昶學爲古文，自同里方柏堂，吳至父二先生。二先生愛之篤，教之切也。方先生曰：『文不衷理道，則其用褻，是宜本經史，體諸躬，旁及大儒名臣所論著，今子文雖工，曷用耶？』吳先生則戒作宋元人語，曰：『是宜多讀周秦兩漢時古書。』又言：『今天下宿於文者，無過張廉卿，子往問焉，吾爲之介。』賦詩一篇，諧莊雜出，謂得之桐城者，宜還之桐城。其昶至江寧，謁張先生鳳池書院，先生則大喜，賦詩爲答。於是其昶年二十有一矣。後屢赴江寧試，從游久，益多聞緒論。先生之言曰：『文之道至精，古之能者，義不苟立，詞不苟措，陳』

義必取其最高而尤雅者。造言必深古，不使片詞雜乎凡近；其句調聲響，必在在叶乎鏗鏘鼓舞之節。』又曰：『培其元，無速厥成，善學者宜俟其自至。』

一日，棹小舟，招其昶游妙相庵，登臺觀落日，誦杜公出塞諸什，音響震越。迴顧鍾山，雲氣滃鬱，起，須臾彌滿，雨甚，侵夜及曉。庵內一室祀曾文正公，相與危坐其下，先生爲述文正軼事，慨今者之無其人，天下幸終平治矣乎？吻爽，走叩王蓋臣副戎壁門，借馬騎行。王未起，大驚出迎，不與騎，餐罷復乘舟歸。其後先生移主保定講席，再移武昌，遂曠隔不見。武昌先生故鄉也，既歸，書抵其昶，道相念，速來就我。其昶以親喪未葬不能行。前歲客保定，過天津，則聞先生就養陝西卒矣。自營壙有宋大儒張子墓旁，先生之去保定，吳先生繼主講席，每與其昶追語先生暨方先生，輒纍欷太息，謂東南耆舊文儒盡矣。其昶自悼幼時喜名，後乃痛矯厲，闕聲光一室之中，十餘年不出，以先生期待之厚，猶遜避引遠而自阻也。今先生已不可復見，而其昶之齒，亦遂倍初見先生之歲。嗚呼！此其尤可慨者已。

先生工書，力晞魏晉，自唐宋以下蔑如也。爲其昶作書至多，今復彙前後手札

十餘通裝池之，而誦其所聞大略綴於後，以見文藝末耳。而其昶之負其師傅且如此也。

【註釋】〔一〕方柏堂 名宗誠，字存之。同治間，官棗強知縣，治獄有聲，旋隱居著述，有柏堂塗集。〔二〕江寧

縣名，屬江蘇。〔三〕杜公 謂杜甫也。〔四〕鍾山 在江寧縣東北，俗稱紫金山。〔五〕滄 雲氣起也。〔六〕

昶 未明之時。漢書：至昶，天子始郊。〔七〕保定 清為府。治今清苑縣。屬河北省。〔八〕武昌 清為府，今

改縣，屬湖北省。〔九〕天津 清為府。今改縣，屬河北。〔一〇〕張子 名載，字子厚，宋鄆人，世稱橫渠先生。〔一一〕

睇 望也。

別弟文

施補華

字均甫，浙江烏程人。同治舉人，官山東道員，有澤雅堂文集。

光緒八年十月，施子之弟自喀什噶爾還湖州，施子飲之以酒，告之曰：

吾家故寒，敝也，今日之所有，已為異數矣。夫巨富中落，而餘千金之產，愀切也然不

可為生，貧人得十金，以為資本，則左宜右有，所處之勢異，所操之術殊也。此行歸資之外，

贏數百金，豈非貧人之雄乎？以此坐市上，權量百貨，賤入貴出，逐什一之利，終歲之所獲，足

以贍妻子。營心與力，非所恥也。賢於爲官者奪民以肥己。

吾憶道光二十有九年，吾父棄養。吾年十五歲，爾年九歲。家無一筭衣，一貫錢。租屋而居，月償其值。歲又大凶，米價十倍。吾母晨起坐絡絲，至夜半得錢一百，糴米作粥，雜以菜根豆屑。母子乃得半飽。一日不絡絲，即忍飢清坐。人有問之，則曰：「食畢矣。吾痛母氏之勤，涕泣自奮，讀書不熟，至嚙其指，血斑斑灑書本。爾亦拾薪擔水，任炊爨。暇坐母側，亦學絡絲。姻連族黨，恐其開口假貸，不敢至吾門。母氏亦戒勿往來，慮爲所厭。甚者議先大夫好施與，勿爲子孫計，至有今日。尤笑吾讀書，謂渠謀食不暇，尙想作秀才，取餓之道也。當是時，視鄰里之有父而溫飽者，如天上人。爾年雖小，不應忘之。」

其後門戶稍立，咸豐十年，寇亂又作，吾隨趙忠節公守城。至同治元年，城中糧盡，全家啖馬肉，并煮牛羊之革佐之。五月城破，吾負母而逃，至野菜充飢。母子十月身無寸棉。爾爲賊掠幾死，脫走至家，形色非人。疾病瘡痍，相替而作。其飢寒視道光之末，而顛危憂困過之。

管仲告齊桓曰：『願君勿忘在莒，臣亦念堂阜之囚。』故爾與他人較，則誠不足；

以一身先後自較，爾亦苦盡之甘，否極〔一〕之泰矣。老氏有言：『知足不辱。』以今日爲過望則樂，猶有奢望，則辱在其後。吾在軍中，不無多費，然每對盛饌，念先人未及食也；每御華服，念先人未及衣也；甘在口，適在體，而痛在心。祿養既不逮，得立功名天壤間，使姓氏不朽，先人而有知，含笑地下矣。蹉跎〔二〕中歲，此志不衰。至於富貴之樂，不能享，亦不忍享也。人須自量其力，吾才識學問，實過於爾，欲有所成就爲先人光。爾則自安愚分，積銖累寸，〔三〕以足衣食，持門戶，保子孫，抑其次也。彥貽長矣，持此篇歸，使讀其詞而識其意。苦與堂阜，居之終身可也，告之後嗣可也。

【註釋】〔一〕喀什噶爾 地名，屬新疆。清時置疏勒府，今改爲縣。〔二〕愒 容色變也。〔三〕左宜右有 滯左

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四〕贍 足也，給也。〔五〕賢 勝也。〔六〕棄養 死也。〔七〕絡絲

以絲繞以簾，謂之絡。〔八〕爨 以火炊物也。〔九〕趙忠節公 名景賢，字竺孫，歸安人。舉人，官內閣中書，率

民兵守湖州，血戰三年，解危者三，累官福建督糧道，後以食盡城陷，被執至蘇州，繫獄經年，不屈死。諡忠節。〔一〇〕

聖 說文：致力於地也。〔一一〕疔 瘡也。抱朴子：生瘡疔于玉肌。〔一二〕管仲三句 齊桓公奔莒，歸國爲君，管仲

爲魯所囚，及堂阜而鮑叔稅之，薦爲齊相，事見左傳。莊公，堂阜，春秋齊地，在今山東蒙陰縣西北。〔一三〕否泰 二

卦名，天地交謂之泰，天地不交謂之否。故言數運之窮通，亦曰否泰。 〇四蹉跎 失時也。晉書周處傳：欲自修而年已蹉跎。 〇五積銖累寸 言積聚起於細微也。

致陳邁夫書

李慈銘

（清）字悉伯，號尊客，初名模，字式侯，浙江會稽人。光緒進士，官山西道監察御史，卒於官。有孟學齋古文函外篇，湖塘林館駢文鈔。

邁夫老弟足下：都門之別，慘戚逾恆。忽忽二年，迄未通問。近想尊公台候萬福，闔門順靜！吾弟出入藹然，烝烝惟孝，官事何如？需補久次，得真除否？俱不勝念念！德夫棺厝，今停何所？大嫂居養，孀孤獨，寡婦之賦，哀感路人，是在足下善調護耳。

兄去年五月，亦出國門，由海道返里，百憂備集，無可復言，逆惡滔天，遂臻極變。老母素有羸疾，重以窮餓，今年之夏，浸致沈劇，醫藥禱祀，百不一供，無使令之婢媪，無調治之食飲，呼晷楚痛，日積月盈，至中秋後日，竟以不起。痛哉痛哉！誰非人子？誰有百年然撫育之劬勞，操作之艱苦，衣食粗惡，疾患踵連，貧老憂傷，費恨而歿，蓋未有甚於我母者！

嗟呼邁夫！尙何言哉！

兄自束髮，蒙先人教以詩書，意氣奮踔，踔頗亦不在人後。比家事日落，益自淬切礪，礪冀得一第，以爲祿養。既志不遂，乃斥棄生產，入貲爲郎，所值屯遭，遭卒於不振。年垂四十，寸祿未沾，而吾親已以窮死矣。追念辛壬之歲，辛壬全家陷賊，吾母夏不得一食，冬不得複衣，忍死支持，以待游子。及賊既退，慈幸得歸，而困益甚。窮年旅食，城鄉異居。母疾已危，猶未得侍；寒煖湯藥，扶持抑搔，抑搔俱不一親，蒼黃蒼黃永訣。嗚呼！我祖我父，何不幸而生此逆子，不自速死，而促盡其親之年，終天無以極其哀，入地無以贖其罪，偷息日月之下，自儕鳥獸之倫，長爲鮮民，鮮民以沒世矣！

嗚呼！昔與德夫同居葦下，葦下人讎鬼疾，祝詛糾紛，惟我兩人，自爲邛駘，邛駘鈞寒分熱，俯仰窮愁，往往對榻讀書，慷慨拍案，輒舉酒互勸。各以上有老親，下有諸弟，出雖無侶，入有所歸；身世之願既乖，骨肉之情可託，故屢計歸期，以相慰勉。豈知一轉移間，而德夫奄化異物，輿櫬輿櫬出關，載骨歸覲。兄則麻衣削杖，白髮鬢鬢已爲永感，永感之人無望椎牛椎牛之祭。嗚呼邁夫！尙忍言哉！德夫尙未反葬，乞以隻雞斗酒，爲我酌切旅殯。

而告之也。

兄去歲之歸，本由告貸，至今負累，日見陵逼。老母棄養以後，附身附棺，俱極陋薄；買山一畝，踰月而葬，負土掩壘，聚平拮据二〇集事。先世七棺，尙在野殯。一妹年將三十，尙未字人。家無一瓦一壘，應切賃切廡而居，歲三四徙。兄本多病，近更略切血，加以欬逆，支應切儼二〇僅存。去秋納一姬，亦未有子。越中二〇自昔夏大水，饑荒洊切臻，鄉俗蠢頑，應切螭切成市。兄好持清議，積忤於人，羣切反攻，不容立足，側身天地，日暮何之？嗚呼邁夫！何以相處？

德夫既無胤嗣，已以愛子紹其祀否？稚文有後，所望於叔齊二〇龜郎繼宗，是在乎行簡二〇上慰尊公虛阼二〇之痛，次順令原二〇泉下之情，足下至性過人，事當已辦，無待僕言。相隔千里，音信多阻，倘有便郵，還希報我。兄居無定所，若有書遞，但致郡衙，無不達也。苦土二〇昏迷，語無倫次，臨楮觀切縷二〇神情飛越，不宣。

【註釋】二〇烝烝，進也。書堯典，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二〇眞除，謂補授責任也。二〇寡婦

之賦，魏文帝寡婦賦序：陳留阮元瑜與予有舊，薄命早亡，故作斯賦，以敘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等並作之。

〔四〕滔天 喻其惡之大也。〔五〕響 大聲也。〔六〕踔 越也。〔七〕泮醜 猶言磨鍊也。〔八〕屯遭 難

行不進貌。易屯卦：屯如遭如。〔九〕辛壬之歲 清文宗咸豐十一年辛酉，穆宗同治元年壬戌。〔一〇〕抑搔 猶

言按摩搔癢也。禮內則：疾痛奇癢而敬抑搔之。〔一一〕蒼黃 猶倉皇也。急遽貌。〔一二〕鮮民 鮮，寡也。詩：鮮民之

生，不如死之久矣。〔一三〕輦下 謂京師也。司馬遷報任安書：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一四〕邛邛 邛邛

駝，虛也。二獸行不相離，故以為喻。〔一五〕輿輶 輶，輅也，以車載之。〔一六〕豨豨 細長貌。〔一七〕永感 謂父母

俱沒，而為永久之傷感也。唐創業起居注：哀號永感，五情糜潰。〔一八〕椎牛 韓詩外傳：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

之逮親存也。〔一九〕礮 成土器。〔二〇〕拮据 手口共有所作也。詩：予手拮据。〔二一〕支慳 慳，疲也。〔二二〕越

中 紹興也。〔二三〕泔 再也。〔二四〕螻蝻 螻，蝻，木石之怪，借以喻人。〔二五〕狺 犬爭吠聲。〔二六〕稚文

二句 伏恭，字叔齊，後漢東武人，湛之兄子。湛弟黯，字稚文，無子，以恭為後。〔二七〕龜郎二句 白居易無子，以姪

孫為嗣。龜郎者，其弟行簡之子。所謂姪孫者，或龜郎之子歟。〔二八〕階 主人階也。〔二九〕令原 詩：春令在原，兄

弟急難。春令，即鶉鴒。〔三〇〕苦土 謂居喪之禮，編席為席，以土塊為枕也。儀禮：寢苦枕塊。〔三一〕覲縷 委曲也。

左思賦：嗟難得而覲縷。

與沈小沂書

沈名邦，南昌人。

譚嗣同

(清)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官江蘇知府，以徐致靖薦，加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參預新政，卒於戊戌。聽政，被誅。有《譚瀏陽全集》。

小沂仁兄同門足下：東都祭軌，殷勤須臾，口血未乾，陵蹶以去。夫以道路常之人，牽裾道款曲，猶尙隴焉不息，況我惠子，曷止悵悵，執雉始見，志同道合，孟嘉於廣坐，標劉尹之雲柯，千頃汪洋，已可涯涘。雖以嗣同之質朽形穢，百靡一當，猶樂與從容文酒，臧否人倫，雕龍白馬，互逞其詞，夕秀朝華，苛持其辨，意有所得，狂呼野走。於是盤桓乎夕照之寺，弭節乎員松之邱，決瞥飛，天窮於遠莽，索羣獸走，物感乎暮氣，相謂此亦尋常，行復見思，不日不月，斯會邈然，遂已陳跡，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道出天津，地形平衍，空明四鑒，託體若虛。車中倦臥，仰見遊絲百尺，亭亭茗茗，蟬娟，齋漾於九天之上。謂是偶爾，諦視則處處有之，惟背日乃

得見。今年春暮，江南看楊花，風日俱素，正復類之。目力故勝，靜且加明，初可十許丈，久之辨及百丈內外，平視亦二三十丈。何時不有遊絲，靜便了了爾許。曩及足下討論，苦乏精采，政坐不靜耳。夫侃侃〇〇之餘，曷嘗不遺物外己，攝心一粟〇〇。然遇於所觸，歌哭縱橫，獨抽之繭，那復成緒？當此之時，自覺鞭之不痛，殺之無血，莫悲於心死，而身死次之；既爲哀感中傷，心不若人矣。

又嗣同弱嫻技擊，身手尙便；長弄弧矢，尤樂馳騁。往客河西，嘗於隆冬朔雪，挾一騎兵，間道疾馳，凡七晝夜，行千六百里。巖谷阻深，都無人迹，載飢載渴，斧冰作糜〇〇。比達，髀〇〇肉狼籍〇〇，濡染禪〇〇。襠〇〇，此同輩所目駭神戰，而嗣同殊不覺。今車行未二日，計程纔百里，筋骸骯〇〇，骯〇〇。若不自勝；年未三十，頹弛若此，異時倫遂有濟耶？

足下英年績學，獨秀無雙。時時自省，神非完固，靈府〇〇。噎不得開，願持之以緩，勝之以不戰，徐出而求友以自輔。同縣有貝元徵者，足下見後，必當有異。此又目不見睫而侈論泰山，臣死藥亦不靈〇〇者也。日來離憂結轡〇〇，魂依左右，口占此書，用致綢繆〇〇。宜發爲談，未止此耳。嗟嗟！懷哉于役，天風海濤〇〇之歌；去矣皇都，銅鞮秋衾〇〇之夢。務

崇明德，請自此辭。譚嗣同謹上。

【註釋】 〔一〕祭軌 軌，與前橫木，與軫相對者。周禮大駟：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軌，祭軌，乃飲。 〔二〕口血

未乾 古者盟誓，以牲血塗口。左傳：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 〔三〕陵躐 言車之踐踏也。 〔四〕惠子

名施，戰國時人，莊周之友。 〔五〕慎慎 猶眷眷也。後漢書：天之於漢，慎慎不已。 〔六〕執雉 古者相見必以

贄。禮記：凡鷩，卿羔，大夫雁，士雉。 〔七〕孟嘉 字萬年，晉江夏人。世說新語：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

有知人鑒，罷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今在此否？』庾云：『卿自求之。』褚勝隊良久，指嘉曰：『此君

小異，無乃是乎？』庾大笑曰：『然。』 〔八〕劉尹 劉惔，字眞長，晉湘人。少清遠，有標格，累遷丹陽尹。世說新語：王

右軍道劉眞長，標雲柯而不扶疎。 〔九〕千頃汪洋 後漢書：叔度汪汪，若千頃之陂。案叔度，黃憲字。 〔一〇〕臧否

猶言可否也。 〔一一〕雕龍白馬 喻善辯也。史記孟荀列傳：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案謂鄒衍、鄒奭也。

〔一二〕趙又有公孫龍者，爲堅白異同之辯。案公孫龍子有白馬論。 〔一三〕夕秀朝華 陸機文賦：謝朝華於已披，啓

夕秀於未振。 〔一四〕盤桓 不進貌。班固賦：崱盤桓而且俟。 〔一五〕弭節 猶言駐節。楚辭：吾令羲和弭節兮，

吾夕照于西崑丘。當在京師。 〔一六〕皆 目厓也。 〔一七〕天津 縣名，今屬河北省。 〔一八〕遊絲 昆蟲所吐之

絲，飛揚於空中者。 〔一九〕亭亭若若 高貌。張衡賦：狀亭亭以若若。 〔二〇〕蟬蛸 連屬也。 〔二一〕九天 淮南子：

天有九野，中央及四正四隅，故曰九天。〔三〕詭 審也，〔三〕侃侃 和樂之貌。〔四〕一粟 蘇軾賦：寄蜂蟻

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五〕斧冰句 見魏武帝苦寒行，糜粥也。〔六〕髀 股也。〔七〕狼藉 雜亂貌。〔

八〕揮 榜也，〔九〕餽敵 猶委靡也。〔十〕靈府 猶言心也。莊子：不可入於靈府。〔十一〕臣死藥亦不靈 戰

國策：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謂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

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聞謂者，謂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謂者也。且容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

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十二〕結轡 謂氣結也。枚乘七發：中若結轡。〔

十三〕綢繆 猶纏綿也。〔十四〕天風海濤 見詩品，句言其豪放。〔十五〕銅鞮秋衾 李賀詩：臺城應教人，秋衾夢銅

鞮。

城南思舊銘 井序

譚嗣同

往八九歲時，讀書京師宣武城南，〔一〕塾師爲大興〔二〕韓蓀農先生，余伯兄〔三〕仲兄〔四〕咸在焉。地絕蕭曠，巷無居人，〔五〕屋二三椽，精潔乏纒塵。後臨荒野，曰南下窪，〔六〕廣周數十里，羣

塘麥隴，半遠若未始有極。西山^{〔一〕}晚晴，翠色照地。雉堞隱然，高下不絕如帶；又如去雁橫列，霏微天末。城中鮮隙地，民間蕪^{〔二〕}葬，舉歸於此。蓬顆纍纍，坑谷皆滿，至不可容，則疊瘞於上。甚且掘其無主者，委骸草莽。狸狻^{〔三〕}助虐，穿塚以嬉，鬪^{〔四〕}饑^{〔五〕}如瓜，轉徙道路。加北俗多忌，厝棺中野，雨日蝕漏，給^{〔六〕}窆^{〔七〕}。洞開，故城南少人而多鬼。余夜讀，聞白楊號風，閒雜鬼歎^{〔八〕}，大恐，往奔兩兄，則皆撫慰而呵煦之。然名勝如龍泉寺^{〔九〕}、龍爪槐^{〔一〇〕}、陶然亭^{〔一一〕}、瑤臺^{〔一二〕}、棗林^{〔一三〕}，皆參錯其間；暇即洩^{〔一四〕}兩兄挈以遊。伯兄嚴重不常出，出則健步獨往，儕輩皆莫能及。仲兄通悅喜事，履險輕矯，陂池澤藪，靡不探索。城隅井甘冽，輦以致遠，穀鳴啾啾，和以吟蟲，淒楚動人肝脾。當夫清秋水落，萬葦折霜，毀廟無瓦，偶像露坐，蔓草被徑，闕不逢人，婆婆^{〔一五〕}、宰樹^{〔一六〕}、啼噓不自勝。欣欣卽路，惘然以歸。僕本恨人^{〔一七〕}，童年已爾乎！顧成人同游，蓋莫不爾。泉壤使樂，而墟墓生哀，抑所處殊也。

自伯兄不祿^{〔一八〕}，韓師旋奄忽卽世，余絕跡城南十有五年。後攜從子傳簡入京師，尋所經歷，一一示傳簡^{〔一九〕}，且言余之悲傳簡都不省，意頗悵悵，以爲非仲兄無足以語此，而仲兄竟歿。素車星奔，取道南下，窪佛寺梵唄，鐘磬朗澈，參以目所覩，瞿然大驚，謂是疇昔。徐

悟其非，一慟幾絕。今傳簡歿又四年，余於城南，烏乎忘情？又烏乎與言哉？

湖廣義園，亦城南僻壤也。親屬沒京師，寄葬園中，歲時持雞酒麥飯上冢。俗禮：乘小車，白布蓋，紙錢飄颺。切止左右及冢，挂紙錢樹枝，男婦皆白衣冠，再拜哭祭。祭已，哭益哀，良久乃去。有少婦弱子，伏地哭不起，供具又倍盛，則新冢也。方余讀書城南際，春蛙啼雨，棠梨作華，哭聲殷野，紙灰時時飛入庭院，即知清明時矣。起隨家人上冢，已必游於大悲院。院隣義園，其僧與余兄弟久故，導余徧履奧曲。僧墓兆數十頃，衆木翳之，昏鴉謹囂，彌見虛靜。蓬蒿長或蔽人，雉兔竄躍蓬蒿中。歸讀高菊三詩，至「日暮狐狸眠上冢，夜歸兒女笑燈前。」觸其機括，哽噎不復成誦。塾師賦責，究其所以，復不能自列。長大舉問仲兄，兄憮然有間，乃曰：「三復令骨肉增重。嗚呼！其曷已於思？抑曷已於銘？」

峨峨三華屋，冥冥丘山。人之既徂，鬼鳴其間。曰：鬼來前！予識汝聲；二十之年，汝唱予聽。予於汝舊，汝弗予摟。昔予聞汝，雍穆羣從。妄謂永保，交不汝重。歸切然三唯汝，子然亦予。予其汝舍，予又奚趨？星明在天，霧暗覆野；被髮走呼，寂無磨切者。噫嘻！吁嗟！予察厥原：汝之不磨，汝亦匪存。寒暑晦明，來以賡三去；人道已然，鬼獨能故。豈無醜切？三

新死者歔，豈不越越？越，入 後寒之骨，噫嘻吁嗟！鬼無故人，憂誰與寫，不輟如焚。卷地沙飛，索羣獸寒，缺碣眠隴，白露彌阡。我之人兮，於茲焉託？面土厚丈，長幽不霽。相里 酒荆榛，疇言可作。緬懷平生，亦富悲冤，淚酸在腹，齋以入泉。泉下何有？翳昏昏息。我以死，乃決其藩。閔予之留，實肩斯況。毫樂纖哀，奔會來向。明明城南，如何云忘。城南明明，千里惻愴！

【註釋】 〔一〕宣武城南 宣武，京師城門名，南之右曰宣武，俗稱順治門，今門名已改。 〔二〕大興 今河北大

興縣。 〔三〕伯兄 名嗣貽，字癸生，附貢生。 〔四〕仲兄 名嗣襄，字泗生，號善英，國子監生。 〔五〕巷無居人

句見詩鄭風。 〔六〕南下窪 在宣武門外南橫街迤南。 〔七〕西山 在河北宛平縣西，太行山支阜也。 〔八〕

獫 長喙犬也。 〔九〕鬪饑 死人首也。 〔一〇〕豁衍 中空貌。 〔一一〕龍泉寺 在南下窪迤西。 〔一二〕龍爪槐

在陶然亭前，老枝屈曲，狀如龍爪，殆數百年物。 〔一三〕陶然亭 在南下窪東，亦名江亭，康熙乙亥江藻建，旁有

香冢，鸚鵡冢。 〔一四〕瑤臺 在南下窪附近。 〔一五〕棘林 在南下窪迤西。 〔一六〕娑娑 舞貌。詩：子仲之子，娑娑

其下。 〔一七〕字樹 宰，冢也。公羊傳：宰上之木拱矣。 〔一八〕僕本恨人 句見江淹恨賦。 〔一九〕不祿 死也。按癸

生於光緒丙子二月二日死。 〔二〇〕傳簡 泗生子。 〔二一〕高菊圃 名鑫，字九萬，宋餘姚人，有信天巢遺稿。 〔二

〔一〕峨峨 高貌。

〔二〕蔚然 獨貌。

〔三〕鑿 答也。

〔四〕匪 續也。

〔五〕飄飄 鬼聲不止也。

〔六〕魑魍

鬼影憧憧也。

〔一六〕懿 開朗貌。

淮南子：道始於虛靜。

〔一七〕醜 以篋澆酒也。

答周生書

林紆

字琴南，號畏廬，又號蕺叟，自署冷紅生，福建閩縣人。光緒舉人，嘗為北京大學文科教授。有畏廬文集、校集、三

集。

惠書獎借，〔一〕過力，至引王君薇庵、林君述庵事，推僕為古之義士。傳聞失實，此則僕所慚，悚不敢遽受，必宜辨白者也。竊謂五倫中忽有朋友之一倫，戚非兄弟，分則路人，而古人於憂危喪亡之交，冒死扞衛，頗以為過。及僕身被家難，學業不立，朝夜震局，〔二〕莫省為計，則存問〔三〕誘掖，摩勵磋切，〔四〕均吾友之力。方悟古人置朋友於五倫中，今果大享其利也。

薇庵王先生，天性孝友，僕與遊處二十餘年。其夫人躬被兄嫂摧殘，先生處之夷然，視兄嫂加篤。僕窺察其意，咸出至誠，因愈加推重。先生亦畜我如季弟，學問一事，匡獎尤力。先生既死，遺其子女二人，僕私誓將獨任其婚嫁，僥倖不負死友之諾。其子元龍，依僕十年，已

入邑庠，頗以詩筆驚其長老。

距薇庵死之數歲，林述庵亦被疫死於烏蘆道院，僕奔哭弔之，舉族咸以幼子阿狀爲託。僕亦如昔之所以處元龍者處之，亦將十年，阿狀入庠，與元龍同。其詩筆雄警，不如元龍之通峭。〔三〕僕時時告以詩不足爲，當求有用之學，造儒者之道。

僕之所以爲此者，爾時實未計其力之能至與否，即彼二君，審僕貧薄，亦未料僕之爲能教養其子也。僕之爲教爲養，並爲元龍娶婦，殆天幸使然，亦二子志趣不忍忘其死父，始至於此，究皆五倫中之常事。僕習知其故，不敢自奇，而足下爲僕奇之，何也？且僕尤有懼者，設彼二子驕荒敗德，與僕爲難，則僕亦不過太息流涕，委諸氣數而已，此外尙有何術。推之中興勳臣，力造區夏，苟無天人合德，亦未必遽成絕大勳業。故君子任事，能歸功於天，不唯無禍，亦以養德。矧僕纖介〔四〕之善，尤何足云！足下重我愛我，遂有踰量之譽，故不敢不辨。暑盛，伏唯珍衛！不備。

【註釋】〔一〕獎借 盛爲推許，如有所假借也。元史：在中臺所獎借名士尤多。〔二〕震局 戒謹恐懼貌。〔三〕存問 遣使往候曰存問。史記：客去，孟嘗君已遣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四〕磋切 詩：如切如磋。切以刀，錯以石。

以鐵錫。此以治物喻治人。〔五〕連峭。言曲折多委也。〔卻掃編〕文潞公曰：『魏收有連峭難爲之語。』〔六〕區

夏。區。區域也。夏。華夏也。書。永建乃家。用堅造我區夏。〔七〕續介。細微之意。

甲寅五月二十三日家書

時民國三年，先生被禁京師龍泉寺作。

章炳麟

又名麟，字枚叔，一字太炎，浙江餘杭人，有章氏叢書。

湯夫人〔二〕左右：不通函件，幾四旬。以吾蕉萃，〔三〕知君〔四〕亦無生人之趣。幽居數月，隱憂少寐。飲食僕役之費，素皆自給，不欲受人餽。〔五〕養，今遂不名一錢，延至六月，則槁餓而死矣。亦不欲從人告貸，及求家中寄資，蓋如勞瘵。〔六〕之人，不可飲以人參上藥，使纏綿患苦，不速脫離也。嗚呼！夫復何言！

知君存念，今寄故衣以爲記誌，觀之亦如對我耳。斯衣製於日本，昔始與同人提倡大義，召日本縫人爲之。日本衣皆有圓規標章，遂標漢字。今十年矣，念其與我同更患難，常藏之篋筒，以爲紀念，吾雖隕斃，魂魄當在斯衣也。亡後，尙有書籍遺稿，留在京師。中有自寫詩一冊，又自定文稿皆在篋中。去歲得范文正遺卷，未必是真，亦在箱中。君幸能北來一撫，庶不至與雲烟〔七〕俱

散。自度平生，志願未遂，惟薄宦兩年，^{〔七〕}未嘗妄取非分，猶可無疚神明耳。

先公及太夫人墓，在錢塘，留下邨九條沙，自更患難，東竄嵎夷，^{〔八〕}違家墓者八歲矣。辛亥旋歸，半載中抵杭三次，皆以塵事迫促，亦未及躬自展省，家次兄宅中亦祇一宿耳。違離瑩兆，遂十一年。今歲八月四日，則先公九十生辰也。自去歲初春，已擬及時爲營佛事，^{〔九〕}以抒永懷，今果不得遂願。君於是日，當爲我謁祭墓前，感且不朽。

吾生二十三歲而孤，憤疾東胡，^{〔一〇〕}絕意考試，故得研精學術，忝爲人師。^{〔一一〕}中間遭雜禍亂，辛苦亦已至矣。不死於清廷購捕^{〔一二〕}之時，而死於民國告成之後，又何言哉！吾死以後，中夏^{〔一三〕}文化亦亡矣！家本寡資，諗君孤苦，能勤修自業，觀覽佛經以自慰藉，此亦君之所能，而尊舅氏毅臣先生之遺教也。吾在日本，曾購小字藏經一部，今書籍及藏經並寄存哈同花園黃中央處，可以往取。惟瑜伽師地論在家，此書百卷，精微奧博，不可復加，觀之益人智慧。長老如湯蟄仙^{〔一四〕}先生，至感如龔未生，^{〔一五〕}皆宜引以自輔。此二君者，死生之際，必不負人，其餘可信者鮮矣。言盡於斯，臨穎悲憤，炳麟白。

【註釋】^{〔一〕}湯夫人 名國黎，吳興人。^{〔二〕}蕉萃 同憔悴。左傳：雖有姬姜，無棄蕉萃。^{〔三〕}君 夫稱婦曰

君漢書東方朔傳歸遺細君。〔四〕餒 飼也。〔五〕瘵 肺病。〔六〕雲烟 蘇軾寶繪堂記有烟雲過眼句。

〔七〕薄宦二年 民國初元，先生曾任東三省籌邊使。〔八〕錢唐 縣名，今與仁和并改為杭縣。〔九〕東竄句

竄，逃也。隅夷，虞書堯典：宅隅夷，寅賓出日。此指日本。清光緒間，先生以提倡革命，有司奉旨緝捕，出亡日本。〔

佛事 謂延僧誦懺之事也。五代史石昂傳：禁其家不可以佛事。〔二〕東胡 指滿洲。〔三〕人師 後漢書

經師易遇，人師難遭。〔四〕購捕 懸賞而緝捕之也。〔五〕中夏 後漢書：是以明德耀乎中夏。〔六〕湯整仙

名壽潛，浙江山陰人。辛亥革命，被舉為浙江都督，尋卒。〔七〕龔未生 名寶鏞，嘉興人，先生之壻也。曾任浙江

圖書館事，已故。

祭蔡松坡文

松坡名鏞，初名良寅，湖南寶慶人。畢業日本士官學校，歷任廣西雲南軍官，擢協統。辛亥起義，被舉為雲南

都督，旋開缺留京，授昭威將軍，兼經界局督辦，參政院參政。帝制事起，舉義雲南，任四川督軍，以病去，卒於日本醫院。

梁啓超

字卓如，一字任公，廣東新會人。舉人，戊戌與康有為等力主變法，任譯書局總辦，政變後，居日本。辛亥歸國，袁

世凱薦為法部副大臣，不就。癸丑，任司法總長，旋任幣制局總裁，尋辭職，任參政院參政。丁巳任財政總長。袁世凱稱帝，佐

蔡鈞起義師討之，張勳復辟，又佐段祺瑞平之，著書甚多，有飲冰室合集。

蔡公松坡之喪，歸自日本，止於上海，將反葬乎湖南。友生梁啓超既與於旅祭，（一）更率厥弟啓勛、厥子思順、思成等，敬潔清酒庶羞，奠君之靈，而哭之以其私曰：

嗚呼！自吾松坡之死，國中有井水飲處皆哭，寧更待吾之費詞！吾松坡宜哭我者，而今哭焉！將何以塞余悲？君之從我，甫總角耳，一彈指而二十年於茲。長沙講學，（二）隅坐之間，難，東京（三）久堅町，（四）接席之笑語，吾一閉目，而曖然如見之。爾後合并之日，雖不數數，然書札與魂夢，日相濡沫而相相依。客歲秋冬間，滅燭對榻之密畫，與夫分攜臨歧之訣語，一句一字，吾蓋永刻骨而鏤脾。三月以前，海上最後之促膝，君之瘡聲，冠貌，與其精心浩氣，今尙彷彿而依稀。吾松坡乎！吾松坡乎！君竟中道棄余，而君且笑歸。

嗚呼！庚子之難，（五）君之先輩，與所親愛之友，聚而殲焉，君去死，蓋間不容髮。君自是發奮而治軍，死國之心，已決於彼日。乙巳廣西不死，辛亥雲南不死，去冬護國寺街不死，今春青龍嘴不死，在君固常視一命爲有生之餘。今爲國一大事而死，死固當其職。雖然，吾松坡之報國者，如斯而已耶？不獲自絕域以馬革裹尸，（六）歸來，吾知君終不瞑於泉窟！

嗚呼！君生平若有隱痛，我不敢以告人。要之今日萬惡社會，百方蹙君於死，吾復何語

以叩蒼旻！嗟呼松坡乎！汝生而靡樂，誠不如死焉而反其真。而翁枯守泉壤者，十有五載，待君而語苦辛。君之師友在彼者，亦已泰半，各豁冤抱，迓君而相親。嗟乎松坡乎！斯世之人，既不可以與處，君毋亦逃空寂以全其神。其更勿齎所苦以相諍告，使九淵之下永噫而長嘯！

嗚呼！余天下之不祥人也，而君奚爲乎嘸吾？屈指平生，素心之交，復幾許！棄我去者，若隕籜相繼而幾無復餘！遠昔勿論，近其何如？孺博、遠庸、覺頓、典虞，其人皆萬夫之特。未四十而摧折於中途。嗟乎！嗟乎！天不欲使我復有所建樹，曷爲降罰不於吾躬而於吾徒？況乃蓼我罔極，脊令畢逋，血隨淚盡，魂共歲徂。吾松坡乎！吾松坡乎！汝胡忍自潔而不我俱？

嗚呼！余有一弟，君之所習以知；余有羣雛，君之所樂以嬉。今率以拜君，既以侑君之靈，亦以永若輩之思。心香一瓣，淚酒一卮，微陽麗幕，靈風滿旗，魂兮歸來！鑑此淒其！嗚呼哀哉！尙饗！

【註釋】〔一〕旅祭，旅，衆也，謂公祭也。

〔二〕長沙講學，

時梁氏講學於時務學堂，祭年十六。

〔三〕東京

日本國都，濱東京灣，隅田川貫流其間。

〔四〕久堅町，地名。

日本行政區域，有市、町、村之分。

〔五〕庚子之難

時唐才傑謀起事於湖南，事洩被誅，株連者多人。〔六〕馬革裹尸 後漢書馬援傳：大丈夫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七〕孺博 姓麥，名孟華，南海人，與梁爲總角交，同遊康南海之門。〔八〕遠庸 姓黃，名遠生，九江人。癸丑進士，遊學日本，嘗爲北京亞西亞報主筆，遊美京，遭暗殺。〔九〕覺頓 姓湯，名徹，南海人。嘗爲國風報撰著，海珠會議，爲龍濟光部將顏啓漢所害。〔一〇〕典虞 姓譚，名學慶，陸軍少將，亦死於海珠之難。〔一一〕特 雄俊也。詩：百夫之特。〔一二〕蓼莪罔極 詩：蓼莪者，我，匪我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又）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按時梁遭父喪，在廣西，未及奔赴。〔一三〕脊令畢逋 脊令，鳥名，與鵲同。逋，逃也。亡也。詩：脊令在原，兄弟急難。〔一四〕淒其 詩：淒其以風。

初中學生及失學青年
國文科最低限度應有之讀物

初中國文分類選讀

胡雲翼編 十冊 二元一角

敘事文選

二冊 四角

論說文選

二冊 四角

寫景文選

二冊 四角

抒情文選

二冊 四角

故事詩選

一冊 二角五分

故事詞選

一冊 二角五分

研習國文，僅持教本，不足以圖功，而今日學校課程繁重，欲對於國文，作大規模的課外閱讀，實非時間所許。本叢書即就初中課程，詳加音註，以供初級中學學生，若千冊，最低限度應有的補充讀物。深宜於現代青年之賞鑑者為準，其文字艱澁，或違背時代精神者，概不選列。各書選輯之文，以錄載全篇為原則，然有冗文無關宏旨，雜言不合體例，如敘事寫景文中，往往闖入無聊的論贊之類，倘無關大體，即付之闕如。至於詩詞及抒情文，富於文藝性者，則悉錄全文，並無改動。各書註釋，不厭求詳，如人名、地名之可徵者，互見，故典物之難索解者，莫不備註；前後互見者，亦皆標舉，但以見前文註四次以上者，後文不復加註，以免冗繁。三各書編次，均以作者時代之先後為次序。

中華書局新出版

國文入門必讀

由國語到國文

譚正璧編 四冊 一元二角

本書編纂之目的，在使已通國語者進習國文，故前二冊重在譯文，後二冊重在選文。第一、二冊之內容，乃將語體文譯成淺近文言，俾學者對照閱讀，可明語文組織及用字之異同；第三、四冊，則將文言譯成語體，以助初習古文者之瞭解。全書內容，均由淺入深，文字各體皆備。

國語文法與國文文法

譚正璧編 一冊 四角五分

本書目的在溝通語文之隔膜，用語體文敘述語文之文法變化，所有引例，均語文對照並舉。讀完本書，不僅可貫通國語文法與國文文法，且可由國語以進修國文，對於習作文言文者有莫大之幫助。

記事文範

譚正璧編 一冊 五角五分

敘述文範

譚正璧編 一冊 五角五分

論說文範

譚正璧編 一冊 五角五分

上列三種文範，所選各文，均依時代先後編次，而以適合現代青年之閱讀為主。選材原則：(1)足以代表作者之思想與性格，而不違背時代精神者；(2)合於現實生活，而無淫靡、消極、迷信之色彩者；(3)說理透切，抒寫真摯，敘述明晰，而無文法上及論理上之錯誤者；(4)體裁風格，堪為模範，而能促進學者寫作之技術者。書中釋義注音，均不厭其詳，俾學者得此可以無師自習。

中華書局新出版

國文入門必讀

詩詞入門

譚正璧編 一冊 三角

本書編輯主旨，專供愛好舊體詩詞者習作之用；敘述關於詩詞之基本知識，扼要論述詩詞之淵源、體制、作法、用語、句法等，並各附格式，以爲初學者之範例。

文言尺牘入門

譚正璧編 一冊 四角五分

本書取材，以實用平淺爲主；舉凡習俗上不可少而流行之套語，亦仍酌量引用。內容可分爲四類：(1)請求類，(2)陳敘類，(3)人事類，(4)交際類。每篇之後，附有簡注及語體譯文；書末更附有稱謂及套語，以便參考。

字體明辨

譚正璧編 一冊 四角五分

本書分上下兩編：上編爲同字異音辨。此一類字，凡甲字有甲音，不可讀爲乙義之乙音，彼此互讀，卽足貽笑；本書均按字逐音分別辨明。下編爲同音異字辨，此一類字，常因同音而誤解其義，且有音義俱同，但以詞性不同，表象不同，而所用各異者，本書亦詳爲辨明。所輯各字，均按照筆畫排列，並用注音符號注音。

虛字使用法

宋文翰編 一冊 二角

本書內容：第一章緒言，敘述虛字的意義、功用、範圍、虛字的由來及其分合；第二章至第三章，敘述時地、原因、方法、領攝等介繫虛字；第四章至第五章，敘述平列、選擇、承遞、轉折、時間、原因、比較等連接虛字；第六章分述語氣、語意、語態、語音等語助虛字；第七章分述驚贊、惋惜、譏笑、呼應等感嘆虛字。對於虛字之使用法，讀此可以澈底明瞭。

初中學生文庫
歷代小說選
 中華書局出版

註釋漢魏六朝小說選

曹鶴雛編

一冊

原定價六角
 改售價五角

本集包括：海內十洲記，神異經，列女傳，列仙傳，西京雜記，別國洞冥記，博物志，高士傳，搜神記，神仙傳，天上玉女記，蘇娥詠冤記，搜神後記，拾遺記，世說新語，陶明錄，雒陽伽藍記，續齊書記，述異記，遼苑記等三十一類，計二百餘篇。由上列小說之書名觀之，可知本集搜羅之豐富矣。

註釋唐宋小說選

曹鶴雛編

一冊

原定價六角五分
 改售價四角五分

本編計包括：離魂記，枕中記，南柯記，謝小娥傳，長恨傳，章台柳傳，李娃傳，紅線傳，柳毅傳，霍小玉傳，鶯鶯傳，杜子春傳，定婚店，無雙傳，非煙傳，聶隱娘傳，崑崙奴傳，虬髯客傳，玉臺記，白雲州遇劍客，韓湘子，楊太真外傳，流紅記，俠婦人，王幼玉記，梅妃傳，王樹傳等三十九篇。

註釋元明小說選

曹鶴雛編

一冊

原定價五角
 改售價四角

本編計包括：也先不花，薛以遊，智取生辰綱，武松打虎，赤壁鏖兵，貞烈墓，秦士錄，李疑傳，曾虛沙，南宮生傳，中山狼傳，三學罵王敬，片言折獄，樵子二則，齊天大聖，寶奕編三則，艾子後語三則，雪濤小說二則，報讎人傳，行者假充虞美人，徐老僕義憤成家，劉小官雌雄兄弟等三十四篇。

註釋清代小說選

曹鶴雛編

一冊

原定價六角
 改售價四角五分

本編計包括：汪十四傳，湯琵琶傳，秦淮健兒傳，義士李倫表傳，李姬傳，殺宮人傳，圓圓傳，寶琴生傳，馬介甫，劍俠傳，武風子傳，閩典史傳，記吳六奇將軍事，畜女子傳，聯賞寶禍，兄弟訟田，曹麻城獄，書孝豐知縣李夢登事，漳南俠士傳，四不論先生傳，王天冲，白妮黑妮說書等三十八篇。

註釋現代小說選

王梅痕編

一冊

原定價五角
 改售價四角

本書包括：魯迅的故鄉，葉紹鈞的一個朋友，郭沫若的殘春，張資平的木馬，郁達夫的過去，許欽文的新同學，巴金的獅子，沈從文的夫婦，葉靈鳳的妻的恩惠，冰心女士的第一次宴會，盧隱女士的雲羅姑娘，凌叔華女士的春天，丁玲女士的他走後等十三篇。無不描寫深刻，為現代作家的傑作。

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印刷
民國二十七年十月發行

國文入記事文範 (全一冊)
門必讀

(郵遞匯費另加)



編者 譚正璧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中華書局印刷所
香港九龍北帝街

總發行處 廣州漢民北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二一〇七六)

標商冊註

